清末重臣

# 嘯天讀書記第一集目錄


讀墨子
讀史記
讀戰國策
讀名人演講集
讀名言大辭典
讀王陽明集
讀顧亭林集
讀顏習齋集
讀朱舜水集

讀王船山集
讀黃梨洲集
讀曾國藩書札類鈔
讀曾國藩名言類鈔
讀左宗棠家書
讀胡林翼書札類鈔
讀古文讀本
讀星光

# 嘯天讀書記第一集目錄


讀情詞
讀西廂
讀紅樓夢
讀三國志
讀儒林外史
讀水滸
讀封神傳
讀岳傳
讀今古奇觀

讀列國志
讀聊齋誌異
讀閱微草堂筆記
讀老殘游記
讀恨海
讀滿清奇俠傳
讀清宮十三朝演義
讀戀愛的研究

# 嘯天讀書記第一集

## 讀墨子

整理墨經這個志願，自從我第一次讀墨子書的時候，便種下了一條思想的根；讀墨經的人，以後每讀一次，便把我整理的思想潮湧一次。但連帶起了兩個難問題：

一，墨學失傳已經有二千多年——孫詒讓說墨氏之學亡於秦季——到如今再想整理他的著作，不是有殘缺，便是有錯誤。

二，從來研究墨學的人，並不因歷來尊重儒術而減少；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態度，有各人的見界。我如今却應該用什麼態度去整理？

往往因爲這兩個疑問，便打銷了我整理的勇氣。但是墨家同情心的深厚，義務觀念的堅強，犧牲精神的偉大，實在值得吾人的崇拜，值得吾人的研究，更其是值得整理的。——尤其是現在的人心時局墨子思想却是一劑對症的良藥如何可不快快的整理快快的宣傳以求挽回人心於萬一

這樣的環境逼迫着我，我於是也不顧自己的學問淺薄，方法簡陋，先從整理文義入手，註解出一部墨經來。而我自己解嘲，答覆上面兩條難問題，是：

一，自來一個學者事跡思想的流傳，總不免有許多殘缺錯誤的地方；何況我們中國史學特別不發達，史跡特別模糊的：有的是「箭垛式」的流傳；——胡適說：怎樣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爲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有的是「放大式」的流傳；——也許在當時是一個平常人，後來經過幾千百年的傳說，把這人特別說成偉大了，這便是梁啓超說：左傳中有名之韓城濮鞍邺鄢陵五大戰，在當時皆一日而畢，被後人說做與後世國際大戰等量齊觀，這由於文章優美，能將讀者意識放大——有的被當時人因感情用事，故意載此消滅他流傳能力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裏說：史料有爲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者——墨經自然也不能逃這個例。所以要求整理墨子著作，而無殘缺錯誤，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能因爲不能避免殘缺錯誤而就此不整理。

二，自來研究墨學的人，果然很多；關係於墨學的著作，也不小。——例如畢秋帆的墨子注，王

念孫的讀墨子雜誌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校補王愷運的墨子注以及張惠言的墨子經解說梁啓超的墨子學案墨經校釋墨學微胡適之的墨子小取新詁由中國哲學史中的墨子哲學張純一的墨學分科墨子閒詁箋此外還有附刊在私人專集中討論墨學的文章眞是舉不勝舉——每一種著作，都是懷抱着整理墨學的希望；祇因各人整理的方法不同，研究的態度不同，到如今一般研究墨學者，還得不到統一的思想，因此墨學也不能達到昌明的一天。中國的學者，普通都犯了兩個大病：一是意氣用事的病，一是孤高獨賞的病。因爲這兩個病根，中國的後學，永遠得不到統一的學術思想，科學的治學方法；自然，墨子也不能逃這個例，所以要求整理墨子著作而避免與自來學者研究方法的衝突，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能因爲避免衝突而就此不指示後學一條治墨學的路。

墨子的生世，是不十分可考的；孫詒讓說：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他流傳下來的著作，固然是殘缺不全；舊時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便是這殘缺不全的著作，是否全出於墨子之手，或全不是出於墨子之手，還是一個疑問。——胡適之說自親士到三辯皆後人假造的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尚賢到非儒二十四篇大抵

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經經說大取小取五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是「別墨」一派做的耕柱以下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起來做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甚關係據此說來墨子這一部書竟沒有一字一句是墨子親自做下的——但我可以下一句抽象的斷語：墨子這個人，在周敬王威烈王這一個期間裏，確實是有的；雖說一時不能確定是墨子自己的著作，但假定他是墨家的思想，這句話，大概沒有什麼人反對嗎？墨子既有這個人，墨經既然是墨子思想的表現；第二步，我們便該問：這墨家思想，於現在的世道人心有沒有關係？自然，每一個學者的著作，都爲的是要改造當時此地的環境，爲環境所要求所逼迫而發的；在他著作的當時，決沒有注意到將來的環境如何，因此他的著作，也有因環境改變而失了時代的效用，也有因環境經過長時期而不變，仍舊能發生偉大效用的。但是，在我們後人整理前人一種著作，或是思想制度，先要問：我們現在的環境和前人當時的環境有沒有變動？倘然環境變動，前人的著作思想制度，對於現在的環境，不能發生什麼效力了，那也不值得去整理他；本來我們整理前人的思想制度，原是爲現在環境的應用，決不是爲古人去作奴隸，也不是玩古董式的去賞

鑒古人。根據這個定義，我可以認定墨家的思想，是於現在的世道人心極有關係，是——可以說現在社會的環境，和墨子當時的社會環境並沒有什麼改變；更可以說，現在社會環境並沒有什麼改變；更可以說，現在社會環境——需要墨家思想的救濟，比墨子在當時還要迫切。

墨子生在戰國亂世，人心浮狡殘狠，他是一位熱心救世的大慈善家，便大聲疾呼的向一班殘忍陰狠的民衆提倡「兼愛。」這「兼愛主義」實在算是墨家思想的大前提；他又怕單說「兼愛」不能感動那強有力的政客軍閥，便又提出「天志」兩字來，說兼愛人類，原是天上的威權，任你如何狡詭的政客，強項的軍閥，在勢不能不服從天的志願；又另外提出「尚同」的名義來解說所以不能不服從「天志」的原理。他先說明何以「天志」便是「兼愛」道：

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接着又說明雖天子也不能不上同於天志——尚字和上下的上字通用——道：

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古者聖王，明乎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尚同中

他還怕這一類高深的哲理，不能夠警覺那一班粗淺頑鈍的政客軍閥；便又提出「非攻」兩

字，用切實的利害去打動他。他在耕柱一篇裏說明攻國的大害道：

今大國之攻小國，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

這還是從理智上講的，他又從情感上講「非攻」的一段文章道：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義茲甚，罪益厚。至入人園圃竊桃李；攘人犬豕鷄豚；攘人牛馬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其不義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園圃竊桃李；攘人犬豕鷄豚；攘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非攻上

在干戈擾攘人欲橫流的戰國，人人祇知道自私自利，原沒有「義」字的立足地；因此，他再進一步說，義便是利。經上裏說：「義，利也。」「忠，以爲利而強君也；孝，利親也。」又說：「兼相愛，交相利。愛利萬民。」「兼而愛之，從而利之。」「衆利之所生，從愛人利人生。」「愛人者，人亦從而愛

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亦猶愛利國者也。有善，沒有道德。我也有幾句利便是義的說話：

人類本性，大都是爲我的，是自利的；所謂道德，所謂善，大都又是主張爲人的，主張利他的。……我人既要屈抑了自己的私欲，去孜孜不倦的在社會上行善，奔波於利他的事業，這豈不是違反了人類的天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在廣義的自利主義爲我主義講起來，爲人何嘗不是爲己，利他又何嘗不是自利？依據「主我的快樂主義，」 Indwidual Hedonism 「利己主義」 Egoism 說來，各人得自己的快樂，雖然自己捨去快樂而趨之若鶩，這乃是欲求更大的快樂的犧牲：烈士殉國，學者求眞理，孝子事親，和親之愛子；這些事，都不過是求得自己快樂的手段。這些事，自身並不是善；只因由這些事生出快樂，所以纔是善。

我們的抑制私欲，急公好義，以及服從那無上善的命令，並不是無爲的，也不是眞的做那利他不利己的大獸子；自古以來，不論中外，所謂善，所謂道德，都是向擴大的私欲和擴大的自利

方面進行的。能使社會國家安全，便是自己安全。——名言大字典序文

梁啓超先生也說：「大抵凡墨家所謂利，皆含有兩利的意思，故曰『交相利。』社會人人交相利，即社會總體之利也，彼曷常以利爲教耶？」——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家思想二——

這「兼愛」「非攻」「天志」「尚賢」「尚同」等主張，便是墨子政治思想的表現。

他再進一步想：人爲什麼不肯兼愛？爲什麼要交相攻？這裏面最大的原因，便是生活競爭；簡單的說，便是「爭利。」人和人爭利，所以不相愛；國和國爭利，所以交相攻。人原是最富於兼愛性的動物，利原是天給人人有得享用的一份東西，原不必爭得；祇因有兼利的人，便養成有不能兼愛的人。

——如今的土豪奸商資本家軍閥政客都是兼利的人——但是人爲什麼要兼利？這裏面最大的原因，是因人心浮靡，風俗奢侈。當時儒家教人專講虛僞，專考究小過節，和那繁瑣的禮貌。——胡適說儒家自孔子死後乃一班孔門弟子不能傳孔子學說的大端都去講究那喪葬小節請看禮記檀弓篇所記孔門大弟子游曾子的種種故事那一樁不是爭一個極小極瑣碎的禮節（如「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褐裘而弔」諸條）再看一部儀禮那種繁瑣的禮儀眞可令

今人駭怪之——淮南要略裏說：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

墨子公孟篇裏也說：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不可損益也；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

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本來禮節愈繁而人心愈僞，儀式愈多而靡財愈甚；人心愈僞便不免兼愛，靡財愈甚便不免兼利。一人兼利便相爭，一國兼利便相攻。如今要把人心回復到兼愛一條路上去，第一何可以不爭利？便須節靡費；如何可以節靡費？便須刪除繁瑣的禮節，使人心日即於眞，風俗日趨於樸。所以墨子又提倡「節葬短喪」和「非樂」的種種學說；他非但反對音樂，祇因他要矯正當時浮華的風俗，以克苦爲人生的第一信條，所以他連雕刻建築烹調等奢侈的事項，一律反對。天的生

產，支配給天下人平均享用，不容有絲毫厚薄的區別；倘有一人享用過分，便有幾人受不得享用。不平的現狀，便是爭利攻國的導火線；兼愛的人類本性，也因之破裂。所以墨子的提倡儉樸，是要銷滅人類的爭端。同時他又提倡勞工主義，他意思說天雖把生產平均支配給人，但天能憑空落下米來，地下不能憑空長出房屋來，非得人去拿勞力換來不可；勞一天的力，便得一世的衣食住。人一世所勞的氣力，不可是人定的。所以他又主張「非命」，叫人奮鬬做人，不可信仰命運做人。胡適之說：「墨子的信命定之說，便沒有人去做好事了。」——「非命」「節葬短喪」「非樂」這都是墨子科學方法，既如上述；但墨子並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科學家，他却是一位宗教家。他的影響過世界強。

墨子的政治思想，科學方法，既如上述；但墨子並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科學家，他却是一位宗教家。他知道治亂世非借重宗教不可，所以他思想的出發點，便寄託在一個「天」字上面；他知道亂項的軍閥，狡詭的人心，非僅僅一點政治思想科學方法可以制服的，他一開口便把個天抬出來。他又說：

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則得禍。——天志上——

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有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禍祟是也。——天志中

他先把一個天立定了，說人不能不順天的意志，人須爲天之所欲；倘然你不順天的意志，那天便也把疾病禍祟人之所不欲的給人了。接着便說什麼是天之所欲呢？

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法儀篇天志上說「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是也。

愛天下之人」與此同意。

爲什麼知道欲人之兼愛便是天的意志呢？墨子又答說：

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

墨子既然主張是有天，他也不得不主張是有鬼；他的意志，想借天的威權去壓倒暴氣欲，更借鬼的威權去壓倒奸民小人的壞德。他的主張有鬼，和儒家的講究喪禮祭禮形式上表示的有鬼的意思不同；儒家形式上的有鬼，他心裏或者反是無鬼，他的敬祖先講喪祭禮，是一種標榜的作用，想給子孫看了他的榜樣，學着他敬重祖先一般的去敬重他，——胡適之說儒家講喪禮祭

禮並非深信鬼神不過是要用「愼終追遠」的手段來做到「民德歸厚」的目的——墨家却不然，他的說有鬼，是從精神上的主張有鬼，叫一般人知道鬼能監察人的善惡，能賞善而罰惡。——他並不想自己討便宜他祇望大家做一個好人——墨子道：

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男女之爲無別者，有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刀毒藥水火退——退是抵禦的意想——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覺之。——明鬼

說來何等凜凜可畏？不怕那頑鈍奸很的人不感化而做一個好人。因爲他主張有天有鬼，他反而不主張有命；他意思是說人命的優劣，有天在上面主宰，有鬼在暗地裏支配。但天的主宰，鬼的支配，也看你自己的做人好壞如何；歸到根，還不是自己主宰自己，自己支配自己，所以沒有預定的命運。——和孔老的凡事都由天定的意見却相反——你倘然要得福，你祇須上體天志，兼愛人類；不但平民百姓和官吏軍閥要上體天志，便是那至尊無上的天子，也須上同乎天，纔能得福。所以他思想的歸結點，便在「尚同」一篇裏。——中國哲學史大綱裏說墨子的宗教以「天志」爲起點以「尚同」爲終局「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所以這「天志」「明鬼」「非命」「尚同」幾篇文章，都是墨子宗教觀念的表現。

墨子的精華，全在這政治思想，科學方法，宗教觀念三大部分裏；這三大部分思想的發動，雖然由於戰國時人心環境的趨迫，但他的應用時間，直到如今還不曾銷滅，且愈覺有急迫的需要。現在的人心如何虛僞？風俗如何浮華？軍閥政客如何作惡萬端？我所以急急把他整理出來，根據墨學色彩的濃淡，定尚賢尚同等二十四篇，墨者演墨子學說的，和耕柱貴義等五篇，墨家後人記墨子言行的，爲內篇；經說大取小取等五篇，疑是「別墨」做的，和親士等七篇，疑是後人假造的爲外篇；却把備城門等十一篇無關於墨家根本思想的，定爲附篇。

在現時學術飢荒的時代，我也無暇打「替古人辯護」「隔靴搔癢」的筆頭官司；我祇把墨經的文字，很忠實的解釋一過，讓讀者自己去找墨家的眞理。上面一番話，祇是略略指點一條門徑罷了。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三十，上海國民對外流血紀念日，在上海。

# 讀史記

《史記》在國學上，早已取得相當的威信；——尤其是在文學領域裏，佔有相當的地位。身也佔有二千年的歷史，（註一）在著作界享有老前輩的資格；我們對於牠，似乎祇有絕無所用其懷疑，亦無所用其批評，更無所用其整後「不學無術」的我，居然對於這史記懷疑起來；由懷疑而批評，由批評而整理。在這地我應該向史記的讀者和史記的著者告一個罪；但是我之所以敢於對史記而懷疑者，却也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抽象的）我認爲無論一種制度或一種學術，牠的進步，完全以機：由懷疑而批評，由批評而改革，由改革而進步。不論他的懷疑確實不確實，祇叫批評的價值，有改革的動機，而有求進步的機會。愈懷疑愈好，懷疑的人愈多愈好。者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我根據了這個理由，也不問我的懷疑確實不確實，我便居然對於史記懷疑起來了。

第二個理由：（是具體的）我對於史記，固然有一部分的懷疑；但是我對於史記的對方——讀者——尤其是大大的懷疑。這明明是一部史書，爲什麼從來的讀者，大多數拿牠當文學書（註二）去欣賞諷誦，而絕少拿牠當歷史書去研究考證？這不是也值得懷疑的麼？

史記的筆法，果然是極好的；但牠確實是一部有實質的史書，——而且是一部最古，包涵一歷史原子」最豐富，最有研究價值的史書。（註三）和假設事實，專重情感——小說韻文等——的純文學文到底是不同。我們總不該抹殺牠的本質而祇欣賞他的皮毛，轉而放棄了讀者的義務。——就書的本質上下研究工夫而發生疑點。是一切讀

雖然，自來史記的讀者，也有下研究工夫和發生懷疑的人；（註四）但是他們的結果，和我所研究所懷疑得到的結果不同。他們大都在文字上研究研究，在歷史的本身上考證考證；不肯用進一步的工夫，研究過去以供現實生活的參證。如今我把史記加以思想上的整理以後，預期有兩種結果：

二，從此以後，一般讀者，肯拿讀歷史的眼光去讀史記；

一，從此以後史記的「歷史原子」能供我們爲現生實活的參證。

這兩句概括的話，未加解剖以前，還有兩個問題須研究。便是：

一，什麼是史？

二，什麼是史書？

（註一）太史公自序文裏說『……遷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這部史記，是太史公在縲紲之中著成的；漢太初元年，合西歷紀元前一〇四年；至今爲二〇二八年。

（註二）四庫書目裏，儘管把史記收爲正史類，張之洞書目問答儘管把史記列在二十四史之首；但是後人大多數總拿他當文學書讀，不願拿他當歷史書讀。總說：『龍門筆法——司馬遷生於龍門——如何精嚴，與左傳國語，國策漢書同爲後生修文者不可不讀之書。』歸方吳王——歸震川方望溪吳摯甫王世貞——四人，居然把一部史記作八股文看待；拿他肢解開來，評評說說，圈圈點點，弄成一部死的模範文。梁任公也說：『……稍爲熟誦，以資學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見梁啓超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從這幾點地方，可以證明從來的讀史記者，大多數拿牠當文學書去欣賞諷誦，而絕少拿牠當

歷史書去研究考證。

(註三)「歷史原子」這個名詞，也許是我創造出來的。凡是體質，都由原子結合而成；是實質，總有結構成實質的原子，決不是空空洞洞能夠成功一個實質的。我認爲成歷史，也有他所以能構成歷史的原子：歷史的原子是什麼？是一種制度的創造和改革，一種學術的成熟和流行，一種機械的發明和施用；此外如朝代的更換，戰爭的影響，人民的移轉，英雄聖賢的產生等等，於時代的過去未來，都有因果的關係；都有演成歷史的價值。倘然除去這種種，還成什麼歷史？所以我把這種種定一個概括的名詞，稱他爲「歷史原子。」

(註四)如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史記索隱三十卷，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史記三書正譌三卷，和崔適的史記探源等書，對於史記，都有一部分的研究批評和懷疑。

什麼是史？

依我的見解：人類生活運動的陳迹，便是史。再看看別人的解說怎麼樣：

馬克斯 Marx, Karl (1818—1883) 的「階級爭鬥說」 Klassenkampftheorie 裏說：『一切的歷史，盡是階級爭鬪史。』——爲什麼有階級？這便是生活運動的結果。爲什麼要爭鬪？這便是生活運動。

他的「唯物史觀」 Die Materialis tishe Geschichtsanffassung 裏又說：『社會的經濟組織，是依着那個社會富底生產力發達的程度而定的：在用手車紡績的時代，有封建制度；在用蒸氣力的時代，就有資本制度。封建制度，資本制度，這都是自然的大勢發生出來的。』——所謂經濟組織，便是生活力的表現；所謂封建制度，資本制度，都是生活運動的結果。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金子馬治說：『歐洲之文明，淵源於希臘。……蓋希臘國小多山，土地磽瘠，食物不豐；故多行商於小亞細亞，以勤勞爲生活。歐式文明之源，實肇於此。』——所謂文明，便是歷史的公積物；所謂勤勞，便是生活運動。

梁啓超先生說：『人類對於環境之不滿足，遂永無了期；歷史長在此中心物交戰的狀態中，次第發展。』——所謂環境，便是生活。所謂心物交戰，便是生活運動。

他又說：『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其環境；質言之，則心對於物之征服也。』——因爲環境不適於生活，所以要改變，便是生活運動。

梁漱溟先生也說：『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便是生活運動。

但從物質的歷程：

爲環境不適於生活，所以要改變，便是生活運動。

梁漱溟先生也說：『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便是生活運動。

但從物質的歷程：

爲環境不適於生活，所以要改變，便是生活運動。

梁漱溟先生也說：『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便是生活運動。

但從物質的歷程：

爲環境不適於生活，所以要改變，便是生活運動。

梁漱溟先生也說：『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便是生活運動。

但從物質的歷程：

爲環境不適於生活，所以要改變，便是生活運動。

梁漱溟先生也說：『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便是生活運動。

但從物質的歷程：

他又說：『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其環境；質言之，則心對於物之征服也。』——因爲環境不適於生活，所以要改變，便是生活運動。

梁漱溟先生也說：『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便是生活運動。

但從物質的歷程：

物律——這——是廣義的生活——以外；更進而定婚姻的制度，國家的制度，禮教的制度，法律的制度，經濟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宗教的制度。

已。所以爲環境不適於生活，人類是有意志的生物；他得了生命以後，第一步的發展，是歷史的過程，決沒有這樣簡單。你看他不和別的動物一般，僅僅求肉體上的溫飽而已。所以爲環境不適於生活，人類是有意志的生物進化而有人類，人類是有意志的，不和別的動物一般，僅僅求肉體上的溫飽而已。所以爲環境不適於生活，人類是有意志的生物；他得了生命以後，第一步的發展，是歷史的過程，決沒有這樣簡單。你看他雖然和別的動物一般，僅僅求肉體上的溫飽而已。所以爲環境不適於生活，人類是有意志的生物進化而有人類，人類是有意志的，不和別的動物一般，僅僅求肉體上的溫飽而已。所以爲環境不適於生活，人類是有意志的生物；他得了生命以後，第一步的發展，是歷史的過程，決沒有這樣簡單。你看他雖然和別的動物一般，僅僅求肉體上的溫飽而已。

他除從穴居野處進化而爲宮室，從茹毛飲血進化而爲稻粱，從赤身露體進化而爲衣裳都是狹義的生活——以外；更進而定婚姻的制度，國家的制度，禮教的制度，法律的制度，經濟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宗教的制度。

他除從穴居野處進化而爲宮室，從茹毛飲血進化而爲稻粱，從赤身露體進化而爲衣裳都是狹義的生活——以外；更進而定婚姻的制度，國家的制度，禮教的制度，法律的制度，經濟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宗教的制度。

他除從穴居野處進化而爲宮室，從茹毛飲血進化而爲稻粱，從赤身露體進化而爲衣裳都是狹義的生活——以外；更進而定婚姻的制度，國家的制度，禮教的制度，法律的制度，經濟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宗教的制度。

他除從穴居野處進化而爲宮室，從茹毛飲血進化而爲稻粱，從赤身露體進化而爲衣裳都是狹義的生活——以外；更進而定婚姻的制度，國家的制度，禮教的制度，法律的制度，經濟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宗教的制度。

他除從穴居野處進化而爲宮室，從茹毛飲血進化而爲稻粱，從赤身露體進化而爲衣裳

——這多是廣義的生活——因爲要求這種種制度，經濟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宗教的制度。

合，便有兩大宗發明：一種是學術的發明；一種是工具的發明。學術的發明，是求精神上的進步。如今我們不問他種種制度是否完善，種種發明是否適合；但是

合，便有兩大宗發明：一種是學術的發明；一種是工具的發明。學術的發明，是求精神上的進步。如今我們不問他種種制度是否完善，種種發明是否適合；但是

合，便有兩大宗發明：一種是學術的發明；一種是工具的發明。學術的發明，是求精神上的進步。如今我們不問他種種制度是否完善，種種發明是否適合；但是

合，便有兩大宗發明：一種是學術的發明；一種是工具的發明。學術的發明，是求精神上的進步。如今我們不問他種種制度是否完善，種種發明是否適合；但是

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制度他的發明都是求人類的進化都是廣義的生活運動人之生也負有最大目的是進化便是求最廣義最適合的人類生活運動。梁啓超先生以與天地俱存。這最大目的是什麼？便是進化，

裏說：

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的做他們的工作。——梁啓超演講錄——國學研究會演講的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其實，我和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也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的做他們的工作。他又說：

人類常感環境之變化，不能與已之性質相適應。對於環境之不滿足，遂永無了期。歷史長在此種心物交戰的狀態中次第發展。——中國歷史研究法（二一〇）

詹姆士威廉James, William（1842—1910）「機能的心理學」Functional Psychology

心理的生活，和生理的生活，有同樣的主要性質；兩種性質，都是使內部的關係互相適應。——新文化辭書（四九〇）

所謂心生的適應，便是環境的適應；也便是發生種種制度的動機，歷史的立腳點。

的試進行線上步。所以世界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進化，

梁啓超先生有兩句話，最能解說人類所以不能立刻進化的原因：

一，往往有動機極小而結果極大者，更有

二，進展時或被物的勢力所堵截而折回，

因爲這兩種原因，所以進化試驗，常常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而人類的大目的，一時不能容易達到。那史書也便可算得一本化學師試驗的記錄。

「萬有理法論」 Panlogism 裏也說：

這複雜無極的世界，有一定的目的：一切變化，不但是變化，且都是進化。歷史上之廢興成敗，完全是幫助人類理性發展的記錄。——新文化辭書（七一八）

他不是也承認人類是求進化的嗎？他最明瞭的一句，便是「廢興成敗，完全是幫助人類進化。」

人類要求進化便進化，決沒有這樣容易；必要經過種種試驗。所有一切制度學說，都是求進化試驗得對，使進化，試驗得不對，不但不進化，還要退化。進三步，退兩步；歷史常在這螺旋式的

我們看看，中國人類過去的進化試驗是怎樣？

第一，是生活組織：這個是最狹義的生活組織，便是茹羊飲血穴居野處的生活，更進而爲宮室衣服鑽木取火熟食和嘗百草治病種種對於生命用正當防衛以抵抗天然侵害的組織。換一句話說，便是衣食住的起原。這種起原，在古史中隨處可見，不用我拿出例證來。

——保護生命，本來是有生物最粗淺而最普遍的知識，也是人類在進化試驗中第一步的知識。

第二，是倫理組織：有生物既有了性命，便擔負綿延種性的責任；人受了性的逼迫，無形中也擔負了這個責任。不過人的性交，格外自由，他的流弊，不但落於亂交狀態，擾亂一切秩序；而且容易妨礙生理，發生危險疾病，反因此戕賊種性。因爲這樣，纔發明倫理組織去防止他。亂交的時代，人生而知有母不知有父。（註五）有了倫理組織以後，便要人知道有父，更要人知道有姓。古人本來無姓。姓是帝王賜與的。（註六）但是倫理的組織，是要帝王主持的，姓也要帝王賜與的，所以帝王制度，是倫理組織的第一步；（註七）而朋友的結合，還在帝王制度以前。因爲有了朋友，纔有人羣；有了人羣，纔有帝王；有了帝王，纔有婚姻制度；纔有姓，纔有

也成是權都　　制，一帝用；　　所家，繼有夫婦父子兄弟。——鮑曜思淫慾，自原人心理自然的步驟；也便是倫理以倫理組織，緊跟在生活組織後面。

第三，是宗教組織：人類初走在世界上，享用了一切自然界的供給，却不明謂人類一切，受天的支配，天的賜與；便發生迷信。第一步迷信的是天。以是天道是迷信的不是科學家所研究的天體——因此對於天十分尊敬，十分畏懼。便是神制。（註八）再進一步，迷信一物有一神附着，便成多神制。倫理成立以後，更進而有鬼神祖先制。（註九）

第四，政治組織：承倫理組織宗教組織以後，便發生政治組織。這政治的動力，在古時寄託在天子身上；這天子兩字，便是倫理宗教兩種組織的結合體。天，是說他有天一般的力；子，是說百姓對他的地位，好似子女的對父母。（註十）——這個天子是眞實的帝王不倫理組織中所說的帝王倫理組織中所說的帝王或許是會長或許是一羣的首領是未有擔責任的人。雖說家天下是自利主義，但他的治國，形的帝王——有了天子，這政治纔有幾分利他的作用；人類文化，也靠他進一程，這也許是進化試驗的一種方法。況且將來

的民治主義，——民主政治——人治主義——社會主義——都當這個君治政體而演進——君治，是政治組織的一種，且佔有很長的歷史，大概自秦以後便完成。（註十一）

第五，法律組織：在表面上看，法律是統治羣衆的一種利器；違法用刑，好似強者對於弱者的一種特權。（註十二）按到法律的原意，不但是無富貴貧賤，一律平等；進一層想，還好似專爲保護弱者而設。（註十三）況且法律的組成，是完全根據道德和習慣，是有社會性的，有公理的；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時間最長的制度，（註十四）並不是一時帝王的私有物。

第六，經濟組織：人之初生，地廣人稀，經濟處於人力支配之下，予取予求，無所用其佔有，亦無所用其競爭；享之自然而有餘，亦無所用其組織。迨後人處於經濟支配之下，於是有競爭劫奪之事。爲免此種種衝突，乃有經濟組織。最早成立者，是爲土地制度。因萬物生於地，所有耕種畜牧漁獵，咸取給於是。然此項制度成立之初，尙爲一部分之公有；（註十五）迨後土地私有，而種種物質，皆成私有。於是有勞資種種的階級制度，而各項社會成立；一切工商實業，亦俱賴以發達。且爲異日回復公有制度——共產主義——之引導者。（註十六）

第七，軍事組織：人之初生，因爲要和禽獸爭飲食，要和天地爭生命；那時既沒有羣治的

制度，又沒有防衛的工具，祇好人自爲戰。求保存自己的生命。——上古的人體格強健壽數延長也許從這一點上得來的。——後來人事一天繁似一天，生計一天難似一天，人佔據的地方一天大似一天；不但是禽獸和人做仇敵，連人和人也做起仇敵來。因此，大家不得不犧牲一點利益，去共同擔負一種人的生活；這種人，有大家替他擔負了生活，他便專做保護人昏人爭鬬維持大衆安甯的事業。這個便是兵。兵做的事，便是軍事。雖然有許多野心的首領，常常利用兵力去爭奪個人的權利。但是奪得太利害，便要大鬧。——戰爭——每一回大鬧以後，人民反得安靜，文化或許進一步。（註十七）所以軍事組織，在一方面看來，是擾亂和平，摧殘生機的禍胎；但在又一方面看來，也許是消極的解決問題，企求和平，促進文化，調節生計（註十八）的一種辦法。

第八，教育組織：教育方法，是積極求世界進化的試驗法。從他的消極方面說，是希望養成適合時代的人格和技能，以維持現時代的文明；從他的積極方面說，是希望養成創造時代的聖賢豪傑，挽此世界進於大目的地。過去的聖賢豪傑，已是不少；他是否能帶我們這個世界到我們的大目的地去，雖不能斷定，但是我們這個世界，靠着他進步的却不少。（註十

九）而且現在和未來世界的進步，也靠着過去的聖賢豪傑的指導。（註十）所以教育組織，在過去史上看來，是求世界進化積極的試驗法；而教育組織中所產生的聖賢豪傑，又是演成過去史蹟和未來史蹟的中心人物。

上面八條，雖說隨意寫來，泛泛說去，——此外零星的組織還多，我一時也來不及說——但也是句句根據過去的史蹟說的。這不但是中國人類史的歷程，也便是世界人類史的歷程。什麼是史？史是什麼？便是人類過去廣義的生活運動，也便是人類求達大目的的進化試驗。我們要細細地查考他各項組織的起原，和經過，和變態，爲以上種種，便要細細地研究過去的史蹟；而研究過去的史蹟，便要細細地查考他試驗得對不對，便要細細地研究過去廣義的生活運動，也便是人類求達大目的的進化試驗。我們繼續試驗的張本。——這便是我們對於歷史應保持的態度。

（註五）朝的學者也說：「聖人無父，感天而生。」這都是古人生而知有母不知有父的例證。你想天下可真有無父而生的人？祇因那時男女落於亂交狀態，非不欲知，實無從知誰是誰的父親。所以古時契祇知道是他母親簡狄生的，——詩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帝便是契——祇知道是他母親姜嫄生的——詩經「厥初生民，時維姜

姬。』——其實在母系時代，無父而生的——也可以稱離父而生——豈獨契稷兩人？他子孫認做無父是玄鳥的事體，也可以稱離父而生——豈獨契稷兩人？他子孫認做無父是玄鳥的事體，神話來裝幌子。

（註六）在母系時代既不知有父，那裏來的家？既沒有家，那裏來的姓？所以姓是天與的，古時人的姓，是帝王賜與的。楚語裏說：

『王公之子弟之賢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爲百姓。』

周語裏又說：

『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

左傳裏也說：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公八年

那時還是母系時代，所以最古的姓，有姬，姜，姚，姒，妊，嬴，姞，嬛……等字，都從女從生，說文解釋『人所生也。』後來有因地賜姓的；因事賜姓的；姓愈多而婚姻制度愈完備。禮記大傳裏說：

『繫之以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道然也。』

所以一有姓而同姓不昏，實在是團結人羣整理人羣最好的方法；不但是家族制可以在這上面寄託，國家制也靠他建設起來。

（註七）最古的帝王制度，實在是酋長制度；聯合各個體的人羣，有強有力者爲之長。酋長便於整理人羣起見，便定家族制度。因家族制度日益鞏固，而帝王制度也日益發展；族長是一個小帝王，帝王是一個大族長。禮記大傳裏說：

『君有合族之道。』

郊特牲裏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帝王是天子，是替天行道的，所以天便是帝王。

大學裏說：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孟子裏說：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註八）人類初走到世界上來，思想十分簡單，一切都認是天的賜與和懲罰。這個天，便是上帝；這個上帝，便是一神；這個神，是有人格化的，是可以叫人尊敬畏懼而祈求的。於是宗教制度便成立。關於古人敬天的例證很多，我如今大略舉幾條在下面：

書經裏說：

『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皐陶謨

『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益稷

『先王有命，恪謹天服。』——盤庚上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如其台。』——高宗肜日

『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西伯戡黎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洪範

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其有能格知天命。……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大〕

惟時〕「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康誥

詩綱〕「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受有殷命哉！」——君奭

雨無正〕「上帝不蠲，降罹于罰，乃絕厥世。」——呂刑

小宛〕「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節南山

十月之交〕「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十月之交

大明〕「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如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板

『昊天上帝，則我不遑。……昊天上帝，宁俾我遯。……昊天上帝，則我不虞。……』——雲漢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敬之

（註九）禮記大傳裏說：『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梁起超也說：『人莫不親愛其父母，因父母而尊父母所自出之祖先。』所以人的對於祖先，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因家長的威權而有尊敬之義；一種，是因家族關係而有親親之義。這兩種意義，對於死後的祖先，再合之宗教上的迷信，便成祭祀祖先制；擴大的祭祀祖先制，便成鬼神制。

（註十）洪範裏說：『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這是表明政治制度是倫理制度之擴大。詩經裏有一句『昊天其子之。』這又說天子是天的兒子，這又是宗教制度的蛻化。所以說政治組織中的天子，是倫理宗教兩種組織的結合體。

（註十一）純粹的君治，自秦以後纔完成：因爲秦以前是封建制，把中國地方分作若干區域，封同姓子弟及功臣之後分治之，以爲皇室屏藩。左傳裏說：『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乃衆建親

賢以屏藩周。」所以那時的統治權，分屬於諸侯，帝王不過徒擁虛名罷了。至周以前的統治權，則更非帝力所及；所有各小地主，都是先民承襲自然勢力各部落的酋長，由帝王加以承認。不是天子所能封之，也不是天子所能建之，更說不上純粹的君治政體。——那時帝堯帝舜也是一部落的傑出者，遜位以後，他原有部落的勢力仍在。（參看先秦政治思想，六頁）

（註十二）堯典裏說。『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左傳裏又說：『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他們所說的蠻夷猾夏和四夷，都不是眞正的罪人，實在眞正是戰敗的弱者。所以古時的法律，是強者對於弱者的一種特權。

（註十三）周官司救裏說：『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三罰。……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後來刑罰不限於蠻夷猾夏，凡民之有衰惡者，都適用法律以救濟之；法律漸漸成爲保護弱者而設。

（註十四）世界愈進化，法律的精神愈顯明：凡爲強權所利用以欺凌弱者的僞法律，都不適用；所謂法者，必準諸公理，合乎人情；無貴賤貧富，一律平等，是謂公法，是謂眞理。人人維持之，是謂法治。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此項制度應用的時間最長；到世界眞正大同，人

即是法，幷法律的名義也無須。

（註十五）經濟組織的第一步，土地一定是公有：我們不用說別的，祇須查古時的井田制，一夫授田百畝，八家同耕公田，這是何等的公開？此外山林川澤，也是公有的；因爲在上古漁牧時代，人民非公有深山廣場不可。有可耕之地，也是全族的共產；如今青海蒙古的某旗，便是土地公有制度的遺形。所以詩經裏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有的一個好例證。

三代時候的田制怎麼樣呢？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滕文公——人民使用了國家公有的土地，把土地中所生產的利益，提出一部分，的具體辦法。孟子裏又說：『方里而井，井九百里，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里，同養公田。』這便是助；稱做「貢」。禹貢裏說：『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這便是貢；是八家幫助國家同養公田的意思。至於徹，便是抽稅；把國家公有土地，平均分給人民使用，便照他土地中出產的成數，抽他的稅，稱做徹。孟子裏說：『文王治岐，耕者九一。』這是說徹法。論語裏說『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

足，如之何其徹也？」這時說照抽一成稅的徹法；國家還不夠用，便抽二成的稅，二成還之，那時的田制，無論是貢是助或是徹，那土地所有權總是國家的，使用權却是公開的。

（註十六）勞資階級相差愈遠，卽回復資產公用之日愈近；證之歐西歷歷可考。

（註十七）戰爭，嘗爲促進文化改變社會心理的原動力；進一步說，世界無戰爭，便於這一層，我可以拿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的話來證明。他說：

『人類至當之事，無過於苦與戰者；人生，卽戰之謂也；永求不絕之戰也；爲生命之戰也。』——仝上（四六七）——近代思想

他的意思，是說：人生既是從戰爭得來，便善於製造再戰的機會；人生遂從這條戰線，進到那條戰線。在這一推移的時候，生命便跟着他進步。所以戰爭的目的，不是求和平，是求生命上無進步。

化和發展。他又說：『無論何種永遠之運命，不能無戰；我永遠苦戰之自由意志也！汝其與我同戰，汝其與我同燃！』——近代思想（四七四）——他最精要的一句話，便是：

『爲。再生。而死。』

換一句話說，便是爲再求進步而戰。

戰可以治；不但是這樣，世界上多少非理知可解決的事，惟有戰可以解決；多少非理知可治的紛亂，惟有戰可以治；費了多少人力，十年二十年不能求得的進步，惟有戰可以在最短的期間內促進之；有多少不可破的社會心理，惟有戰能夠改變他：你看中國戰國時候的思想界，和近代甲午以後的民氣；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和近來的仰慕東方文明。那裏一樣不是戰的結果？

（註十八）戰爭也是調節生計的一種消極方法：世界人口一天多一天，商業一天發達一天：便借戰爭的力量，和對方爭市場，爭殖民地。這不獨戰勝國靠這個方法調節生計，便是戰敗國一方面銷耗過鉅，一方面還須担負種種賠償，國也可以靠這個方法調節生計。因爲戰勢必要竭力設法增加他的生產力；那時便沒有物資過剩的患。另一方面，又因人民死亡率太強，非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不能夠恢復原狀；更沒有人口過剩的患。大家倒可以暫相安於無事。你若不信，祇須看看「中日」「日俄」因人口過剩的戰爭；再看看歐洲因物資過剩的戰爭。

（註十九）教育事業，常跑在各項事業的前面；而他的效果，則跑在各項事業所得效果的後面。因爲教育的產兒，便是思想；思想爲事實之母，所以常常跑在前面。但是待他思想成熟而

爲事實，則往往跑在後面。因爲思想是不容易成熟的。但是，天下那一樣事業生的？不是從聖賢豪傑的思想中產生的？所以世界能進步到現在，是全靠從思想也全靠跑在前面的聖賢豪傑，的教育事業。

（註一）以後世界的進步，雖要靠以後指導。好似珊瑚蟲，倘然沒有已經殭死的珊瑚石，如何能接續產生活的是繼續的；人類的業力，是延綿的。

* * * * * * * * * * * *

什麼是史書？

依我的見解：凡是記錄人類時間空間上普遍的有因果的生活運動底陳迹，便是史書。再看看別人的解說怎麼樣：

柏格森 Bergon 的解說「記憶」說：『吾人之意識，所以有時有變化增大不所經歷，返映於現在之故。』——這是對於史記的效用絕妙的解釋。

與新精神相適應者；即可使歷史爲永久之精神的現在也。故吾人又得於歷史之中，求其永久不滅之物，以應用於現在之生活。此謂歷史可利用於現在也。』——這是說史書對於現在人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爲現代人之資鑑，是一句最的話。

梁啓超先生中國歷史研究法裏也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廣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不可忘記的關係。

我們是中國人，先談中國史書：如今中國所有一切正史，別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書，志，譜牒等歷史性質的記錄；是否能記出時間空間的現狀？是否能寫普遍性的現狀？是否能寫因果的關係？是否能把過去的經歷返映於現在？是否能用新精神解釋歷史？是否能保存歷史中永久不滅之物？是否能利用於現在？是否能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這句答語，我可難說。我先引一句英人韋爾思H. G. Wells的話道：『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稱爲史者！』我們中國偌大一個舊貨舖子，這裏一塊爛鐵，那邊半片破瓦；找不到一部四庫全書的史部，什麼可以稱得是史書？好似一個研究研究

三四千年來生活組織平面側面的現狀，也無從研究起；其他倫理組織，宗教組織，政治組織，軍事組織，教育組織，種種縱斷面橫截面的過去普遍的現狀，都不可得。——中國的正史，正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惟見各時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獸之武夫，出沒起伏，聚衆相斫；中間點綴以若干篇塗民耳目之詔令奏議。史之爲史，如是而已！所謂社會，所謂文化，何絲毫之能覩？』

試問：我們的讀史書，和編史書，爲死人呢爲活人呢？爲過去呢爲未來呢？爲普遍的羣衆呢爲特殊的個人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有一個極淺近的比方：

有一個極勇敢的巡士，他因爲追捕強盜而送去了他的性命；那巡士已經成了死人，巡捕盜已經成了過去的事體。總之一句話，都是變成了史跡。任你有如何大力量的人，對於已往的史蹟，是無能爲力的了。但是，我們爲什麼還要大開其追悼會，大出其喪，——寫了許多什麼「捨身成仁」「見義勇爲」的匾額送了許多極大的花圈——大捐其撫卹金？按到實在，和那已死的巡士，是毫無關係的。爲的是什麼？不是爲的是做把活人看看嗎？不是爲的是給未來送死的巡士一個榜樣嗎？——消極方面便是給未來的強盜一個勸戒——不是爲的是給普遍的羣衆道德上一個教訓嗎？

因此，我們讀史書，便該拿這個眼光去讀；編史書，尤其是該拿這個方法去編。我們是爲活的找求知識而讀史書，爲未來世界改善的參考而讀史書，爲繼續普遍的羣衆事業而讀史書；並不是爲搬弄死人的陳骨而讀史書，也不是爲過去世界的憑弔而讀史書。那末，編史書也該拿定這個主意去編。總之一句話，我們當以歷史爲方法，而不以歷史爲方法是公的，手段是私的；方法是爲羣衆的，爲利他的，手段是爲少數人的，爲自利的；方法是爲進化的，手段是爲阻撓進化的。

我們中國的史書怎麼樣呢？我可以說，最初發現在文字上類似的紀念文字，祇可以稱史料，不可以稱史書；因爲他都是片段的，是偶現的，不是有統系的普遍的。那時固無所謂方法，亦無所謂手段。這一類最大的表現，便是詩經（註二十一）後來做帝王的，便利用人的戀舊性，漸知以史爲手段，便專立史官；——自史官立而歷代無信史因爲他都以歷史爲手段——如黃帝時的倉頡沮誦，周代的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註二十二）此外如周任，史佚，李耳等，都以編史爲職業的。——以編史爲記賬式的編年體；——如竹書紀年春秋等（註二十三）——體例的不完備和糅雜自然不用說了。那時還有一種似史非史而足爲史料的尙

書；專記古代君臣間的言論，可以和專記事實的春秋相輔而行。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這幾句話是把尚書和春秋兩書的性質，解剖得很明瞭的了。在戰國時候，相爭，都知以歷史爲手段；——那時史書的出現也最多。（註二十四）但是，以上的史書，都是平庸的，雜亂的，離史書的眞精神還很遠；祇有國語國策，還比較的完備些。後來出了一部左傳，又出了一部史記，算是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絕後最完美的兩種史書；歷史爲方法，而不以歷史爲手段。他不爲特殊人物宣傳空氣，是第一樣好處；他既描寫了橫截面的社會狀態，是第二樣好處；他是一種有統系有組織的描寫了縱斷面的事跡，又能描寫有情感的文字，是第三樣好處。——好處正多留在後面歸到本題的地方再說——一到後來，便不拍馬屁，斷代爲史，編成漢書；是切斷了人類生活因果的命脈，是替一代帝王宣傳空氣。是以歷史爲手段，而不以歷史爲方法。我先引鄭樵通志總序裏的話道：

『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格；……會通之道，自此失矣！』——這便是我說切斷命脈的話。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裏說道：

說宣傳空氣的話。

『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書爲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這便是我斷代爲史，專記帝王的史書，祇可以算得奴隸標準書，帝王教科書。任公評資治通鑑道：『其著書本意，專以供帝王之讀；故凡帝王應有之史的智識，無不備，非彼所需，則從擯闕。此誠極好之皇帝教科書，而亦士大夫之懷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讀也！』這不但是資治通鑑，怕自史記以後，所謂二十四史的作用，也跳不出這個圈子嗎！但是，斷代的史書，愈弄愈糟！什麼是史書？竟是陳腐的墨卷，雜亂的賬簿！眞是章學誠所說的：『後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表，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取！』——文史通義書教篇——說雖如此，但是兩漢三國的史書，還是以私人資格不受任何的迫逼而以獨力撰成的，還不失撰述人的個性，和文字的精神；最可笑的，那梁陳齊周隋五史和唐宋元明四史，都是歷代帝王特開史局，僱用了許多免得討飯的謄錄生，你來抄一段，我來寫一章，前任辦不了，遺交給後任。一部書裏，夾七夾八，墨卷也有，賬目也有，硬湊成功一部某代史；再把那毫不相干的某大臣某翰林的名字寫在上

面，硬派他說是他編撰的。呵呵！冤哉枉也！一面是裝幌子，——僱用方面——一面是騙飯吃；僱方面——叫他怎麼能記出時間空間的現狀？怎麼能寫出普遍性的現狀？怎麼能把過去的歷史返映於現在？怎麼能用新精神裏解釋歷史？怎麼能保存歷史中永久不滅之物？怎麼能利用於現在？怎麼能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休矣休矣！國史館總裁，肚子餓矣！——民國國史館中人老拿不到薪水總裁窮得變鬼——撰出來的史書，一點生氣也沒有；還講什麼方法，說什麼手段？便算勉強湊成，也好似百結鳩衣，無復華彩。劉知幾史通忤時篇裏有幾句話，描摹衆官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白頭可期，汗青無日！」因爲一方面是僱用的，一方面是裝幌子的，所以開口便是聖祖仁宗。他祇知道爲自己吹牛，怎麼有心思顧到那時的社會？祇知道描寫表面，怎麼有精神描寫到那時的背景？所以從嚴格的說一句：中國史書，不但不能寫出民族的精神，社會的特性，文化的遞蛻；并且不能夠寫出帝王的實狀，滿紙浮文飾詞！梁啓超先生說是絕好的皇帝教科書，這還是怨詞；我說他連皇帝教科書的資格都還夠不上：因爲既稱到教科書，必要如梁君所說：「凡帝王應有之史的智識無不備」；又要使讀者知道當時的實狀。如今他專裝幌子，不說老實話；明明是大盜朱溫，偏偏說是「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

見新五代史——叫後來做帝王的，無從知其所以興，亦莫知其所以亡。也不知道做帝王的有多少黑幕；——我現在正撰清宮十三朝演義一書，查太后下嫁如此大事，東華錄中絕不題及，須知中國史書中此例正多——帝王的自身有多少罪惡；帝王的嗣統有多少變故；——如呂氏易嬴等例甚多——後之讀者，如墮入五里霧中，眞相莫明，因果亦無從尋繹，那歷史的效用，也完全失去。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徒然叫後來的帝王讀了，自以爲天子龍種，妄自尊大，造成幾千年來專制的劣根性。——一切貴族觀念富翁氣燄也未始非這一點天皇神聖暗示的縮小——所以編史書的技能：——也可以說是歷史的人格——第一，是要寫實；第二，是要有剪裁；第三，是要寫了縱斷面，還要寫橫截面。

寫實，便是純用客觀的記錄，一絲一毫不能參用主觀的手段。——如孔子作春秋備以寄託他的微言大義有多少失實的地方（莊二十五）——鄭樵通志總序裏說：『史册以詳文該事，美惡已章，無待美刺；讀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從前有人要替法皇拿破崙第一立傳，拿破崙說道：『你不要忘了我是科西嘉島的一個平民。』格林威爾說：『畫我須是我。』這都是說寫實的方法。剪裁，便是要懂得因果律；事之起也有因，事之結也便是果。因有所以成

之因，果亦有所以成之果。在他成因結果的重要事實上，不可不詳細從實的寫出；在他枝葉瑣碎的地方，可以略去不寫。倘然不分因果，照板謄錄，也不成其爲史書，更不成其爲史法；祇可以算得老墨卷舊賬簿！——中國的史書把一朝代的成因結果略去不寫祇湊集了許多虛張門面的諭旨奏議和大臣傳眞不愧爲純粹的老墨卷純粹的舊賬簿；是爲要了解歷史上事實的因果，爲後來對付事實增加閱歷起見；史書是爲今後的生人而作，不是爲過去的死人而作。——梁任公說『舊史家殊不爾爾彼蓋十九爲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實由古代人主欲紀其盛德大業以昭示子孫故紀事以宮廷爲忠而主旨在隱善陽善觀春秋所因魯史之文而可知也』（見中國歷史研究法五一）——又須知道人類活動的遺跡，其性質是整個的，有生命的，有方向的；我們須將他整個的遺跡裏去尋覓他的因果始末。斷代爲史，是編史最劣的手段。——祇能以時代爲輔記憶的一種符號——寫橫截面，便是說寫一件事實，要兼寫當時的社會與當時的社會有關係；社會便是事實的背景。人不能離社會而生存，事實的發生、多少不能不兼寫當時社會的情狀。寫所以寫一件事實，不能不兼寫當時社會的情狀，便是寫橫截面；寄託在橫截面上，什麼是橫截面？大約是下列的幾種：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民族特性如何？地理如何？政治組織如何？階級制度如何？法律制度如何？經濟狀況與其制度如何？宗教勢力如何？文化勢力如何？

以上幾種橫截面的背景，我以爲無論研究什麼史，總該問一問。但是中國史書，祇斷面的皇帝王社會叫他如何能寫出背景來——那皇帝所寄託當時社會的背景，卻絕不提起；讀了，眞疑心帝王是自天而降的貴種。因此我們在今日中國史學絕種的地位，要研究不知從何處着手？梁啓超先生說歷史的背景道：

「無論何種政治，何種思想，皆建
歷史研究法（二〇七）

他又說編史書的兼寫橫截面的方法道：

「史家最要之職務在覩出此社會心理之實體；觀其若何而蘊積？若何變化？而更精察夫個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仝上。（二〇六）

該括的說一句：個人心理，常受社會心理的暗示；而社會心理，又藉個人心理以表現。所以我們反過來說一句，不明白當時社會的情狀，便不能了解當時由社會而產生的個人，亦斷不兼寫橫截面的社會；單是帝王的個體，便是文化，宗教，經濟，法律，政治，科學，一切在歷史上的個體，都要先知道當時他所寄託的社會的情狀，纔能着手研究縱斷面的本體。

如今中國史書最大的罪惡：在科學上，經濟上，文化上，宗教上，外交上，種族上，法律上，及一切專門制度上，固然沒有適當的史書可以給我們讀便是這種種縱斷面橫截面的史料，也被他們粗心慷慨的——好似紈袴子弟揮霍祖宗遺產一般——任意拋棄。這一去不可再得的重經，遺意設戚，害我們生在這幾千年以後的人，缺乏為注力於拍皇帝的馬屁的帝王史，視為無足

了這專史的智識。便是要重編專史，也因爲從前許多史家——敗家子——把這一份豐富的史料敗去了，如今從新整理起來，談何容易？他們既然專注力於帝王史，倘然能把歷來帝王社會縱橫截面的遺跡完全寫出，那末，不但叫我們後人在無可尋資料中——因爲當時蔽於虛榮的帝王史，是祇寫時間不寫空間的虛僞的，片面的。——尋出資料來，替他從新整理起我們中國史界上，連這個名詞也沒有。這眞是罪大惡極！

深怕後來顯他的原形把當時帝王所寄託的橫截面的痕跡一齊銷滅所以後人要尋這種資料很不容易——尋出一部完全的帝王史來。這眞是罪大惡極！

一念不但少尋覓得別種於專史有力的參考資料；無奈要講到整理史書的手續：專史，可以不必談起我們中國史界上，連這個名詞也沒有。——這個責任怕要全靠後來的歷史學者——如今勉強談談通史罷：我們來看看，中國有幾部通史可以勉強用得。那種斷代爲史，不明因果，墨卷式賬簿式的；整理的我以謂在編年史中有左傳，在紀傳史中有史記，在紀事史中有通鑑紀事本末，在通史中有通典。（註二十六）這四種，可以稱得中國模範的史書，——但是非加以整理不可。

（註二十一）詩經長發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又殷武篇「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又六月篇「……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這都是商周時的紀事詩，也便是最古的史書。

（註二十二）據中國歷史研究法所引「夏太史終古，殷內史向摯，見呂覽先識；周吏佚，見周書史俘；左僖十五周語上，史扁，見文選注引六韜；太史辛甲，見左襄四晉語，韓非說林；太史周任，見論語左隱六；左史戎夫，見周書史記；史角，見呂覽當染；史伯，見鄭語；內史過，見左莊三十二周語上；內史叔興，見左僖十六；二十八周語上；內史叔服，見左文元；太史儋，見史記老子傳，史大彼，見莊子則陽」

（註二十三）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這樣的寫法，不是像記賬式麼？

（註二十四）春秋戰國時候，各國都有史書：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見孟子——各人製造各人的空氣，各人宣傳

各人的威權。

（註二十五）孔子作春秋，心中抱一個尊魯的目的；對於魯史，便有失實的地方。如魯隱公閔公子般子惡四君被殺，昭公被逐，桓公被殺在國外；這種大事，春秋却不寫。禮記還說：「魯之君臣，未嘗相弒。」這完全是感情用事。

（註二十六）孔子作春秋，而左丘衍其文爲左傳；以事繫年，爲史學界最初有組織之名著。梁任公謂：左氏書之特色有三：第一，不以一國爲中心點，而將當時數個主要之文化國平均敍述；第二，其敍述不局於政治，常涉及全社會之各方面；第三，其敍事有統系，有別裁，確成爲一種組織體的著述。——節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語——史記爲漢司馬遷作，取材於尚書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而成；以人物列傳爲橫截面，以八書年表爲縱斷面，最合於史書的科學方法。——後節當詳言之——通鑑紀事本末爲宋袁樞作，以事爲起訖；就一千六百餘年史的範圍中，分爲二百三十九事。紀傳體以人物爲主，編年體以年代爲主，紀事本末則以事爲主。求一事之因果，爲後世之借鑑，不背史書之原理。楊萬里說：「纂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通典爲唐杜佑作，其書以志爲體，以

白明說：一句：我們史爲用李翰序通典文中有一段說道：「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士議論得失，靡不條載，附之以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

* * * \

林，其價值乃頗類布爾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後（布爾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後人或能譏彈遷書，然遷書固已泉宇百代二千年來所謂正史者，莫能越其範圍。豈後人創作力不逮古耶？抑遷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梁啟超說道：『……其最異於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爲本位。故其書廁諸世界著作之林，其價值乃頗類布爾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後，（布爾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後人或能譏彈遷書，然遷書固已泉宇百代二千年來所謂正史者，莫能越其範圍。豈後人創作力不逮古耶？抑遷自有其不朽者存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二一八）

又說：『史記以社會全體爲史的中樞，故不失爲國民的歷史。』——仝上（三一〇）

又說：『司馬遷忍辱發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故讀其書而著著之品格

思想皆見焉。』——仝上（三一二）

說雖如此，但司馬遷的能夠做成這部好書，——史記——這裏面却有四個大原因：便是因爲他有史料，史德，史方，史方。

什麼是史料？便是我上面說的「歷史原子。」「歷史的原料愈豐富，著成的史書愈有光彩；歷史事物制度創造力的偉大；第二種，是政體的遞嬗，自部落而國家，一方面又自封建而郡邑，又一方面的原子愈複雜，著成的史書也愈熱鬧。你們看史記的史料，太豐富複雜了：第一種，是上古時代各種

元首自傳賢而傳子；第三種，是戰爭的經過，自與濫犹三苗等種族戰爭，移而爲朝代戰爭，如夏商之戰，商周之戰，春秋戰國，又同時爲局部之戰，極亂數百年以後，又有秦漢楚漢之戰；第四種，是學術的發明思想的發展，如子產鄧析孔子計然老子關尹墨子李悝楊朱尸佼申不害商鞅孟子莊子荀子韓非李斯等，都能自成一家，不獨影響於當時且爲數千年禮教文化思想制度的根本寄託。有這種種豐富而又複雜的史料，一一採入史書，如何不成爲一部好史書？——我常說史記的歷史原子不獨構成秦漢以前的史光且爲中國數千年來東方文化的胚胎你們試看秦漢以後的學術界思想界可有別種創造物一班所謂整理國故的新人物又大搬而特搬弄秦漢以前的幾件老骨董（今日又搬出洋去在一班所謂整理國故的新人物又大搬而特搬）——這樣重要的史料，便成那樣重要的史記。

什麼是史德？便是所謂「歷史的人格。」如何而可保全歷史的人格？編史者的動機，不可偏於有手段，亦不可偏於無手段，什麼是有手段？便是編者對於史事的敍述，有所爲而爲：如孔子的撰春秋，並非忠實的描寫史事，他是借題發揮，以史書爲手段；故意將史蹟放大，或縮小，或消滅，以史爲宣傳主義的輔助物，而以讀者供其犧牲。——梁任公說孔子作春秋別有目的而所記史事不過借作手段……若作史而宗之則乖莫甚焉——什麼是無手段？是編者對於史事之敍述，無所爲而爲：如

梁陳齊周隋唐宋元明清大開史局，由僱工編成的史書；無責任的人，寫成無生氣的史書。無描寫，一聽主事者之指揮；虛僞陳腐，千篇一律，處處以死人爲本位，一似今日之活人，專爲讀死人虛僞之史書而用者。其無手段之程度，亦可稱達於極點矣！所謂史德者，不以史爲手段，而以史爲活人而編史書；須有極公正的態度，極熱烈的意志，極忠實的考察，極敏銳的眼光，的方法。惟其爲方法也，故文字須有剪裁。自己有的力，有編史的料，便自動的擔負編撰史書的責任。爲今後數千萬年人類社會求編史的才，有編史的方法，惟其爲方法也，故記載須求忠實；惟其爲方法也，故文字須有剪裁。自己有進化而編史書，爲活人而編史書；須有極公正的態度，極熱烈的意志，極忠實的考察，極敏銳的眼光，先養成極完全的史德。司馬遷的史德，我們可以從他的道傳性和環境裏推想得出：他是一個極公正的極熱烈的人，是因他前代嘗爲史官的遺傳性造成的，他的熱烈，是因他受冤屈受腐刑個人悲憤的環境造成的。有人說惟其處於悲憤的環境，便寫成偏重於失敗英雄的史記文字；如項羽本紀，游俠列傳，都是借他發洩其抑鬱不平之氣。說這個話的，又是爲中國歷來偏於帝王史的習慣所蔽：弃我以謂史記的忠實，正在他能竭力描寫失敗英雄；史記的公正，亦是在他能竭力描寫失敗英雄。司馬遷的有史德，亦正在他有悲憤的環境中養成；倘然他不失敗，不受腐刑，平平庸庸繼承他祖先周室太史的事業而做太史令，那我怕他做夢也想不到世間有失敗英雄和失敗英雄之

可貴，帝皇社會以外還有種種人類社會，政治勢力以外還有學術勢力。還不是一樣寫他聖祖仁宗虛僞陳腐的帝王史！偏於恭維帝王，便失了觀察社會的公正眼光。如今他的史記，能以全社會爲中樞，能着眼在失敗英雄身上，正是他公正有史德的地方。——他雖兼寫社會却沒有放大縮小和消滅史蹟的病——本來世界上的公理，常寄託在羣衆；而眞正事業，常寄託在失敗英雄身上。——此涉於社會學範圍當以別文詳言之——我們看司馬遷的自序文裏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他的藝術，何等忠實？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裏說：「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的態度，何等公正而闊大？這便是他的史識。

什麼是史才？便是能以死的史蹟，加以活的史命。什麼是史命？便是拿史蹟連貫起來，紀他的本末，求他的因果，寫他的縱斷面，又寫他的橫截面，有剪裁，有描寫。使過去死的史局，與未來活的史胎，息息相通，便成爲有生命的史書。這種史方，無敏密的文筆固不可，無偉大的器識更不可。後人不察，祇知欣賞史記的文筆，更淺薄的直以史記爲純文而欣賞。——這便是我從思想上整理史記的大動機——須知道司馬遷的才固然好，但是他的才是史才，不僅僅是文才；又須知道他是有文才而又有器識的人。我們借欣賞他的文才而引起研究史記的興趣，我們不是因史記而引起欣賞文才

的興趣。除史以外無文，除史以外無才。他的史，固然寄託於才；他的才，却是寄託於識。他的識，却又從他的環境造成；他得了艱難困苦的環境，纔知道世間有種種社會，纔知道世間種種人物寄託於種種社會。社會是人物的背景，人物是社會的表現；描寫人物，不能不描寫他的背景。史記一書的價值，固然在他能以全社會爲中樞，亦因他以人物爲本位而能兼寫人物之背景，——如項羽本紀中之鴻門宴垓下歌等——不能以背景爲本位，而兼寫背景之人物。——如貨殖傳中之陶朱公算婦淸等——凡此種種，都是他史才的變化，不是文法。

書讀之，不當視爲純文學文讀之。吾人當視爲文字最濃郁資料最豐富之史記全書中最能寫出時代背景的，惟有貨殖列傳。我如今摘寫幾句在下面，或許是研究之一助：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

織圣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這一段是講經濟原理——

「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爲築女懷清臺。」

——這一段敍述漢前經濟中心人物——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

「夫……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

——這一段是說明當時經濟背景——

「蜀卓氏之先……獨夫妻推輦行至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宛孔氏之先……」

「宣曲任氏之先……」

——這一段是敍述當時經濟中心人物——

又有西南夷列傳，寫來最有層次。如今也摘寫幾句在下面：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

數著，「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樓煩，名爲畜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千里。」「自薉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什麼是史的地位，我們既賞識他的史才，便當賞識他的史法。拿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他整理他，這史記的歷史學，也須由我們發揮而光大之。

公學天官，在他自序文中，便可以看得出他是很有力的。「司馬氏世典周史。」「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復爲太史，則續吾論著矣。」」「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凡此種種，都是表現司馬遷對於史的能力和機會

有此種種，以成司馬遷有司馬遷，以成史記。

中樞——能以社會爲～～，～～史記者，中國史書中體例最完備，讀史記，吾人當以最忠誠細膩時代最古者也；吾人非徒爲欣賞文字而所以造成今日之局面者，歷史蘊釀之力也。吾人非徒爲死人而研究歷史；歷史者，後局，其機早已伏於過去。故研究過去，須求其與未人之借鏡也。後世之文化愈盛，生全體，不僅係於帝王之片面。史書而能以社會爲欲明瞭未來和現在，如何可不研記帝王虛僞之片面現狀者，是劣之尤劣。吾人不中樞者，是爲良史；記帝王片面之本質上之整理，因迫於時間與篇幅，祇得俟諸來所說，不過對於史記心理上的整理，告可不明辨之也。

本篇所參考之書；

詩經～～

尚書～～

國語～～

以上所參考之書；吾人以讀史書的眼光，以科學的方法讀史記；其史記

漢書藝文志
通志——鄭樵
史通——劉知幾
文史通義——章學誠
史記集解——裴駰
史記索隱——司馬貞
論語
孟子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啓超
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啓超
新文化辭書——唐敬杲

近代思想解剖——樋口秀雄

近代思想——過耀根

現代思潮——南應熙

我很感謝以上各書的著者給我許多有力的例證！

# 讀戰國策

## ——校讀戰國策以後的雜感——

（一）

我讀這部戰國策的時候，正是上海口國巡捕槍殺中國人，風潮鬧得最激烈的時候；這都是口國人盲目的愛國行爲鬧出來的誤會。羅素說得好：『口國人慣用仇嫉外人的卑劣手段，以獎勵其國民愛國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繼則仇德國人；今後又不知當仇誰氏？』——見羅素著愛國功過

想不到今後口國人所仇視的，竟是我們中國人！天下事變之來，總有一個中心點；這中心點譬如海波拍堤，他依着自然的趨勢，輾轉推遞，有是潛服的，有是顯明的，慢慢的達到最後的結局。口國人的所以要仇視中國人，也是依

着歐洲勢力自然的趨迫；而我們懦弱的中國人，適當其衝。梁任公說的：

『歐洲國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爲其雛型；一切政治論，皆孕育於此種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組織之下。此種組織，以向內團結向外對抗爲根本精神；其極也，遂至以仇嫉外人爲獎勵愛國衝動之唯一手段。』——見先秦政治思想史

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口國人知道向外對抗？你也對抗，我也對抗，國家的勢力何處伸展，便慢慢的伸展到我們中國地方來了。既被他找到了這個地方，好似貓捉住老鼠，祇能聽貓先生的吞噬搏擊，却沒有老鼠的行動自由；祇有外國人的仇嫉壓迫，却不許有中國人的愛國自衛。這種市府式的愛國行爲，祇可以稱之曰盲目的愛國。現在歐洲列強的局勢，宛似我們中國古時的戰國時代，都是國家主義最發達生活競爭最劇烈的時代。在國家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祇有供其驅使供其犧牲以求少數野心政治家的快意和縱慾；所謂『民本主義』『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這種好聽的話頭，都一筆圈去。

什麼是國家主義？Nationalism國家主義告訴我說：以國家的統一爲第一義，而以其民衆爲從位。又說：人民視如奴隸一般爲國家的犧牲；個人若是獨立，沒有價值，必全然只爲國將的財

是義。是就產國家的手段，機有價值。又說：在當時人格的觀念，毫沒有存在的事實；不過和那『朕卽國家』是君主卽國家的觀念相應而構成國家主義罷了。總之一句話，國家主義，無論他是君主國或民主國，總是消滅人民活力剝奪個人權利，養成機械式的國民，而離間人類同情性的一個主義。——如拿破崙威廉第二——他的結果，在國內少數野心政治家，便利用他以快一己的私慾；在國外是破壞世界人類的和平。

我說到這裏，再引證托爾斯泰的國家一篇在下面：

『有童子三人，相聚而談，長曰費知亞，生已十年矣；次曰嘉舜，少費知亞一歲；又次者八歲，名曰瑪沙，女子也。嘉舜曰：『吾輩俄羅斯人也，必不許普魯士人奪我輩之寸土片地。』費知亞曰：『爾何如？』嘉舜申之曰：『人各有其國，或爲此國人，或爲彼國人，不相混也。』瑪沙曰：『然。凡此寸土片地，皆屬之於我輩；蓋此。乃吾輩。。昔所侵奪者也。』瑪沙忽起而問之曰：『爾等所稱吾輩，果何人耶？』費知亞曰：『爾尙稚也，此非孺子所能知者；所謂吾輩，卽吾國之祖國耳。』嘉舜申之曰：『人各有其國，或爲此國人，或爲彼國人，不相混也。』瑪沙曰：『然則余其爲何國人耶？』費知亞曰：『爾爲吾輩，皆俄羅斯人也。』瑪沙曰：『設余不欲爲俄羅斯人者，又將何如？』曰：『爾既生於俄羅斯，則爲俄羅斯人；爾縱不願，亦欲何能？且人人皆有其君長，……』

國如者，亟野終未已，嘉舜承之曰：『亦有其議院，……』既而賓知亞又繼前言曰：『且有軍旅以家此，戕亟心不足，當出租稅以奉其上。』瑪沙問之曰：『胡以爲此者？』賓知亞笑曰：『愚哉爾也！各能曰：國人語耳。』曰：『余實不知何爲紛紛若是也？且吾輩游戲時，輒以羣集爲樂，世人何獨不『游戲時固以羣集爲樂，惟天下事則不然。』曰：『余終不能明之。』嘉舜曰：『他明之矣。』瑪沙曰：『然則余終不欲長也！』

『今觀夫戰國，燕趙韓魏秦楚齊，同屬世界人類，原是以羣集爲樂的，但是國家主義，則務分其羣，務仇嫉其羣。奴隸其人民，猶以爲又進而離殺別國之人民。善哉瑪沙之言曰：『余實不知何爲紛紛若是也？余終不欲長也！』今觀夫戰國，燕趙韓魏秦楚齊，同屬中國之土地也，同屬中國之人民也；徒以少數家國家主義之逼迫，而互相兼併，而互相離殺。置人類博愛之公誼，社會進化之責任於不顧；出於巧取豪奪詐欺霸佔之一途。徑齊桓晉文倡於前，楚莊秦始成於後。嗚呼！所謂戕人民的同情性，滅殺社會的進化力，他始終背着人類和平的大方向，開着倒車的。從古於今爲烈。我一面讀了戰國策殘殺刦奪的記事，一面親眼看着口國巡捕受他近主義所驅迫而槍殺我們中國人，我不禁替世界的全人羣起了無窮的感嘆！

國家主義是從個人主義擴大來的；按到實在說，國家主義，是有己無人的主義，在個人便是強盜。戰國時候，祇因周天子不能保持他國家固有的勢力，——也便是沒有力量貫澈他的國家主義——便有戰國七雄起而代之。那班齊桓晉文，存着野心，時時想侵略別人的土地，擴張他自己的國力；巧取豪奪，兵連禍結。犧牲自己的百姓，殘殺別國的人民；弄得鬼哭神嚎，民不聊生，全一個戰國時代，都落在戰爭恐怖的狀態中。在那個時候，農不能安於野，商不能安於市，士不能安於學，百工不能安於所業；所爲仁義道德藝術文章，都不及時了。在那時最時髦的，是三種人：一種是兵家，一種是法家，一種是縱橫家。白起孫臏這班人，是殺人不貶眼的，動一動殺數十萬，坑百萬；拿我們做百姓的性命，看得比螻蟻還不如。商君申不害這班人，做着幫兇，他們主張治亂世用重刑。這亂世原是少數野心家造成的，那重刑却叫我們老百姓受着。說來說去，他們這班三等奴隸，甘心做軍閥野心家的走狗，祇因要討權君霸主的好；不惜用着全力殺戮我人民，壓制我士氣，去貫澈他的國家主義。在那時最出鋒頭的人，要算縱橫家了。——便是游說之士——這班人，士不像士，農不像農，工不像工，商不像商；手無搏雞之力，胸無一經之

通，居然鮮衣美食，高視闊步，祇仗他的空心架子，油滑嘴舌，搬弄是非，顚倒黑白。他也叫做國利，什麼叫做民福，更不知道什麼叫做氣節；終日做着小扇子，東邊去扇扇，西邊去動動，奏國裏去挑挑，楚國裏去撥撥。鼓吹得大家不安起來，這壁廂大動干戈，那壁廂競起烽火；調弄得兵士們送命，百姓們逃難。他却於中取利，今日金盡裘敝，明日便可以高車駟馬佩六國相印了。在人前還誇着嘴，說是縱橫家；在人格上講起來，這班人祇可以稱他是高等的流氓，變相的生機，去換他個人的富貴利祿。正是人類的蟊賊呢！

戰國時候的游說之士，頗似如今利祿薰心的政客，也頗似西洋希臘時代的「詭辯派」。Sophists 譯詭辯派學說的告訴我說：

> 辯派（蘇格拉底 Soerates 爲反抗這派而起，因恨其學說，混淆是非，顚倒黑白，故加以「詭辯派」之名。——見新文化辭書）又說：道德上的善或正，也是這樣；強者就是善，就是正。所以我人所當努力的，不在於發見眞

理，而在研究可以說服多數人的方法。因此，這派很研究辯論之術而教授心的青年子弟，麕集於他的門下，遂至風靡希臘全土。——同上

又說：

但是「詭辯派」的人生哲學，通俗淺薄，沒有堅實的基礎；非但不能尚，却使生活和學問同樣徨徬於岐路。……「詭辯家」的學說行爲，助成無破壞的思想。——仝上

……虛混淆是非，顚倒黑白；」「強者就是善；」「不在於發見眞理；」「沒有堅實的基礎；」「助成道義之頹廢；」「徨徬於岐路；」「虛無破壞的思想」這些評語信條，都是從來游說之士，和今日的政客，還實在夠不上那時希臘所謂「詭辯派」的資格。正如胡適之說得好：『管仲不害商鞅這三個人，都不配稱爲「法家；」這一統的人物，故不該稱爲「法家。」——見胡適君着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不是法理學家，都不配稱他是「縱橫家；」所謂家者，都該有一種獨到的學識，高深的思想。像那「

詭辯學派，「雖得着種種虛無破壞的惡名；但他確有一種超脫的學理，高潔的精神。他所懸的兩個疑問是：

這是何等高超的學識，強固的思想；豈是那班朝秦暮楚油嘴滑舌的游人所有的知識究有極對的價值麼？

人類果然關於自然界或關於倫理道德能有眞正的知識麼？

我人所有的知識究有極對的價值麼？

——蘇秦張儀淳于髡呂不韋——都是娼妓式的尖嘴丫頭式的自了漢！

——祇因他們祇圖自己的富貴不願國家人民的安甯——不該稱他爲什麼家。——如今搬弄是非於中取利大軍閥大政閥門下的食客也便是蘇張輩的徒子徒孫。

雖然，這班政客，也好似糞坑裏的蛆蟲一般，是時勢製造出來的；糞坑裏有了糞，纔能產生蛆蟲，有了戰國時候那種干戈擾攘民難樂業的時局，纔有這班詭譎奸巧竊名竊利的政客。那時候皇權的虛僞既已揭破了，國家大權便傍落在一班強霸的諸侯手裏；你搶我奪，祇有強權，沒有公理。這個風氣一開，所謂仁義忠信維繫人羣的道德，一律破滅；國中所有的，祇一個例——富商一——逃不了名利兩字——到後來顯宦一有財產便去做富商，——陶朱公是富商顯宦兩種人。——

得了勢力便去做顯官；——呂不韋又是一個例——全國人民都低頭於這兩種人勢力之下，供這兩種人的犧牲而朝夕膜拜着。這是戰國時候人格的破滅：戰國時候的人民，跼蹐於兩種人的驕蹇之下，強的欺弱的，大的吞小的；每經一次戰爭，寡人妻的有多少，孤人子的有多少，流離骨肉也還不可得，還有什麼工夫去講究的蕩淅產業的又有多少？要求片時的安居似的性命，聽政客的支配，軍閥的宰割。這是戰國時候人格的破滅：

一方面喪失他的人格，一方面斷絕他的生計；那軟弱的，果然祇有輾轉溝瀆的分，那強悍的，便一躍而爲軍閥，狡滑的也走上了政客的途徑。按到實在，那軍閥還是受着政客的煽惑和支配。是一個捷徑；掉着三寸不爛之舌，可以取得功名富貴，在這道德淪亡，生機四絕的時候，做政客原也越是輾轉糾結而不可解。這游士軍閥兩派人，原都是趨承那班霸主的意旨而圖謀一己的功利的；所以戰國時代的擾亂，完全由於野心政治家的弄權竊柄造成的。但這裏面最大的癥結，又因爲醉心於國家主義的帝皇，他剝奪了人民天賦的人權；一旦失了他的維繫，又不能好好的還

給人民，便把大權散落在一班諸侯手裏，任他們去劫奪播弄着。那班無業的高等游民，——政客——又從而鼓吹之慫恿之；我們這班失權的主人翁；——人民——便做了二重犧牲，萬劫不復的了！這都是國家主義的賞賜，也便是政客軍閥的賞賜！

（三）

讀過戰國策的人，一方面果然感覺到那時的人民流離痛苦，和諸侯的專橫，軍閥的殘暴，政客的狡詭；但是在或一方面，又感覺到那時的思想界異常發達。在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上所稱誦「諸子百家，」幾乎全產生在這個時期裏。這是什麼緣故？但我可以拿「艱難玉汝」四個字來解答這個疑問。我在史記新序裏也說：『戰爭，嘗爲促進文化改變社會心裏的原動力；進一步說，世界無戰爭，便無進步。』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說：

『人類至當之事，無過於苦與戰者；苦與戰，世界之骨髓也！』

戰國時代的政局，全入於戰的狀態中，人民也全入於苦的狀態中；但這苦與戰，是產生思想的原動力。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金子馬治說：

『歐洲之文明，淵源於希臘。……蓋希臘國小多山，土地磽瘠，食物不豐；故多行商於小亞

國小多山，便能產生勤勞的商人，而發揚歐式的文明；這比例和恐慌擾攘的時候，他的知能常常超勝於常兒；戰國時候的思想家，雖不能說他個個是私生兒，但他們都是成胎在他父母恐慌擾攘的時候，這是可以斷定的。

梁任公說：『社會變遷太劇，刺激人類心理之驚詫及疑悶，而亟求所以解決慰藉之方；故賢智之士，自能劃出種種方案，以應當世之要求。』——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〇五——這個意思，也和我上面說的道理一樣。

戰國時代前後三百年中，思想家產生之多，好似雨後春筍，人才輩出；和那時戰爭之頻繁，可以做一個正比例。那時思想家的多，叫我一時數也數不清；如今揀那思想界中的主要人物，依着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調查，轉錄在下面。

## 戰國時代政況及政治思想界主要人物年代表

（時期）

西歷紀元前五百三十二年，到四百八十二年，周景王四年，到周敬王八年。

（政事及戰爭）

魯三家專政，齊田氏專政，晉六卿專政。

楚滅陳蔡。

鄭滅許。宋滅曹。

吳楚吳越交兵。

春秋告終。

（大思想家及大政治家產生）

子產

鄧析

孔子（西歷紀元前五百五十二年生四百七十九年死）

計然

老子（？）

關尹（？）

墨子（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年到三百八十年之間？）

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三年，到四百分東西。

三十二年；三十九年，到周敬王考王九年。

越滅吳。楚滅蔡，滅杞。

韓趙魏滅智氏。

晉政歸三家。

戰國開始。

西歷紀元前四百二十四年到三百八十七年之間？）

李悝

楊朱（？）

尸佼

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三年，到三百三十二年；周安王二十年。

韓趙魏分晉。田氏篡齊。

楚滅莒。韓滅鄭。

齊屢伐魯，始滅之。

天下分爲秦楚燕齊韓趙魏七國。

秦魏屢交兵。

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二年，到周顯王三十七年。

秦孝公用商鞅變法，秦國強。

魏屢敗於秦，徙都大梁。

齊威王招天下游士，稷下。

七國相王。韓魏趙屢相攻。

申不害（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七年死）

商鞅（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死）

孟子（西歷紀元前三百七十二年到二百八十九年之間？）

蘇秦張儀等合縱連橫。

宋鈃　尹文

百二十三年，到二百二十二年；周顯王三十八年，到周赧王三十三年。

燕齊相攻。秦滅蜀，屢伐楚，沾其國之半。屢伐韓，幾滅之。趙武靈王略取胡地。

彭蒙　田駢　愼到　許行　陳仲　白圭　鄒衍　莊子（紀元前三三五年到二七五年之間）？　惠施　公孫龍

西歷紀元前二百三十三年，到二百二十二年；周顯王三十八年，到周赧王三十三年。

韓魏服於秦。秦趙交兵。燕趙交兵。燕齊交兵。秦滅六國。

荀子（西歷紀元前三百十年到二百三十年之間？）

韓非（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三年死）

李斯（西歷紀元前二百零八年死）

照這個表裏記的名姓，僅僅是幾個主要的思想家罷了；此外還有同派分支的，還有同門的弟子。眞好似千山競秀，萬壑朝宗。不說別的，單是附屬於孔子的，已有三千人；身通六藝的，七十七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裏第一段說道：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嗲，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衞，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僅僅這一百多個字裏，他列舉當時的大小思想家文藝家，已有二十六人；有受業的，有嚴事的，有稱道的。就這一小段文字看來，便可以證明當時思想學術的發達；是中國全四千年一切哲學史文學史政治史藝術史最興盛的時代。後世子孫不肖，不能夠繼承祖宗的學業，弄得國窮民病，百業不振；坐聽後進的歐美人，得了我們往哲先賢的一點餘緒，便爾魚肉我人民，侵佔我土地，這都是我們自作之孽，也怨不得別人。想到這一層，那戰國時代的思想家，便愈覺得可寶貴，也愈有可注意的價值。

戰國時候思想家的思想，雖千頭萬緒；但從大體講來，也可以分成四類。我如今趁便約略說幾句在下面：

第一類儒家思想　他的主要思想，是要拿人爲的禮教去整飭人羣。倫理，道德，是他最

大的立脚點；他的倫理道德，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依着人類同情心的疎密，定他的精神道德，也以禮制爲範圍，不趨於積極的法制主義，求物質和效用。雙方面的平均發展。在他的學理上講來，是有時間性的，有時或須失了他的情感作用。

第二類墨家思想　他的主要思想，完全建設在人類同情心上，趨於極端贊成倫理上的一個倫字，他以爲人類同受天的覆育，人生在世上，祇有「兩種大義務。他的愛羣，非但不分親疏，並且要撤去自己的立脚點，愛人勝愛羣」「敬放踵以利天下可也，」這一句話，可以代表他思想的全精神。

第三類道家思想　他是一種頹廢派的哲學，祇知崇拜自然。他看做一切第四類法家思想　他的思想，恰巧和道家的「無治主義」完全相反，是看作人類，是完全受法的支配的，認政治爲有無上的威權；在他眼光裏看

義。　治，制　摩　天」他　不　的　他　精　神。　效　用。

他　他　度，　頂　」　不　趨　於　積　極　的　法　制　主

抽象的「日耳曼主義」完全相同——在這主義之下，野心政治家便借着他的幌子圖一己的利祿，那人民的活動力完全消滅。

子莊子什麼這四類，是戰國時候思想界四大區域劃成的大界線，也便是所謂東方文類專的眼光看來，那時儒家思想的宗主是孔子，墨家思想的宗主是墨翟，道家想的眼光看來，那時儒家思想的宗主是孔子，墨家思想的宗主是墨翟，道家人民大福利；徒應當時時勢的要求，爲便祇有法家思想找不出他的宗主來。祇因這思想，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大福利；徒應當時時勢的要求，爲便祇有法家思想找不出他的宗主來。祇因這思想，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制的法理思想，便應運而生；大昌於當時，而流毒於萬世。戰國時候的人民，苦；而同時所產生的墨家道家儒家三種思想，以愛羣爲前提的，反被這專制勢力壓抑住了，讀戰國策的人們，不能不用銳利的眼光看出來。

（四）

稱頌我們中國的幾句客套話，總說是「文明古國，」又說「東方文化的文化看來，什麼畜學思想，文學思想，政治思想，藝術思想，實在十分發達，足以當之而無愧；但

一過了戰國以後，便不行了，各種文化都暗淡無光，政治也一天黑暗似一天，國勢力也一天衰弱似一天。直到現在，所謂東方文化，古國，等於零！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情形絕塵而馳，其餘世界各國的馬，都在看客的歡呼掌聲裏面，他的脚下，正在看客的歡呼掌聲裏面，他的脚下，正在看客的歡呼掌聲裏面，他的脚下，正

百二十四年到三百八十七年——楚國的吳起，
年——秦國的商鞅；——在西歷紀元前三百五
——在西歷紀元前三百五十一年到三百三十七
十七年到三百零八年——這些都是當時屠殺
他們眼光襄望出去，祇有國家，沒有人民；人民祇
的責任。是人民賴國家而存在，並不是國家賴人
不知有文化有道德，更不知有最大多數之最大
視之列。思想家文藝家受了當時一班政治家的
和文藝，祇有胚胎而無成長，永遠成了一個僵體。
當時一班抱國家主義的政客壓抑之罪。

雖然，所謂思想家文藝家，都是應當時環境
便產生替人羣謀幸福反對國家主義求解決此
之，培養而滋育之；我可以斷定，如今西方的民本
主義，科學精神，早早可以實現在我們
輝而光大
中國，而且

可以更得人本主義之實現。——人本比民本更進一步民的名詞是對國家而言還的存在人的名詞是對天而言天之下便是人他的思想祇知謀全人類的幸福而無存在——無奈這思想之花，正在蓓蕾的時代；一再經當時國家主義的政治思想，狂摧殘着。中國全歷史的思想之花，哲學之花，文藝之花；在戰國時候，萬紫千紅競放着時候一齊萎謝。從此便斷了種子，絕了根蒂。這戰國時候摧殘文化的主動力，我也大在下面：

一專制一尊是摧殘文化的原動力　秦國宰相李斯有「別黑白而定一尊」——解做而字用——以聖王之制爲法。」——解蔽篇

抹煞是非推翻衆理唯一的專制手段。荀子說：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

子也說：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

明主是什麼主？是國家主義最豐富的主；明主之國是什麼國？是國家主義最發達的國；明主之國之法令是什麼法令？當然是保護國家主義的法令。這便是專制，這便是一尊，絕對無思想家發展的餘地！

二功利富貴是摧殘文化的原動力

這功利，是說狹義的功利主義；那時一般人的目標，一方面爲功利所引誘，一方面爲生活所逼迫，於是羣趨而出季子位尊而多金的偶像。思想家的眼光，常注目在功利；但功利主途。周游歷國，舌疲唇焦；人人腦中，懸一個各種制度的前一程，不計眼前狹義的功利，而注目在將來最大多數之最大功利，不惜破壞最大多數之最大功利以圖一己私欲的快意的野心專制一家的眼光，却專注目於眼前狹義的功利，以求換自己尊位多金的無恥政客！這一人是什麼人呢？便是借着國家主義諸侯；那獻媚的，又是什麼人呢？便是一方面奴顏婢膝以事國主，一方面操刀而人羣多數幸福的思想家，恰巧站於相仇視的地位。

戰國時代，又是國家主義功利主義最發達的時代，雖有思想家的潛勢力，但如何抵敵得住

當局的重重壓制，重重摧殘呢？

三懷疑態度是消滅文化的原動力　一切學理，一切思想，都是因欲求解決當時此地困難的環境而產生。胡適解釋杜威哲學內中有一段比喻道：

『許多蛆在糞窖裏滾來滾去，滾上滾下，滾到牆壁，也會轉灣了。這也是蜜蜂，飛進屋裏，打幾個回旋，嗤的一聲，直飛向玻璃窗上，頭碰玻璃，跌倒在地；向玻璃窗上飛。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頭；他飛到玻璃上，爬來爬去，想尋一條出路。他的「指南針」只是光線；他不懂這光線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氣一樣，何也是應付環境。』——見胡適文存

戰國時代的學者，終身在戰爭恐慌中過着日子；好似糞蛆滾在牆壁上，蜜蜂飛進了屋子裏，覺得於生活上發生了困難。但人是求和平的動物，他遇到這種恐慌的環境，便創造出種種學理來，研究出種種思想來，以求解決此環境而仍復回到和平進化的路上去；蛆蟲和蜜蜂，究竟是下等動物，他受牆壁和玻璃的攔阻，不知道別求解決困難途徑，依舊是在牆壁上轉，在玻璃上爬。人是高等有智的動物，他遇到了困難，便用種種學理種種思想去解決這

困難，去找尋光明的路。但是戰國時代不安的原理太複雜了，他的結果，什麼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他解決環境的智力，依舊是等於蛆蟲蜜蜂，而終於找不到眞正解決困難的路，便對於自己平素所主張的學理思想，一齊懷疑起來了。孔子和墨子對於人生觀，都有一種自信的精神，和解決的方法；倘照這種精神和方法繼續研究下去，不但可以得到解決當時環境的眞理，并且在這數千年前便可以確立一種科學的哲學，而增進數千來科學的文明。無奈後來一到了莊子老子手裏，一轉而爲懷疑態度，去應付時局；他們認做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學理思想，沒有是非，沒有眞假。因此以後的知識階級，漸漸的拿消極態度去對付當時的環境，而環境也愈惡劣了，文化也因之愈消失了！這都是被莊子的無是非，老子的清靜無爲，和愼到田駢的莫之是莫之非的頹廢主義所害的。此之謂思想家的自殺。

四迷信事業是消滅文化的原動力　戰國時代的擾亂狀態，越到後來越劇烈了；那所謂孔子墨子的人生哲學，既不能夠解決當時的環境，而減少人民的痛苦；——並不是孔墨思想的無用乃是這思想事業沒有繼續力所以不能奏效——那懷疑哲學，又是各逞口舌，

無可捉摸，更加不是救急的良方。沒奈何，無可依賴，到戰國末局，便相率而出於迷信之一途，以依賴帝天而求帝天一解其痛苦。但因信仰帝天，却又不得不承認君王爲天子。天子的威權越大，那變相的國家主義越擴張；國家主義越擴張，那謀羣衆幸福的學術文化越遭政治家的摧殘和厭惡。——那時連諸侯都有迷信燕昭王且被長生藥所毒死。

戰國正在物質進步思想發達的時代，何以迷信事業也同時發生？除去我說的上面的一大原因以外，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舉的，還有以下三種原因。我如今再轉錄在下面，可以互相參證：

一　那個時代，乃是中國本部已成熟的文明開化四境上各種新民族的時代。——試想當日開化中國南部的一段歷史——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自不必說；但是新民族多富於理想的神話，也隨時輸入中國本部。試看屈原宋玉一輩人的文學中所有的神話，都是北方文學所無，便是一證。或者神仙之說，也是從這些新民族輸入中國文明的。

二　那時生計發達，航海業也漸漸發達；於是有海上三神山等等神話從海邊傳來。

三　最要緊的原因，是當時的兵禍連年，民不聊生；於是出世的觀念也更發達。同時的

政客，哲學，也有楊朱的厭世思想。和莊子一派的出世思想可。見當時的趨勢。……故仙人觀念之盛行，其實只是那時代厭世思想流行的表示。

在這三種原因裏，我承認第三條所舉的理由最是充足。東方人民受天然勢力的優待，本來最容易入於頹廢依賴迷信厭世的一流；到了戰國時候，霸政越發達，文化越退步。造成困難時局，使特別產生許多思想家學術家，雖也是當時一般政治家的功勞；但他祇爲保全自己的國家主義起見，不惜摧殘當時的民衆文化，社會藝術，使中國文化失了傳統精神，直至今日，黯淡而無光，這又是那班政治野心家的大罪。

一部戰國策，全是政治野心家——諸侯——侵略民衆活力的成蹟；和一班賣嘴圖富貴的搬弄是非鬧成的局面。政客之罪，眞是貽臭萬年！直到今朝，他們的孽種還未死盡，還要努力粗暴無知的軍閥跟前掀風作浪，造成恐佈世界，作踐民命，摧殘文化；不惜以殘忍手段，保全數軍人政客所假託他國家主義。我盼望一般讀戰國策的人們，不要忘了古今中外這一班無業游民的罪狀。

十四，八，三〇，作於上海。

# 讀「對於名人演講集」

## ——對於近來智識界的批評

近來智識界，有一件極值得歡喜的事：便是名流演講。這是學術界思想界極有的辦法。在演講者自身，趁此機會，把他成熟的思想，拿出來給後生一個正確的指導，驗他的思想，究竟有多大力量？在聽講者，做了多以拿他和自己平日的思想學術質證。好似我們走過大自鳴鐘下面，各人拿出自己懷裏的小時計來比較一下，多少總得到一個較爲準確的表示。

雖然，上面一段話，我是都從好的方面着想，是值得我們欣幸的；但是，天下事理，便有壞的一方面，而且壞的一方面的生產力，比較的總強過於好的一方面。何況這有好的一方面，所以我讀了這名人演講集以後，受良心的逼迫，禁

不住要說幾句話。

在我未說話以前，忽然想起一個極好的比喻：

一班畫科學生，四面圍坐着，在那裏做靜物寫生的工作；案上放着一個花瓶，他們就拿這花瓶做模型，各人就所見的實地的描寫下來。最後，他們所得到的結果，是各不相同。他們相互的審查了他們的作品以後，受了一時錯覺的衝動，竟大吵起其嘴來；你說他的畫不眞確，他說我的畫不寫實。他們所據爲唯一的實例，便在一傍聽了他們這一場無理的吵鬧，便忍不住下了一個公斷，說道：『你們忘了各人坐的方向麼？各人坐的方向不同，自然見到這花瓶的方面也是各不相同；各人有各人的模型，各人有各人的實狀，各人有各人的證據。但是，各人不能蠻視各人的證據。但是，你們倘然要得到這花瓶整個的實狀，便當虛心下氣，信任各人所畫的不是整個的；你們倘然要得到這花瓶整個的眞相，纔能給你一個明確的想像。這也不過是一個想像罷了，你倘然要以一個人的力量，而下以精確的審查。到這時候，那花瓶各方面的眞相，同時得到這花瓶整個的實狀；這在事實上是不能

的，也是不必能的。你們固然要相信自己一方面見到的也是眞像；何況這裏面還有視力的等差，光力的等差，距離的等差，感想的等差，最後，還有一個藝術的等差。便是同一方面，還須虛心考察。怎麼可以太相信自己？」

現在的智識界吵嘴吵得太利害了！他們的導火線，大都寄託在演講上；從演講而辯論。這裏面又可以分作兩類：

第一流，各張門戶。（上流）——類似各霸山頭的頭目

第二流，漫罵自喜。（下流）——類似搖旗吶喊的嘍囉

我先說第一流：這一流，大都是智識界的中心人物，擁有學者的頭銜，各有相當的地盤和名譽，也各有相當的學問和經驗；因此，也各有相當的黨派和門戶。——最明顯的是上一次張丁之戰——他們都用過十年窗下的苦功，——胡適十八年前住在上海競業學會裏那種閉戶讀書的工夫，非尋常掛學生頭銜的人所能及，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到如今自然各有相當的成就。各人受了社會，下一個正確的指導，豈不是很好？可惜他們大都抱了一種大王的態度，兩雄不並立！不演講則已，一演講，便要演出「火併王倫」的故事來；各張旗鼓，

鋒鋩墨陣，一場混戰，依舊得不到一個究竟。兩傍觀戰的人，徒然看他們掉一陣槍花，依舊看不出他們武藝的解數來。我以謂這種戰禍，大都是隱伏在他們兩種錯覺裏的：

第一種錯覺，是包辦智識。

因爲包辦智識這一點錯覺，他便無話不講；哲學家也要講講科學家的話，科學家也要講講哲學家的話。——這是具體的說法若抽象的說哲學和科學原不能分家但是演講總是說具體話的——因此這裏面總不能免發生多少誤點，因誤點便起了多少爭端。

第二種錯覺，是感情用事。

因爲感情用事這一點錯覺，往往不肯說忠實而有系統的話，總歡喜用偏鋒，重感情，說不澈底的話；這裏面亦因有黨派的作用，說出來的話，感情色彩格外濃厚的。因感情，因黨派，便又起了多少爭端。——尤其是玄學的論調，最沒有統系，也最沒有界線；他的領域，完全建設在各人的感情上，最容易起爭端，也最容易延長戰線，因爲他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分析的，也不能用論理學證明的。依我說，玄學本來沒有這樣東西，完全是各人腦筋裏產生的幻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他說他的，我聽我的，無爭論之價值，無爭論之必要，竟可以不必爭論。——以上兩種所得的結果，是標榜，是鬧意

氣，是以聽講者爲他的傀儡而助他的聲勢；話怎麼說？我第一句便要問他，爲什麼要演講？我們爲什麼要聽演講？這在演講的一方面，是負有「先覺覺後覺」的任務；在聽演講的一方面，是要求智識的充實。我們所求的，是眞確的智識；系的智識，或是感情用事；講的是什麼，還不曾聽得明白，他們一班學者自己却大都是包辦智識，或是感情用事；講的是什麼，還不曾聽得明白，他們便該拿出如何公正的態度來，用忠實的論調，作有價值有統系的演講。如今的演講，片吵嚷，巧說豪辯，弄得聽者如墮入五里霧中，眞是潘老丈說的：『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越說我越不明白了！』像這種關意氣的演講，便算是我們聽懂了，跟着他走上錯覺的路；最多，也不過在演講者一方面多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嘍囉。在聽演講的自身，在智識上却增進得有限，而在心理上却新染得一種誇大好辯，或是意識不澈底怪僻糊塗的病狀。這又何苦來！

因此，我要對於那班名流進一句最忠實最誠懇的話：諸位先生，都是名成學就了，偶然得到智識上片段的反證，或是一時被情感所衝動發生出一種幻想妙論；在私室裏和朋友吵一回嘴，這原不是要緊的事。你若要對大多數的後進演講什麼學術理想，第一，要揀自己充分懂得的講；第二，要揀切實合用的講；第三，要用科學方法極有統系極明瞭地講；第四，要用學者的態度商榷的口吻極

和平極公開不帶黨派色彩沒有感情作用地講。深刻的印象，也容易趨於感情的極端。所以對他們演講，若沒有健全的學理，明確的可講；於他們身心上不切要的，尤其是不必講。倘然諸位於學理上另有比較的高深不妨集合一班學者，打成一片，作忠實的討論；不爲第一要義。有例證的，便成立；沒有例證的，便打消。學理成立了以後，再行公開，介紹給一般社會，和一班智識界的後進；若不是這樣辦，一味地自信，誤了少年切身的衣食問題不管，埋沒了社會切要的人才不管，耽誤了國家的前途不管，祇知道各立門戶，聚室而鬨，我有句不怕名流生氣的話，名流的意氣，實在足以亡國！你不信，你看晉人的清淡，再不信：再看明末的黨禍。他們不是自命爲清流爲名士的嗎？而今如何？罷：不健全的學理，到底是不健全的，便是鬧到國亡家破海枯石爛，還是一個不健全；何必死做感情的奴隸，叫別人也跟着你做奴隸，鬧得烏烟瘴氣，一場沒結果，耽擱了許多正經事業？我說一句打蔫兒的話：天下的學理，無非是一個假設；不用說沒有例證的學理是靠不住的，便是有例證可尋的，也不過是和畫花瓶一般的得到一方面的實狀罷了，和爬山一般的偶然找到一條上山的道路罷了。

你焉知在別一方面替花瓶寫生的沒有他所得的實狀呢？你又焉知除了你找到的一條道路以外沒有第二或第三條道路可以爬上山去呢？不用說別的，那科學公例，算是最眞實最富於證據的了；但是自從恩司坦的「相對論」發明以後，他舉出他的例證來，連最健全的科學公例也推倒了。所以我勸諸位虛心些罷，快快把智識界團結起來，共同擔負指導社會的責任；再不要各樹旗幟，鬧無意氣了。眞正把國家鬧亡了，我怕連插旗幟的這塊土也沒有地方找去呢！不聽得李恕谷有一句話嗎？他說：

「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顏李叢書恕谷年譜

我如今略改一二字，便可以移贈一般好以鬪意氣的演講出鋒頭者。我再引一段梁啓超的話在下面：

『嗚呼！今日的讀書人聽啊！自命智識階級的人們聽啊！滿天下小百姓厭惡我們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厲害，我們還在那裏做夢！習齋說「未知幾之何向？」依我看，滅文之幾，早已動了；我們不知懼，徒使習齋恕谷長號地下耳！』——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想（丁一八）

倘然看這一段話還不十分明瞭，我再補引一段顏習齋的話在下面：

文心，乾坤之盛之極則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淪胥以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於野，也而今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僞之禁，天啓時不知此幾之何向也！」余曰：知幾其懼乎！」——顏李叢書存學編

（四）

小百姓爲什麼要厭惡文人，爲什麼要滅文？人嗎？不是，難道是厭惡文人的演講嗎？要滅是厭惡那感情用事的演講，要滅掉一班智識界的佞者！」那徒亂人意的幻想家。便是孔子說的「是故惡夫

* * *

我如今又要掉轉筆頭來，說那第二流人了：我近來常常看見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什麼「呵某某，」「斥某某，」或是文，眞是飛揚拔驚，氣燄萬丈。統籠的文意，除學說幾句俏皮話和漫罵以外，所謂討論學術，商榷思想

* * *

的地方，幾等於零。我大膽地武斷一句，他們作文的動機，不是爲自己求智識，也不是與別人討論智識；原是想壓倒別人爲自己出鋒頭來的。粗暴之氣，不可嚮邇！其實他要說別人淺薄，他恰恰又表暴了自己的淺薄！這種漫罵自喜的人，眞叫人又可笑又可憐！

傍的且不說，我先問問這班歡喜漫罵的人們。你們受了幾年「裝罐頭的教育，」——這是梁啓超說的話——能讀得幾多書本？見得幾多世面？長得幾多閱歷？成熟得幾多學問？居然開口便罵，駡之不休。你們既不是吠影的黃犬，我實在懂不得你們的心理。

再退一步講：便算是你們的書讀得多，世面見得大，閱歷深，學問已經成熟，他們都趕不上你一個可畏的後生，他們這班前輩先生的學說都是不完全的，獨有你的學說完全，要你的神去糾正；這也用不着罵人，這裏面祇有商榷的可能，沒有漫罵的可能。你們罵前輩先生，我有一個比方，外國人常常用的一句成語說：「站在他肩膀上，笑他眼光不及我遠。」哈哈！你們忘了嗎？你們的高度從什麼地方積起來的？不是從他肩膀上積起來的嗎？倘然沒有他的肩膀給你站，你的眼光便怎麼樣？他雖有他的肩膀，他却不願給你站，把你的身體抱下來，放在平地上，那時你的眼光又是怎麼樣？不用說你是一個孩子，便算是一個大人，那時你的眼光，最多也不過和他一般遠，何況趕不上他

所看見的遠？所以你既站在他肩膀上了，——你便當感謝他。你見到的地方，能比他遠，你便當好好的告訴他，不當嘲笑他，尤其是不當漫罵。要知道他不能見到你見到的地方，算不得是他的無能；你能見到他所不能見到的地方，算不得是你的眞能，這是爲自然所限制，所支配，無可免的。一種學說，或是一種制度，或是一種器物，也是從不完全到完全，從不適用到適用。

——十幾年前有人罵江亢虎的社會主義不完全但是在中國提倡社會主義的總要一個——進化的歷程，是一點一滴地積成的；沒有他的不完全，如何能產生你的完全？算江亢虎第一個——是他的好意——你便當感謝他。你見到的地方眞的宗的辛苦經營如何有你子孫的享福——是你靠他而有所成就，不是他靠你有所發明。況且所謂完全，所謂適用，完全寄託在時代的背景上；這時代的適用，便是那時代的不完全，便是那時代的完全，今日的適用——無可諉張，無可羞恥的。你們能這樣想一想，自然心平氣和了。

上面說的，還是承認書讀得多，世面見得大，閱歷深，學問已經成熟，有和人討論學年說的話；我如今進一步說那班漫罵的少年，果然學問已成熟有討論學理的資格嗎？前輩先生，果然是學問不完全爲時代之落伍者，無申辯的餘地嗎？老老實實說，我却不那夠不上那班被罵的信！

演講的，不去說他；正的態度，作忠實的演講的一班前輩先生；我敢說他所演講的，一定是他所專長的。他的肚裏貨，也許是那班漫罵的人們所夢想不到的。——有人說胡適之不過是一個外國貨販賣家這句話的真不知道他去國以前和回國以後對於舊學的且說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打開一部書目答問，——張子洞編的——試問那班漫罵的人們，這裏面的書能讀得多少？我恐怕隨意舉一部書，都可以難倒了他。人生是有限的，學問是無限的；聽一世演講，怕也聽不完全。快聽他講罷，別罵他罷！多少總能叫你得到一點好處。不過我們聽演講，要聽那另有目的，感情用事的演講；不要聽那另有目的，感情用事的演講。不然的話，反能養成我們貧嘴薄舌鄉着他們這班頭目搖旗吶喊做小嘍囉的資格，這眞不值得。

我再說一句打趣兒的話，那班愛漫罵的人們聽者：你們漫罵，徒然喪失了自己的人格；漫罵的人，必自滿，從此又不得長進學問。這又何苦來？

＊　＊　＊　＊　＊

這部名人講集，既沒有漫罵的文章，也沒有感情用事的議論，我敢介紹給諸君讀讀。

民國十三年七月二日在上海——二一

# 讀名言大辭典序

這部名言大辭典，原是我自己修養的書；如今依着羣學社主人的請願，拿他刊行起來，傳佈在社會上，使一班有志修養人格的，得到一種新助力，這是很好的事體。如今我便趁他刊佈的機會，附帶的把我的意見說一說：

什麼是名言？這個界說，從客觀上講，是名人的言論；從主觀上講，是有價值的言論。如得是名人？祇因他的行爲，有相當的價值；名人的言論，不過告訴我們行他有價值行爲的言，他的範圍，依舊是逃不脫言的主體，發言的人，却是附屬品。所以我們找尋名言，祇須問他有得名的價值？不必問發言的人，是否有名？

如何是名言呢？那不用說是趨向於善的道德的一種行爲的方法，或是已經實踐於其他動物區別的唯一原理，是理性；合理的生活，是人類生活底眞面目。所謂道德，是在以感性而成的；離開感性而獨立，是道德底要訣。所謂「善」者，在於依理性所課的法則而行動之點；

所謂「惡」者，在於以慾望快樂等感性的原理爲目的之點，」——見新文化辭書三二九頁——他的實踐理性批評八八頁裏也說：『依據道德法的意志之一切規定底本質，是不特刺戟；而且這刺戟若是反對道德法，都加以拒斥，而專由道德法規定就是。』爲本務而意志，是絕對的善的道德法底命令；不問其結果如何，就其命令自身而言，總當服從的。令，並非是「汝若欲得什麼利益或快樂，該當成遂汝之本務，」那樣附有條件的東西；乃是不附什麼條件，該當單刀直入，成就汝之本務的。換句話說，所謂「無上命令。」——這便是康德所主張道德條件上的嚴肅主義 Rigorism（嚴肅主義不但禁止追求有罪的快樂便是享受全然無罪的快樂也所不許不希冀目前或將來的幸福專心致志行其本務的）

人類本性，大都是爲我的，是自利的，所謂道德，所謂善，所謂嚴肅主義，大都又是主張爲人的，張利他的。那所謂名言，又是指導我們以爲人利他的方法，我人既要屈抑了自己的私慾的本性，守嚴肅主義無上的命令，去孜孜不倦的在社會上行善，奔波利他的事業；這豈不是違反了人類的天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在廣義的自利主義爲我主義講起來，爲人何嘗不是爲己，利他又何嘗不

是自利？依據「個人的快樂主義」Individual Hedonism「利己主義」Egoism 或「主我的快樂主義」Egoistic Hedonism 說來，各人得到自己的快樂，是人世最高的善，最終的目的。人們有時雖然自己捨去快樂而趨赴苦痛，這乃是欲求更大的快樂底犧牲：烈士殉國，學者求眞理，孝子事親，和親之愛子，這些事都不過是求得自己快樂的手段；這些事，自身並不是善，只因由這些事生出快樂，所以纔是善。那沒，自利是德之根源，人之所以有賢愚之區別，由於其求得自己的快樂底方法有巧拙，大人賢者，要忍着一時的苦痛得到永久的快樂，我再把西洋底快樂主義的一段介紹在下面：

近世西洋的快樂主義，分化做二大潮流；其一，以一切行爲底目的在圖自己的最大快樂，這叫做「個人的快樂說」或單稱「利己主義」那英國霍布斯 Hoddes 曼第惠爾 Undewille 德國斯丟納爾 Stirner 尼采 Nietzsche 第人的學說，都是。其一，是把一般公衆的快樂當做道德理想行爲目的的，叫做「公衆的快樂主義」或「功利主義」 Universalistich, 或 tilitarianism 這是英國配烈 Perry 邊沁 Benteam 穆勒 Uill 等所倡導的學說。此外，斯賓塞 Spencer 求着生物進化論，從新創說「進化論的快樂主義」 Evolutionistich 斯賓塞雖以爲圖謀自己的

保存，自然可以得到快樂；面到了斯諦芬 Stephen 便極論社會和個人底有機的關係，以爲我人若能夠建造健全的社會，那麼個人的快樂，自在其中了。

霍布斯的意思也說：我人有自己保存的本能，想圖自己的安全，生來卽是利己的；的活動，是伴着快樂，反之，是伴着苦痛。所謂利他的行動，究竟也是利己的：組織社會或國家，而保護別人的權利生命，也只爲着自己爲中心，而互相爭奪，就不能得到生命財產的安全。所以互相限制欲望而組織國家社會不過欲完成自己的保全罷了。

這樣看來，我們的抑制私慾，以及服從那利他不利己的大獸子；自古以來，不論中外，所謂善，所謂道德，都是向擴大的私慾，和擴大的自利方面進行的。能使社會國家安全，便是自己安全；能夠扶助朋友，使他獨立，便是自己在少一個拖累將來多一個助手。自利的意思，依芝諾芬的見解，似乎他所說的善，是出於相對的。是適應於目的的一節制的所以當守，是因爲比不節制更能得到愉快的生活；朋友之所以不可不擇，因爲忠實的友，是莫大的財產；神們之所以當尊重，當遵他的命令，因爲神在許多地方，降與吾人的賞罰，絲毫不爽的

緣故。」這幾句話，豈不是很明瞭的說着利他便是自我；我的社會，國家，世界，以及過去千萬年的社會國家世界和未來千萬年的社會國家，世界，便是大我。我人做着有利於大我的事，這小我當然也能得到利益；若祇知做有利於小我的事，這大我便無形中受着損害，大我受着損害，這小我也未必能眞正明瞭這小大我的關係；因爲大我得利，小我自然也得利。所以他的道德和善，都是向保護大我振作大我一方面發展的；所謂名言，都是有形的保護小我振作小我的方案。關於我和絕對我——便是大我自身的小我還是相對的我——的分晰，在菲希特哲學上，最是明瞭：他把那統一理性底一切作用的，叫做我；那爲萬有根源底本體，叫做絕對我。萬有本體底本性，是活動；所以萬有底活動，是必然的。細究那我的活動，我非我，同是定置我，同時也定置非我；換言之，就是我和非我，同是——便是吾人自身——既和非我相對，所以是相對的我。我唯心論 Idealism 上也說：萬有的本體，知我們自身，有同一性質；其和我們的關係，不過是大我小我的不同罷了。所以把我們人的活動認爲大我發展的點頂，人生纔有宏大的意義。

歸納起來說：自私自利，是天賦人類的本性；然，眞，和，善，都是古今中外所提倡的道德的根本；所以道德也是一種實行自私自利的教練，便是指導人趨向於自私自利實行教練的一種方法。我們熟讀名言，也不過是預備實行自私自利的時候是一種參證，一種前人實行自私自利成功的報告。本來在幸福主義上說：Eudemonism 幸福爲至善，並且當爲道德的理想的。但幸福主義的內容，由幸福的語意而不同：如以幸福爲和快樂同一的，那就和快樂說 Hedonism 沒有兩樣；如以社會一般的幸福爲倫理底標準，那就和功利說無所分別。但幸福這個字，在歐文是由希臘語「善福」Eudaimonia 來的。亞里士多德說：人們至高之性就是德；很多然而現在的學者，又有把幸福和快樂區別的了，如哲姆士塞斯 James Seth 杜威 Dewey 等是。而實亞里士多德學派，已有把「善福」解作快樂的。至於近世，則把幸福解作快樂的說。

人誰不要求幸福？誰不要圖快樂？也惟其能眞正圖快樂求幸福的人，纔是眞有人格眞有道德的人，那班盜賊，奸滑兇狠的人，何嘗不是求幸福圖快樂？但他的結果，犯法，送命，爲社會所不容，反得了一個不幸福不快樂。這是什麼道理？祇因他心目中祇有一個小我，却忘記了那個大我；非但忘記，

他并且極力去摧殘大我以求小我的幸福，到結果，好似把船弄翻了，自己在船裏的人死了。所以做人幸福不可不求，快樂不可不圖；總不要忘記了這個大我，我們小我的生命，都寄託在這大我身上；大我得幸福，我們也得幸福，大我翻倒了，我們也性命不保。保全大我，振興大我，是眞正的自私自利。這部名言大辭典，千千萬萬的話，都是教我們以趨向大我，力求眞正自私自利的話，得到其中的一句，便可以終身受用。我自己也是一個想受用的人，我尤其願大家去受用。

十五，四，二，在上海。

世人嘗說：中國民族，安息於地上；猶太民族，安息於天國；印度民族，安息於涅槃。這三大民族的特性，把個全部東方民族的眞相都顯露出來了。地來，一動也不須動，茶來伸手，飯來張嘴；終日坐在一間屋子裏，昏然而睡，嘗然而覺。不用腦筋，不動氣力；天上落下米來，地下長出棉來，又飽又暖，養着這猪玀式的東方人。從小養到老，從老養到死；天生他好好的一副筋骨腦血，眼看着他備而不用，活活的安息一世，到最後葬送到棺材裏去，做蚶蟲的食料！這不是東方人所最羨慕最希望的福氣人麼？可憐！這福氣人，到如今福也享盡了，氣數也到了；橫截裏殺進一般西方勢力來，拿他的物質打倒也！倒也！倒也！東方人倒了，東方文明被西方文明打倒了！眼見這個東方福氣人，將永永殘踏在西方人的脚下，奴隸牛馬，萬刼不復呢！

雖然，我們這班東方人，也不是自己願意做福氣人的，尤其是不是自己願意做萬刼不復的奴隸牛馬的；這大半是老天害我們的，這老天害得我們眞好苦。這老天的耽誤我們，正好似從前滿清

進關的時候，把他的八旗子弟，駐紮在全中國幾個繁華熱鬧的地方，受漢人的供養；做，正經事業也不技藝也不學，終日提鳥籠，坐茶館，鬬口，打架，講究吃着，調戲婦女。養得他昏記了時辰八字。到了民國手裏，一聲革命，八旗子弟和他的皇帝，都成了廢人；他的他籌畫，他的皇室，也要民國優待他。民國政府自顧不暇，他們平日既無一技之長，凍死，餓死的餓死；連那溥儀先生，也天天押着賣着過日子。這不是那八旗子弟和錯，這明是進關時候滿清皇帝因寵愛自己種族，寵愛自己子孫，耽誤他的。我們寵愛我們，養得我們昏天黑地的，自己忘從前和吳稚暉先生閒談的時候，也說起東方人的思想。吳先生說：

「歐羅細亞中央地方，有一座高原，——歐羅細亞是歐羅巴亞細亞兩大洲的總稱見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刊入七年七月言治季刊中——是世界人種的發源地。那時人類分大系：一系向東走，一系向西走。向東走的人，所經過的地方，都是平原廣場，天產豐富，氣候溫住在這地方，得天獨厚，可以不費氣力，便得溫飽。因此慢慢的養成惰性，終日閒着沒有事做，思想上發展，產生出許多宗教家來，像釋迦牟尼摩罕默德耶蘇等便是。那向西走的人，所經

過的地方，都是崎嶇的陸地，曲折的港灣，土地貧瘠，天氣寒冷，樣樣要拿人力去和天然奮鬪，吃盡辛苦，纔能解決衣食住三大問題。他們的腦筋，終日在物質上發展，便產生許多科學家出來，像牛頓笛卡爾等便是。……」

這一段話，可以和日本金子馬治說的：「歐洲文明，淵源於希臘。……希臘國小多山，土地磽瘠，食物不豐，故多行商於小亞細亞，以勤勞爲生活；歐式文明之源，實肇於此。」——見學藝雜志第三號金子馬治講演東西文明之比較——這番話，互相證明。所以向西面跑的一系人，以勤勞爲生活，他的結果，便產生出今日的西方物質文明；而他的大弊，便在好勇鬪狠。向東面跑的一系人，以思想爲生活，他的結果，便產生出昔日的東方精神文明；而他的大弊，便在怠惰自甘。我常聽得人說：印度人因得天獨厚，生活簡單，坐在恆河岸畔吹吹簫，便算過了一天光陰。還聽說檀香山的土人，他口渴有椰子，肚餓有香蕉，棕樹可以造屋，椰殼可以代瓦；他們終日聚着一羣男女，手拉手一大串跳着叫着，算是一生的事業。這種享受，果然是老天的寵愛，也是老天的虐待！如今眼看着印度人亡了國，洋土人滅了種；這不是虐待却是什麼？！唉！東方民族啊！你太要圖安息了。照這樣子安息下去，果然祇好安息於天國，安息於涅槃了！人間却沒有你安息的地方了！

話也有幾分失了效力；老實說，我們中國人，何嘗想安息於地上？要安息於地上的民族，第一，必須要發揚一種特有的文化出來，團結精神；第二，必須要練成一種強固的保衛力，以抵禦外侮；第三，必須要組織一種相當的生活力，競爭生計；第四，要教育成一種適應環境的智識力，免爲時代之落伍者：這四大部分，我們中國人一樣也不注意。智識落伍，也不知羞恥；生計迫蹙，也聽其自然；強鄰四逼，也祇知含垢忍辱。照這樣子下去，莫說想求安息，便是想在地面上得一立足的地方也是不能夠！大病，是在不能發揚我們特有的文化；精神一散，人心一死，從此休矣！

中國原有可以安息在地上的固有文化在：周秦時候，思想發達，文明燦爛；超脫的人生觀有墨翟，消極的人生觀有楊朱，中庸的人生觀有孔孟，講法治的有申商，講功利的有荀韓：這種種思想種種主義，倘然能繼續下去，不失他的傳統精神，發揚而光大之；不論那一種那一派，都可以成一種特有的文化。後來專制政治的權威，一天深似一天，思想的壓制，也一天重似一天；所謂思想界學術界，都落於虛僞寂滅的一流。到了中世紀，佛家的勢力入了中國，印度的崇慕和中國的思想界，行了一個結婚禮；他的父母，都含有東方類屬的特性，小孩子在肚子裏，受著專制

厭世的胎教，生出來的孩子，盧偈的越法盧偈了，寂滅的尤其是寂滅。這裏面要分兩個時期。第一個是晉唐時期，第二個是宋明時期。第一時期，是從晉人的清談，而入於唐人的詩賦，成功了一種詭辯派的人生觀；第二時期，是從宋人的理學，而入於明人的講學，成功了一種龍斷派的人生觀。這兩個時期，都是受安息於涅槃的佛學思想所賜。在這兩個時期裏，却也出了兩個特殊人物，大聲疾呼的把中國固有的文化，遮攔得毫無光彩。這都是受安息於涅槃的佛學思想界鬧得烏烟瘴氣，益益沉寂，益益埋沒；所謂中國固有的文化，抬一抬出來，醒醒大家的迷夢。在前有一個韓昌黎，在後有一個王陽明。韓昌黎是完全不曾受過佛學的毒，所以他鬧起佛來，雷厲風行，光芒萬丈；可惜他當時承八代文衰之後，祇顧文體上的改革和振作，這鬧佛主觀的思想，却變成了文學上客觀的資料；在鬧佛的事業上，反少了一層工夫。所以後來祇在文學上受了些影響，在思想上却受不到如何的影響。這王陽明却不然了，他生在舉國談玄說妙明心見性的時候，所謂宋儒的理學，明儒的講學，扭扭捏捏，說東道西，什麼太極，什麼無極，什麼性惡，什麼性善，儒不像儒，釋不像釋，千言萬語，自己也不曾摸清頭路！這都是一點佛門種子，在裏面作怪！他們一開眼，祇見什麼程朱，又是什麼馬龍鳴樹；遠不見莊老孔墨，近不見荀韓申商。他們嘴裏所道的孔孟，都是假記的孔孟，實在已深深的入了佛

門的迷途。便是王陽明，他入手之初，也不免墮落玄虛；後來豁然大悟，揭出「良知」兩字來，指導人有一個獨立的精神，不可磨滅的毅力。他最精要的幾句說話道：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爲知，則必以力行爲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則合一。』——明儒學案姚江學案

他這幾句話，是教人求實在，明本心；不尚虛浮，也不求近功。「良知」之說一出，外道，空言浮文，一齊打銷；既切於實用，又不偏於物質。王學實在不但是打破佛學輕浮不實的病，且也是調濟西方文化的特性的。照此做去，纔能安息於地上。

你若不信，且看那日本，他們信仰王學，已有幾十年了，人人知道培精神養毅力，產生出神聖不可侵犯的「大和魂」去發揚他的文化，擴張他的國力。這原是我們的傳家之寶，願我們大家去拿回來，自己享用；本着良知良能的精神，去發揚我們中國的文化，擴張我們中國的國力，庶幾還有安息在地上的一天。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在上海，

# 讀顧亭林集

顧亭林是怎麼樣的人？我先把梁啓超介紹的一段話，先轉介紹在下面：

顧亭林，他是江蘇崑山人，本爲世家，父親同吉，原是先生的叔父，十七歲未婚而死。嬸母王氏，守節同吉死後二年，炎武出世，便承繼給嬸母爲嗣。顧氏本精史學，先生也很有學問，從小教先生讀書，直至成人；故手鈔明代掌故六百餘册，母親王氏，其母六十餘歲，嘗受明代旌表；嚴諭先生勿事二姓，絕食二問，得之於母教者爲多。明亡的時候，先生的人格，受母教的感化很大，故念母最深。亭林文集內有一篇王十七日便算以身殉國了。

孺人行狀，紀述很詳；這篇文章，在清代因忌諱未刻，後來才補刻入集的。據說亭林狀貌甚怪，眼睛內白外黑，和歸莊有「歸奇顧怪」之目。——歸莊便是那個做萬古愁曲的歸元恭——據說歸莊晚年，與其妻避居祖塋，自撰一聯曰：『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口口口口，人何寥落鬼何多！』可見其怪之一班了。亭林母死不葬，以爲崇禎陵寢未安，不應先葬母，便暫時藁葬起來。其後立圖恢復明室，三年無功，才把母親葬了。集中那篇行狀，便是葬時做的。此後先生在崑

山浙江一帶起義抗清，
時因母未葬，沒有去。這時先生家有個老下人，與里中土豪勾串，告先生與唐王私通；
這事，是夜趕回，把這下人從家裏挾出來，投到吳淞江裏淹死了。這時葉方靄的老兄，正在昆山，
便捕住先生，禁在下人家裏。歸元恭鶚眼，這事，趕忙跑到錢牧齋那裏去求救；
尙書，降清仍爲禮部尙書，人品之卑，先生素來看不上的。這時見先生的要求救於他，便要求非
先生具帖拜門不可；歸元恭無法，只得私自替寫了一張門生帖送給錢牧齋。及至先生獄解，竟
見這事，非常憤恨；就寫了許多張廣告，黏在街上，表白其誣。此後先生覺得南方不足有爲，即至
黃河一帶盤桓，昌平玉田一帶，停留最久，最末到了山西，即死在那裏。先生最善理財，本是富家；
明亡，把田賣了出來，徧游北土，結納豪傑。並且到處開礦，淮河南北，及直隸山陝一帶，都有先生
經營的事業。所以出外飄流五十年之久，得以不貧，相傳山西票號的章程，便是先生定的；事雖
未可盡信，然此見先生的經濟手腕了。此後謁孝陵四次，謁思陵六次，並手繪十三陵圖，示不忘
明室之意。先生從三十歲以後，天天跑路；僅攜一弟子，及一馬兩騾；兩騾馱書，先生和弟子，倒換
着騎這一匹馬，所過關其地理，聚退伍老兵，和茶坊酒肆的店夥，談本地掌故。七十多歲，手未釋

書。先生的學問，開清代各派學問之先河。精力，在日知錄一書。日知錄所記，都是歷經審定之說，價值最大。曾有友人問他：「日知錄幾卷？」先生答道：「別來二年，僅得二條。」可見其審愼了！故欲知亭林學術，日知錄非看不可。此外欲作未成者，有天下郡國利病書一書，係長篇體裁，後人就稿本付刊，又有肇域志一種，也是記地方利弊之書，可惜不是足本！餘如音學五書，開清代音韻學之先河；金石文學記，開清代金石學之先河。此外樂律，算學，皆有論列；在明末清初的學術界，亭林可算得最博大的一人，不過都未臻精到。（這是創始難盡善的一種當然的現象，不足爲怪的。）——節錄梁啓超演講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

這是一句最確實的評論。但是他恰巧生在明末清初，受了他母親反清的教訓，使他的才力精神，不銷費在狹隘的功名事業上；得用他的全力傾注在學術著作上，這是造成他博大人格的一個最大的關鍵。雖然說反清事業，不足爲訓；——不但是效忠於一姓不足爲訓便是如今世界上盛行的國家主義也不足爲訓拙著曾國藩名言類鈔的序文裏有一段說國家主義的道「人類是大同的原

不分色別和國別祇因爲人類爲求便於整理和保衛起見纔組織出一個國家來因爲這樣我們第一要明白我們現在雖暫時向國家主義的道路上走去而我們終究是要向世界制的道路上走的再進一步說我們現在走的國家制的道路便是將來走向世界制的道路而世界制的我們人類求光明幸福的正道國家制的道路是我們的假道（兩條道路就是一條）不過因爲這一條道路太長不能一天走完纔把他分作兩天的路程」——但是顧亭林先生因反清的關係，不得不奔走四海，訪求民間的豪傑，考察各處的地勢，探問地方的風俗，嘗盡亡國人民的辛苦，這裏面又暗暗的養成他將來一番切實應用的學問事業。顧先生開闢出清代實業的大途徑，果然是替學術界可慶賀的事；但是顧先生得生長在亡明的時代，秉承家傳的史學淵源，又得他母親強毅的教訓，這種種機會，造成了顧先生的學術，這尤其是可以替亭林慶賀的地方。可惜啊！自來一般的學者，誰不是受功利主義的束縛？在最強盛的年齡，最充足的腦筋；因爲要博得榜上虛名，便犧牲他一身的精力，去學習那陳文爛卷。那得利的，直到功名顯達以後，纔把他退食的餘暇，垂老的光陰，纔稍稍注意到那經史實用的學問上去；那名場失意下來的，也要歷盡艱苦，纔肯掉過眼光去，拿消閒的態度，或是嘗試的態度，去研究到那考據掌故的學問。因此中國的學術界，也永遠整理不出一種完

全的學問來也永遠得不到一個學術界的完人。——在這地方我又免不得把我深受名場茶毒的父親許傳霈的出世說說我父親是腦力最充足眼光最銳利的一個人但因爲環境的逼迫世俗習慣的潮流不得不向名場中討生活可憐他老人家自從少年時代中了一名秀才以後便八次入鄉場終於得不到一個舉人直到頭髮花白了纔回過頭來去向那經史掌故小學考據等切實有用的學問上用功這十年工夫倒頗有成就在當時江浙一帶也很享受學者的盛名他對於各種學問的劄記本子和討論著作的本子如今藏在家裏的很多很多很多祇可惜我父親回頭太晚了僅僅十年工夫什麼漢學宋學考據詞章樣樣都有一種著作一番整理再加我們中國的學問是一片荒蕪寶藏都在地底下做學問的人好似鑛師一般經過了一番試探的手續辨明了鑛質的種類分出統系來然後採掘然後鍛鍊然後享用但是在中國學術界做工作的人大都是拿做眞正的學問當作副業看待倒把那混飯吃的功名却當做正業看待必要到不得意了或是功名事業上有餘剩下來的工夫纔去試探試探因此永遠不能成功一種完全的學問和完全的學者從秦漢到宋明時代犧牲了聰明才力在功名事業上不得已而再去找尋經史切實學問不曾找尋得完全而身死的也不僅我父親一個這功名主義的害人實在不淺——幸而到了明末的時候，很出了一

班經史學家；從實用着手，打破了漢儒考據的史地等學。顧亭林先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這幾位大師，爲什麼肯留心到此？這大概是因國破家亡，淡於名利，便在這經史學問上，寄託他的精神。而顧亭林先生，又因家學的淵源，督於人生有益不曾因功名的瑣事，分了他的心；他能夠全始全終，把一生的聰明才力，用在學問上，所以纔有這樣的成就。便是他中間奔走國是，也是可以使他增加閱歷，補助學問的一種實驗方法。做學問，原是要實驗的；不能實驗的，算不得是學問。尤其經史地理等實用平添了一番實證的工夫；所以亭林先生的學問，非經過實驗不可。顧先生雖一般不能挽救明朝的滅亡，但他因爲這一番奔走，在學問上却不是我們現在求學的人所需要的，或有未臻精到的；——套梁先生的話——在我個人以爲可以緩讀的，暫時把他刪去，先把經義藝文等四類整理出來，印成集子，供獻給一般讀者；在做學問的時候，拿他做一種參考。本來整部二百萬字的日知錄，怕也不是現在腦力需要繁劇的學生所宜讀的。

十五，三，十六，在上海

# 讀顏習齋集

## ——整理後的感想——

我們從豎的——過去的——歷史，看到仆後繼的接續着做那創造而又失敗，團結而又破裂，種種造，種種失敗，種種團結，種種破裂：千辛萬苦，前循環無端的事業，以至於億萬斯年而不休息，而亦不成功。這是爲什麼來？人類同是生物中的一種，同受着天地的豢養，現現成成的有吃有住有穿，你若不創造，天一般也要生你的，你不創造，他有什麼創造？他有什麼組織？即使有創造有組織，總趕不上人類那模樣偉大的創造，繁瑣的組織；但他們不見得因此斷了種，也不見得因此絕了食。

一句：是進行不休，這又是爲什麼來？這個答案，我可以總說營的種種，豈不是白辛苦麼？明知是白辛苦，還受着人生觀的驅迫。

事業祇管翻新，社會祇管復雜，而人類依舊是住在地球上，依舊是靠天養活的。這樣說來，人類所經

人雖同是天地間的一種生物，但因生理上的組織，比較現有的別種生物——將來有無勝過人的生物產生却不得而知——格外細緻一點，所以他思想界的領域，便也格外擴大一點；因思想界的擴大，他智識的慾望也跟着擴大起來，生活的慾望也跟着擴大起來。凡是他所創造，他所組織，他的人生觀也永不能得到完善解決的一日。明知道不能解決，但我們做一天人，那智識界上受着；事業，因此，便也無意中延長了人生的歷史，組織成複雜的社會。

凡是人，雖都有人生觀；——便是下愚的人也有下愚的人生觀——但因各人受着環境的驅迫，——下愚的除外——不由你不去做一天解決人生觀的事業，和維持人生的



迫力不同，習慣的蓄養力不同，性情的趨向不同，學識的方向不同；因之而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甚至同是一個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人生觀，雖是這樣說，大概一個民族，因爲同住在一處地方同受着一處風俗的教養，同受着一處人性的遺傳；因此，在一民族中，雖有人人不同的人生觀，却可尋得一條人人相同的人生觀的趨向。根據他的趨向我又可以把全世界人類對於人生觀大別的態度，

分出三種來說：第一種，是向前看；第二種，是向左右看；第三種，是向後看。我再約略分說在下面：

第一種，向前看的人生觀。這一種，他果然也把人看作無上尊貴而又萬能的，不但是萬物之靈，而且是天地間的主人翁。在人的智力範圍以內，沒有不可解決的事，也沒有不能明瞭的理；遇到了困難，便一味的向前要求。研究，創造，享用，成了如今物質文明的世界。

第二種，向左右看的人生觀。這一種，他果然也把人看做萬物之靈，但同時也承認自己爲天地間生物中之一員；在天地的範圍以內，任你人的智力如何發達，終不能得到人生觀的究竟。還不如安分守己，盡萬物之靈的本能；凡理也不要求澈底的了解；眼前如有困難，便向左右看，在這困難境地上求自己的滿足。不想破壞局面，也不想改造局面，成了如今趨重情志的中堅社會。

第三種，向後看的人生觀。這一種，他把人生看做無上的煩惱而又虛空地間永遠不能揭曉的一個大謎；既然是猜不透的東西，何必白費心思去研究他？文明的人，以謂多研究得一分，便多明瞭得一分人生觀的原理。多創造得一分，便多解決得一分人生觀的事業。其實，他不知道這人生觀之門，是從外開進去的，不是從裏開出來的；他是一

座迷宮，愈向裏開進去，裏面的門路愈多，愈叫人迷失了來時的道路。那求澈底了解人生觀的，愈是研究得精細，發生的問題愈多；社會上事業愈發達，人生愈是煩惱；愈是危險。憑我們做人的智力，終於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何如不求解決，并且根本不要這個無謂的人，豈不是不解決了？憑這個態度，便成了如今趨向厭世的宗教社會。

總起來說：向前看的，是入世的人生觀；向左右看的，是處世的人生觀；向後看的，是出世的人生觀。這三種人生觀各走各的路，各說各的話；自有人類社會幾千年以來，也便走了幾千年，說了千幾年。到如今，還不會走得通，還不曾說得明白。倘然入世的人生觀走通了，說通了，人人各安天命不奮鬭，不創造；直到如今，也可以保持幾千年以前穴居野處的原人狀態，又如何能造成如今這樣物質文明的狀態呢？又倘然出世的人生觀走通了，說通了，那更是乾脆，人類早可以滅盡死絕，何必再叫我們的子孫永古千年留在世界上，受盡煩惱吃盡辛苦呢？這三種人生觀，到如今一種也得不到成功者；祇因他們都有走不通的地方，互相維繫着，以造成今日這半明不暗的社會。

我還可以說一句，這三種人生觀，莫說眼前有走不通說不通的地方便是再過億萬個走不通說不通；他們走不通說不通，難道說叫我們便不做人了嗎？還是候着他們走通了再做人嗎？還是暫時做一個沒有人生觀的人嗎？這都是不可能的。既是不可能，當然不能不做人，當然要有一種人生觀。這三種人生觀，都不是可靠的；依我的主意，我們既在世界上做人，祇是低着頭去做能！且不要抬着頭觀能！觀是空想，做是實事；隨你什麼空想，都不足爲憑，祇須去做他的向前的事業；向左右看的事業；向後看的人生觀，祇須去做他向後的事業；誰做得成功便是誰的人生觀，祇有做的人生觀，祇有做的人生觀。

Positivism 是什麼呢？便是所謂實證論；實證論是什麼呢？便是說哲學必須以實驗的事實做基礎，排斥一切思辯的理論爲空論，研究上唯一的出發點，以確實的事實爲重實驗和觀察，主張與其消極的毋甯積極的一種主義。這實證論的傾向，是十九世紀時起於英法德諸國，給與思想界以極大的影響。其代表學者：在英國是穆勒，Mill 斯賓塞；



我如今且把他的理由約略介紹幾句在下面：

Spencer 在法國是孔德 Comte 列德勒；斯，Loas 麥爾，Reihl 杜林 Duhring 等。但實證論這一個名詞，是始於孔德稱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爲實證哲學。Phelosophie Positive 孔德排斥在他以前的哲學家之欲認識事實——就是現象——和其關係以外的東西，而以現象底本質，其第一原因，和其究極的目的等爲超絕我人底認識能力，不是我們所得而知的；我們只不過依着觀察研究比較得知道現象間所存在的不易的關係，和事實的連續類同間所存在的整一的法則罷了。那麼，一切知識，都是相對的；絕對的認識，是沒有的。這是因爲事實的本質，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等，我們不能知道的緣故。我們只能單依着經驗，知道甲的現象和乙的現象，不絕的結合，——乙常與甲連續而生起——其所謂原因也同是現象，並不是那人格的神或超感覺的形而上學的原理。這樣看來，我們底認識，只限於現象的連續和共存之上；所以，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知識，是唯一有用的知識。我們所以探求原因，是要促進阻止變更他的結果，或欲預知他的結果以爲之準備。這樣，結果的預知和變更，依着認知其法則連絡現象上的因果關係可達到。學問，就是爲着欲預知結果；預知結果，依着這實證論可以達到目的。——新文化辭書（七五九）

預知結果，便是要得到人生觀的究竟。他明告訴我，「一切智識，都是相對的；所能得到的唯一知識，是唯一有用的知識」。相對，是限於人生底一部分的；有用的知識，是切實的現象，是要人去做出來的；於現象的人生是切實的現象，是要人去做出來的；所以說「並不是那人格的神，或超感覺的形而上學的的原理。」人生第一切要的，是要得到用；如何可以得到用？是要做，是要立刻去做；不是說如何做，也不是說想去做，更不是那超感覺的空想。我們看還是空想能夠安慰人生，還是去做出來得到實在的利益能夠安慰人生？這當然是實利能夠得到人生的安慰。最淺近的比方，肚子餓了，祇有立刻去吃飯，還要吃飽，纔能夠得到安慰；這吃飯，祇是想飯，這怕是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嗎？倘然說肚子餓了不去吃飯，并且不許想飯；又因爲吃了還是要餓的，索興把這吃的事實取銷了，這還成嗎？這因爲吃飯底本質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這是人等，我們不能知道的緣故。你要取銷吃飯，勢必先要取銷吃飯的本質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這是人的智力範圍內能成的嗎？所以空想是不適用於人生的，須是有實證方法纔能解決人生；但是實證方法，還不過是一個方法罷了，要得到實證的利益，還是在做。上面所介紹的實證論，還不過是一個做的方法，並不是做；不做，只有一個空方法，還是不中用。譬如害病，祇有一個藥方，也是不中用的；一

定要拿藥方去贖了藥來，給病人吃進肚子去纔，觀非但是鼓吹做，簡直是實行做的一個字。他的存學編裏有一段說道：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矣！……譬之學琴然：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而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風韻，理性情，道，相隔萬里也。……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規，奏有常樂，是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故曰千里也；今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忘江也，目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捨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

你看他這一段話，把空想和實行的界限，分得何等的清晰？把實行和空想的利害，又說得何等的明瞭？似乎比那提倡實證哲學祇講方法的一班西洋學者，說得格外切實些。所以，我們要得到人生觀的究竟，仗趨重情志的空想，果然是不中用；便是仗趨重理知的議論，也是不中用的。非得要求

理知的實行，纔能得到人生觀的實現。我們
知的——中國的智識界大別爲漢宋兩時期；
洲王船山顧亭林顏習齋這班人——漸漸
經過三百多年；如今的知識界，
又把舶來的什麼主義什麼思想搬弄了三
以我再把中國實證派的學說傳播出來。內中要算顏習齋先生，是一
個積極的實證派；他自己取名一個「習」
快研究他的學說和他一塊兒習去！——這
感想。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上海嘯天書室。

# 讀朱舜水集

舜水先生，名之瑜，號魯璵，是浙江的餘姚地方人，和王陽明先生同里而又同時。當時講王學的人，十分熱鬧，獨有先生不肯隨勢附和；又黃梨洲先生同住在舟山地方，彼此聞名，却始終不曾見過一面。他不喜標榜，有特立獨行的氣節，在這一點上，便可以看得出來。講到年紀，舜水還比梨洲大上二十多歲；那時梨洲練兵排滿，事業做得很大了，但舜水不以梨洲爲然。梨洲也很知道，在他文集裏有一篇兩異人記，把朱字改作諸字，說的便是舜水先生。舜水復明的思想，十分堅強；待到清兵進關，他便逃往日本。又在安南暹羅南洋一帶地方來往着，所到的地方，便把苦志力行的模範感化後輩；這十多年裏面，始終不曾踏到中國的地土。魯王在舟山，把舜水請去，謀劃國事，住下一年多；這時梨洲先生與王翊，舜水和王翊的交情很厚，所以留在舟山四明一帶地方，幫助王翊調度兵事，後來他見成功意氣驕橫，知道不能成事，便奔走南洋安南日本一帶，很想借海外華僑的力量，組織軍隊，恢復明室。安南王知道舜水先生是一位中國的學者，便留住他，封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的禮；舜水

直立不肯跪，安南王便當着舜水跟前殺了許多人威嚇着他，但舜水到底是不肯屈節。直到順治十七年，先生纔終止了他的政治生活；但立志不到清國，便寄住在日本。日本人這時正大倡排外的議論，祇有長崎一隅是商埠，開放着容留外國人居住；舜水先生孑然一身，忍辱含辛，在長崎住下十數年，把他的人格學問去感化着人。日本人漸漸的知道敬重他，有許多崇拜漢學的人，都來拜他做門生。舜水住在長崎的時候，講學讀書，空下來，便在園中種菜；一時日本人學他行爲的很多。現在的德川大將，在當時纔得六歲；他叔父德川光伯，在朝裏攝政；聽得舜水先生的名氣，便派人迎進京去，敬以賓師之禮。從此舜水先生便住在東京。德川十分敬重先生，每走過先生的門口，便示他的敬意。先生有病，德川常在牀前問候，也可以見得那時舜水先生在日本的價值了。照實說來，先生的學問道德，在當時於中國人雖受不到如何的影響；但先生拿中國的禮教去教導日本人，使日本人注意漢學，深受先生的人格感化，直到如今，日本人受了我們大陸國的教化，而有今日發揚蹈厲的一天，這是日本人應該感激先生的。在滿清入關，滿朝漢臣稱奴稱子，人格墮地的時候；獨有先生把中國人固有的禮教，移植到海外去，使中國文化的價值，不因一班無恥的二臣而墮落，這也是中國人應該感謝先生的地方。梁啓超先生也說：『現在我們可以

說，日人所以有二百年太平之治，實由舜水教化而成；即中國儒學化能爲日本社會道德基礎，也可以說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極高尙嚴峻，所以日本智識階級受其感化最深。……前幾年，日本人開舜水三百年紀念，非常熱鬧；可見其感化力之深，歷久如一。蓋先生之學，專以人格堅強高尙爲主；在最近三百年內，能把中國日本打成一片，實在是先生的功績。』——見梁啓超演講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就這幾句話看來，便可以知道先生人格的偉大了。

舜水先生完全是一個實行家，他歷史的前半段，是政治的實行家；後半段，却又是禮教的實行家。他生平痛恨結黨標榜，著作釣名；所以他一生著作很少；他的學問人格，完全表現在他的行爲上。他自身的享用，和給人的享用，完全在人格的暗示；人格的力，就是康德學說所謂理性。Vernunft; Reason 如今我附帶把理性的界說轉錄在下面：

理性，是我心底本體，稱爲意志，也不外無此。物如——宇宙本體——是大的理性，乃是理性——我人心中之本體——所由生的。所以這物如稱做「大我」，也稱做「神」。因爲理性是萬人所同具的，所以由理性認爲善的行爲，也必定是萬人皆以爲善的。爲宇宙本體的物如表現表於我人的理性，給我人以神聖不可侵犯的命令；這叫做「大我之命」，也可

叫做「先天內應之聲。」道德律，因爲是出於這命令的緣故，所以有無上的威權；無論什麼人，必須無條件的服從。只因爲是善，所以應該爲善；不可把人格作爲手段，就是這做緣故。福，却因爲這個緣故，我人爲善，不可躊躇。若在理想的世界，善和幸福必定一致，是毫沒有疑義的。我們人類現在雖然在極不完全的狀態，但有和那「大我」性質相同的理性，所以不能不互相尊重人格。所謂無論在什麼地方，不可把人格作爲手段，就是這做緣故。

舜水先生是以人格爲方法，不以人格爲手段；所以在自己便得到偉大的修養，在他人便得了他偉大的默化。這默化的力量，日本人直享用到現在，成了一種強毅堅苦的根性。我前幾年因爲辦鐵鑛的事體，在遼陽——和日本人共過幾年事；暗地留心他們從工程師到苦力頭，都有一種堅苦卓絕勤愼耐勞的氣概。——他們對於中國人底行爲的善惡又當別論——比到中國人的寬懈浮逸的惡根性，實在叫我慚愧！日本人的能夠得到這個好教育，也未始不是在三百年前我們這位中國的朱舜水先生指導，和他們那位德川光伯提倡的功勞。所以人格的感化，比到理知的教育，他的效用要勝過萬倍。在哲學上最根本的統一原理，便是人格說。Personalism 在瑞典的哲學家樸斯德樓姆 Bostrom 和德國的哲學家倭鏗 Encken 等，都是這人格

說的代表人物。」「神，是完成到於無限的人格。」「吾人住在事物的裏面，所以是永入不滅的。」「都是精神的表現。」「倭先生也承認永久的靈的活動，包含心靈活動，并且承認各自人格的獨立的人格之全部而成爲人格世界。

所以我們與我們相信舜水先生的人格，是隨處能給著作，或是什麼學理，他是沒有的；他祇能給我們一個克苦自勵人格的暗示。此外我們本時候和朋友往還的信札裏面，可以找得出他底學識的一班。我如今便拿他的信札和零星的文件合刻起來，成一部集子，給我自己也是給大家做一種人格修養的工具。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

船山先生是怎樣的人？我們從他「六經賁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這兩句上，便可以知道他是一位苦志的著作家。我們中國的學術，固然大半是在六經裏面；但他也祇是一時代事實的紀錄，或是一時代學術的表現，傳述在後代，不是簡略，便是蕪亂。倘然老依着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話，不加整理，不加證解；那六經依然是個六經，我依然是個我，六經永遠得不到自我的實現，我永遠得不到六經的實利。中國的學術老沒有一個統系，老埋沒在故紙堆裏，祇能充古物陳列所裏的古物，不能成福國利民的一種科學；這都由於後代的學子，不肯加以整理，不肯加以證明，祇知道拿他來自己玩誦玩誦，自己享用享用的緣故。這經天緯地濟生利物的六經之學，祇落得成了讀書人書桌上的清供，書架上的古董；最後，那讀書人自己也變成了富豪的清供，社會的古董！不論一樣事物，一種學術；他在創始的時候，總是種都成了廢物。這不是書害了人，簡直是人害了書！

簡略的。這全靠後代的學者，不斷的整理，不絕的改造，纔能成功一種偉大的事業。西洋近代的學者，倘然不努力於整理研究，那所謂希臘文明，還不過是個希臘文明，決不能夠做到如今西洋這樣科

學的文明；文藝復興，還不過是個復興到羅馬以前的文藝，決不能造成如今西洋的近代哲學。我們中國的學子，祇因死守着「述而不作」的祖訓；對於學問，沒有創造的精神，沒有改革的膽量。不獨是對於六經之學，凡是周秦以來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祇知道在故紙堆中咬文嚼字，不肯在方法上研究研究，學術上發明發明，思想上佈傳佈傳。直把他耽誤了二三千年，儘讓他們後輩小子一部偉大的經史百家中國學問，到如今遂整理不出一個頭緒來。說也可憐！我們做中國人的，莫說受不到中國的學問；倘然有人問我們：你們中國有什麼學問？我簡直的回答不出來。我若回答說：我們中國有六藝之學，有經史之學，還有那諸子百家之學，六藝之學，是一個什麼學問？我依舊是回答不出來。所以老實說一句：我們中國，莫說沒有一種有統系的學問；可憐連那學問的名詞，也還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鬧的什麼國故學，國學，國粹學；這種不合邏輯的名詞，還是等於沒有名詞。試問國故是什麼？國故學又是什麼？況且立國在世界上，誰沒有一個國故？誰沒有一個歷史？便是否一種學問？好似我姓許的，能夠背三代祖宗的名姓履歷，是不是算一種本領？是否一種學問本題，是一種問題；這一種學

問本領，是否人類社會所需要，又是一個問題。在我的見解，所謂學術者，須具有兩種條件：一種，是有統系有理知的方法；一種，是拿這個方法，可以實現在人生，或是解決人生的困難，或幸福。沒有方法的，固然算不得是一種學術；這方法不能解決人生一部分問題的，也的學術。你看科學界上的天文地理數理化力等學問，上至哲學文學；誰不是各有他不是各具有學術條件上兩種的效用？從沒有像中國這樣籠統而無方法的國故學，倘然國故可以成功一種學術，那全地球上的各國，每一國都有他自己的國故；爲什麼却不聽得有英國故學，法國故學，德國故學的名稱傳說？所以國故實在算不得是一種學問，我們中國的有國故學三字發見，正是宣告我們中國學術界程度的淺薄，智識的破產，而是一個毫無學問的國家！

翻過來說：中國的國故學，何嘗不是學問？中國的國故學，不但是中國的眞學問，經子史，我們一向認爲是哲學文學的府庫的，裏面何嘗沒有科學？裏面不但有科學，而且有最豐富的科學；不但是科學，那政治學社會學法學軍事學，以中國格，研究的格外周到，發明得格外在先。所以我說的國故學不是學問，是說國故學不能成功一種學

問的名詞；那國故裏面，自有他的眞學問在。倘然後代的學者，肯用一番苦功，加以整理，把一個國的國故學分析出來，什麼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文學史哲學哲學史，以及一切工業農業數理格物，一樣一樣的整理出來，再一樣一樣的歸併在全世界的學術界裏，把這虛無縹渺學術界上大恥辱的國故學名詞取銷。這樣一做，不但中國的學術界上平添了無限光榮，而且在全世界的學術上，一定可以平添無上的助力；因爲中國的文化，開闢在三千年以前，那六經，全是中國的紀錄，再加周秦時期思想的發展，種種發明，種種經歷，都可以充得世界的導師，而與以無上的教訓。雖然，這件工作，談何容易？祇因經史是最古文化的紀錄，在他紀錄的時候，因求一時代的適合，總有一大部份是簡陋不完的。這個現象，不但是中國，凡是初期的紀錄，和初期的發明，都有這一點困難。希臘的文明，決不便是如今的西洋文明；柏拉圖的思想，決不便是如今德先生——德謨克拉西——的思想。這其間幾經整理，幾經改造，纔能得如今物質上精神上的兩大成功。我們中國的學者，祇因不肯整理，不敢改造；所以直到如今，六經依舊是六經，諸子百家依舊是諸子百家。那國故是各種物質的原料，科學是從國故原料裏提出成分來製成的器物；如今我們中國的學術界，白丟着這許多豐富而又寶貴的原料，空

感受器物缺乏的痛苦，這全是一班中國學者的罪。做中國學問，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經過整理，不但使後代學者找不出一個頭緒來，——不得其門而入——便是找到了頭緒，好似走進了一座凌亂雜的棧房裏面，都是片段的不適用的多。好不容易，用披沙淘金的工夫，整理出一點切於實用的學問來；學者僅僅拿他看作一種陶情適性的玩物，既沒有公開的著作，也沒有澈底的研究。前者摸過這一條黑衖，却不肯把黑衖裏的走法告訴人，一任那後者再去費一番摸黑衖的工夫。因此，中國的學術界，便永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成功。我們倘然甘心永居於無學術國的地位，那便不用說了；倘然中國的學者，不甘自棄，還希望把中國的學術扶持出來，和世界的學術相見，非要和世界的學術合併，使世界學術界得到一種偉大的幫助，那非努力於整理六經諸子的工作不可。這整理的目標有兩個：一，是要適於人生實用。王船山先生的「六經責我開生面」是何等的有改造精神？「七尺從天乞活埋，」是何等的肯努力於著作事業？況且船山先生做學問的方法，完全注力於實用兩字上；而他的人生哲學，尤其是指導出我們一條正確的路。梁任公說：『先生之學，大半具要創造個人一派的哲學；而關於心理學部分的話尤多；其宇宙觀人生觀，與宋明諸儒異點很多。據我個人觀察，船山先

生是要創新哲學而未成。」至於他著志著作的情形，在船山遺書嶽麓公——船山先生的號——裏的一段話，可以證明：

行述：明人道以爲實學，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自潛修以來，啓甕牖，秉孤燈，讀十三經，廿一史，及張朱遺書；玩索研究，雖飢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於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於臥榻之傍，力疾而纂註。顏於堂曰「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於四書及易詩書春秋，各有稗疏；悉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異，字句參差，爲前賢所疏略者。蓋府君從少喜從人問四方事，至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讀史讀註疏，於書志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愼搜閱之，而更以聞見證之，以是參駁古今，共成若干卷。至於敷宣精義，羽翼微言：四書則有讀大全說詳解授義周易則有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則有廣傳尚書則有引義春秋則有世論家說左傳則有續博議禮記則有謂陳氏之書應科舉者也，更爲章句。其中大學中庸，則仍朱子章句而衍之。末年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之原。諸種卷帙繁重，一一皆楷書手錄。……

梁啓超說：「此種書在科舉廢後，人都視爲平常；其實先生具有特別眼光，翻案文學很多。最有應影的，是排滿論調；所以同治年間印出此書，便造成光宣之際一般的種族革命論，但這是不可磨滅的。」船山遺書，我雖常常翻讀；但全書二百八卷——遺失的還有不少——不裏容納不下，而且不是涉略先生學問門徑的目前所需要。所以我先把關於先生思想一部分的著作——思問錄黃書俟解噩夢等——整理出來，使讀者了解他一部分的人生哲學。大家注意的，是他一番整理經史的事業，使學問近於實用；所以看過這部集子以後，此外我所要請開生面的事業，去努力於整理六經！井希望後來的學者，繼續他別如有餘力，還須

十五，三，二六，在上海。

我人的知如今整理黃黎洲先生的集子，便連帶想起我二十五年前的學生生活來。是開學覺，被日本一砲，從睡夢中恢復過來；——中日甲午年的一戰——第一件旨，是以堂。又因學堂兩字，洋氣太重，便改稱做書院；招生，都搖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凡是進書院去讀書的，大家稱他是讀洋書；也奇怪，着頭掉着文說道：『是誠用夏變夷之道也！』我也便是當時書院中讀洋功課以當時書院中的教習老夫子，任他如何教我們要忠君，要攘夷；但我們除做書：第一部，外，便能自己覺得反對帝制的途徑，和主張民權的西洋學說。第一步佔據照例中學西學的書的一個產兒。說我們全中國部是盧梭的民約論；第二部，便是黃黎洲的明夷待訪錄。內中原君原臣兩篇，最容易彈動我少年的心絃；恰巧那時高高在上的皇帝，是那滿洲人，愛親覺羅先生。我們受了推翻帝制排兩種思潮的鼓動，便大高興而特高興，去做我們的革命事業；在書院裏先結了一個同志的幾位年壓的師長，故了我們的首領，秘密出發，四處去演講。課堂裏餘剩下來的工夫，又做了

許多鼓吹革命的文章，還寫信給遠處的朋友，勸他和我們一致行動。這民約論和明夷待訪錄兩部書，恰做了我們唯一的資料；著書立說，開口閉口都拿他做引證。我可以說，我們當時在杭州做學生所傳下的革命種子，必是不少。後來事體愈鬧愈大了，黨羽也愈結愈多，地方上也漸漸的受起影響來了。駐防杭州的滿洲人裏面有兩個人最注意我們的動作：一個是瓜爾佳，——便是如今的金梁；一個是貴翰香。後來終究是他們兩人去在杭州駐防將軍跟前告密，雷厲風行，捕拿黨人。這班脆弱的學生，如何有抵抗的能力？一聽風聲不好，便立刻逃的逃躲的躲。這風潮起過以後，別人如何的結果，我却不知道；講到我自己的結果，便鬧丟了徐錫麟秋瑾兩條性命。

因此，這位黃黎洲先生的學說，和我自幼兒便發生了關係；到現在，還是崇拜他不懈的。講到黎洲先生當時的政治運動也和我們一般經過恐慌時代——這可以說我們模倣他——如今我趁明朝滅亡的時候，黎洲先生在家讀書。——先生跟着劉蕺山先生求學問講氣節又研究明朝的歷史便和明朝的皇家發生特別深厚的感情——順治元年五月初十那一天，福王在南京即皇帝位；聽信了奸臣阮大鋮馬士英的話，捉了許多東林黨人去，關在牢監裏。——東

林黨是明朝時候一班正直的讀書人結合的在野政黨攻擊當時的貪官污吏所以阮馬遣班人把東林黨人恨如切骨黎洲先生也是一位東林黨員——黎州先生避禍逃到日本去第二年滿洲兵南下，先生又急急從日本回國來，回到他餘姚的原籍；在浙東一帶地方，召集了五六千人，編成「世忠營」和滿州兵打。雖說打了敗仗，但終究不肯投降，帶了一千多人馬到四明山裏去結定營寨拿氣節兩字教練子弟又過了一年把兵權讓給王翊先生自己到定海舟山一帶地方去聯絡魯王做種族革命的事。業東奔西走忙了六年工夫滿洲政府前後共捉補他十一次，都不曾捉着。直到順治十五年，明朝永歷帝從雲南逃到緬甸，被緬甸人捉住了，獻給吳三桂，永歷帝被殺害；黎洲先生的革命運動，也從此告了一個結束。

我可以說黎洲先生這一番事業，完全是從平日學養工夫裏培植成功的；本來我們平日讀書，原爲臨時應用的，倘然是不能用的學問，便不必學，不能用的書本，便不必讀。黎洲先生的學問，叫人可敬的地方，便在他的實踐精神。先生是史學專家，那歷史學的效用，又完全在實踐上面。先生雖也講理學，但他是劉蕺山的一派，不空談理氣性命，求本身眞實受用的；因此我可以相信我們學生時代的鬧革命，和如今學生的民族自覺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都是不可怪的。本來我們中國讀

書入第一件大毛病，便在知而不行。中國學術的中心時期，是在周秦交界的時候；那時候時局特別的紊亂，社會的事業也特別的發達，一切制度器物，直流傳到如今，便是一種東方文化，在當時發揚出來的，我們現在也還享用着；——這頗像西洋歷史上的希臘文明——到了漢代，骨董式去研究經學；愈研究愈繁碎，愈繁碎也便愈不適於實用。到了宋儒手裏，從橫截裏殺進一般，便大家用靜坐參禪式去講究理學；愈講究愈玄虛，愈玄虛也便愈不切實用。從周秦到這樣昏惰，物制弄到這樣簡陋。到了明朝，這幾千年裏面的讀書人，都犯了一個不知實踐的大病；因此民氣弄到這樣昏惰，物說頭。後來王陽明；他到晚年，纔漸漸的提倡「知行合一」的主義，積極的鼓吹起來，一面極端反對靜坐參禪式的理學。這黃黎洲顏習齋王船山顧亭林這一班大師，他們一面把「知行合一」的主義，是他「知行合一」的表現。可恨清朝三百多年過來，採用了明朝科舉束縛思想的政策，把明末幾位大師所提倡實踐精神，有幾位不得志於功名的宿儒，也會用力在史地經的一絲活氣，重復抑制住；雖說這裏面學工夫上，——但依舊是犯了一個知而不行的大病。——我父親許傳霈也是其中的一員；如何能養成正大雄厚的氣？便在做學問的工夫，第一步在養氣；如知道做學問的工夫，第一步在讀書是第二步。

支離瑣碎的讀書，是不中用的；虛無玄妙的讀書，也是不中用的。你看黃黎洲先生，他在中年時候做那政治事業，何等的有實踐精神？後來他在史學上用工夫，又何等的有片段？明末浙東的史學派，要算先生是一個中堅份子；先生遵了他父親黃尊素先生的遺命，專治史學。尤特別注意明代的文獻。他的嫡派學生，是萬季野全謝山一班人；後來的章實齋也得了這一派的工夫。這一派的史學，可稱爲科學化的史學；影響在中國的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很是偉大。當時清朝政府修編明史，便把先生的兒子百家和他的學生萬季野都請去；先生自己也著了一部明儒學案，是中國史學界中第一部學術專史。後來又續著宋元學案，祇成了十七卷，由黃百家全謝山兩先生續成了一百卷。若問先生在史學界如何能有這樣的供獻？我可以說，全因爲先生平日做學問，有實踐的精神，和有片段的眼光；不是和漢儒那般支離瑣屑，也不是和宋儒那般虛無玄妙，纔有這獨到的學問，和偉大的人格。梁啓超先生說的：『爲學之道，人格在第一層，學問在第二層；只要人格偉大，便學術差一點也不相干。』因此，我如今把我少年時候受用的一部明儒學案全部重印出來，又把先生著的明儒學案上因爲原書太多內中有許多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思想所以用一番刪節工夫——也整理出來，合刊成一部集子；讀了他的集子，却還要不忘記兩句話：

做學問，要有片段的眼光；做學問，要求實踐的可能。

十五年一月五日，在上海。

起而行。我們做讀書人的，最給人瞧不起的地方，便在：明人的類廢物，多空談，少實事；多玄想，少實驗；所以世人罵我們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們試看歷史上，我們的同類：像晉人的清談，講學到頭來，他的效果：便是聚室而鬨，蹉跎白日！他的罪案：便是坐失時機，誤盡蒼生！像這一程之間。雖然，讀書人是思想界的創造者，是事實的先導。思想常佔據在第一程；與事實相去，常在三四程之間。在讀書人空談的時候，和影響到政治，教育，風俗的時候，總在三四個時代以後。譬如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他發明的時候，也難保人不嘲笑他是空談；但是到現在，却人人視爲固然。推想而臻實現。日本桑木巖翼說得好：

文藝的進步，非常迅速；在文藝上看得已經過去的思潮，在學術，道德，習慣等上面，依然有勢力。不論那個時代，思想常有理想主義 Idealismus 和實證主義 Positivismus 兩個部分對立在現代亦呈對立之觀。但我覺得可以看做現代思潮的，是實證主義。這個實證主義，在文

藝上，早已算不得現代思潮；然而在學術界，教育界，其他一般的道德，習慣，思想，（？）等上面，證主義以及被實證主義誘發的諸思想，依然是有勢力。——見南雄熙譯現代思潮——

文藝，便是思想的表現；待到他的思想可以表現在學術，政治，道德，教育，習慣，等上面，他的思想早已不成爲思想而成爲事實。所以讀書人是製造思想的，思想是不能立刻表現在事實上的，而事實却又非思想不能成功的；所以思想是不可少的，讀書人的理想主義也是撫可咒詛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咒詛我們的地方，不是在我們的理想理想有理可尋也有實可證空想徒快談論託諸幻夢而已——樋口秀雄說——不是理想主義；是在我們不能實證的空想主義。——空想哲學者之理論，儘令如何高遠，其學說不能支配時代之精神。支配時代之思想，大抵爲受哲學思想陶鎔之其他思想，即實生活之思想也。——見近代思想解剖——

因此，我們所需要的，便是實生活之思想。無論他理論如何玄妙，思想如何高遠；總之，我們先要問，是否合於實生活的思想？實生活的思想，便是西洋哲學的「實驗主義」的始祖皮耳士 C. S. Peirce 說：

實驗主義者哲學，不是別的，就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 又說：

實驗主義者哲學，不是別的，就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 又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思想，拿到試驗室裏去分析化驗，看他有多少實質？這實質裏面有多少成分是合於實生活的？沒有實質的思想，固然不要；不合於實生活的思想也不要。——胡適的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地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方法：

實驗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

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

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

實驗眞是唯一的試金石！

第一條，——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義的爭論；

第二條，——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

第三條，——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

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地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眞進化。

所謂具體事實與境地，所謂待證，所謂實行試驗，所謂做到；都是科學家在試驗室裏的方法，是一一可以拿去實證的理想，不是祇能坐談不能起行的幻想，也不是朱晦翁那種書獃子式的實證方法。朱子說：『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這句話，固然有些意思；但他又說：『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這句話却說遠了！明明是個物，明明是個理，不當在聖賢之事書中去找尋。要知道已知之理，是一個理想；即物窮理，是一個求實證的方法。倘然我們把已知之理，到聖賢書中去求實證；那依舊是理想，依舊不是實驗方法。王陽明反對朱子的說：

>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遂因與當初說他是精力不足，某固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

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這是嘲笑朱子用書獃子式的方法去實驗物理；不用說三天，你便是對竹子呆看三十年，也格不出他的道理來！所以實驗主義，完全在一點一滴的做到，不是一旦豁然的誤到；是一半在做事求

理，不全在讀書窮理。我們中國從前做讀書人的，祇知道養長指爪，踱方步；講他的要臉紅，講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一個籠下婢！現在做讀書人的，祇知道戴方帽子，販賣外國主義，爭薪水，考究西洋精緻的穿衣吃飯方法，在講演臺上拍桌子罵人；講到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火車上的一個火夫鍋洞裏的一個苦力！

因爲這種種叫人灰心的現狀，所以明朝出了一個顏習齋——名元字渾然——直隸博野縣人，明末年生清康熙四十三年死——他竭力提倡實驗工夫，又竭力反對讀書和著書。我如今再把他幾句精要的話寫在下面：

崇禎八

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

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

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牖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

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

六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

上天下這
人，再改
情世俗，
面理想，

未行，一處未到，一周行蕪棘矣！

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以當走路；

專說話的人，便說許多堯舜話終無用；

饑也。即如說糟粕無救於飢渴，說稻

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

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

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

——上面這幾條是我偶然記得把他寫出來要看稍詳細的當看我編的清初五大師思想第四類習齋思想——

地的空話了！你也得走出書房來活動：你再不要終日躲在書房裏了，你再不要抬着頭講那造你的社會。須知道人儘你如何高尚，總逃不了人情世俗；你便是要改造也須閱歷閱歷人情世俗，改起來才嚴翼說得好：理想主義和實證主義兩個部分是對立的。我們一方要實證我們的理想。先改造你的個夫，是要先從我們個人做起；所以一方修養我們的人格，勞

動我們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在中會國藩的言論，是處處從修養人格身體
個「了思想 isms 的毒，獸得利害；今天鼓吹
書札三年不成」的病，我們還不如揀那平易
書。裏的話，却是一味對症的良藥。——我另
我句讀了這書以後，便發生了以上的感
想；你們要實證我的感想，須看下面的正
十三，五，七，在星期文會。
文。

# 讀曾國藩名言類鈔

我從前十分咒詛國家主義，和宗教制度；界是整個的，人類是聰明的，我們倘然能合全世界的迷惑，共同合作，謀全社會的進步；那沒，到現在，最少要比今日多得些幸福，多發些從有國家主義以來，把我們人類兄弟好好的情感，光明。可憐啊，自骨堆成高山，把血流成大河；到今日，還不住的堆着，他旂幟之下，把生生地拆開了！一般的骨和血，在

果然，國家制度是世界文明歷程中的一個過程；我們人類始祖，從游牧時代到村落時代，又從部落時代，那時人類一天多似一天，人事一天繁似一天；偌大一個世界，不能整個的整理，不能不分出若干國家來，行局部整理的工作。好似一一縷的一梳爬；一座新屋子，須一天一天的構造；一本書，須一頁一頁的讀下去。當我時候，便有梳通全部頭髮梳成一個髻子的希望在；做一天泥工木工的候時，便有造一座新屋子的希望在；看一頁書的時候，便有看完全書的希望在。那沒，整理一個國家的時候，便有進而整理全

世界的希望在。地球，是渾圓的，原不分東西南北和經緯線；祇因爲人類爲求便於認識和測算起見，纔分出方向和度數來。人類，是大同的，原不分色別和國別；祇因爲人類爲求便於整理和保衛起見，纔組織出一個國家來。因爲這樣，我們第一要明白我們現在雖暫時向國家制的道路上走去，而我們終究是要向世界制的道路上走去的；再進一步說，我們現在走的國家制的道路，便是將來走向世界制的道路，而世界制的道路，纔是我們人類求光明幸福的正道，國家制的道路，是我們的假道——兩條道路就是一條——不過因爲這一條道路太長，不能一天走完，纔把他分作兩天的路程。

我們千萬不要叫他走遠了！千萬不要叫他走錯了！

怎麼能夠不走錯呢？這完全在我們個人自己；因爲世界是社會組織成的，社會是個人組織成的；掉過來說，世界以個人爲單位，不是以國家單位。國家是假設的，又是過渡時代一種制度，決不是人類社會中最完全最妥善的制度。上帝——不是宗教家所說的上帝——給我們一個世界，叫我們工作；一定要做到世界大同，纔算成功。那沒，我們做人的起點，便該向世界大同的方向走去。什麼是世界大同的方向？便是以個人爲世界的本位，不是以國家爲世界的本位。我們假定國家制爲趨向世界大同歷程中的一個過程，先

要修養成一箇能夠踏上趨向世界大同道路上走路的人，不要單做一箇趨向國家迷路上的一箇小百姓。人是何等偉大？人擔負的責任，又是何等重大？人身又是何等貌小？人壽又是何等短促？你還可以走遠路麼？你還可以走錯路麼？因此，我們做人入手的第一步，便要修養人格，做一箇清白高尚大公無私夠得上和世界人見面的人。如何可以修養人格？固然是全仗我們的學問和閱歷；但是一箇人的學問和閱歷，能應用到人生，他的年齡，最少也許在中年，或是中年以上。——也有終身得不到人生觀（便是世界觀）的學問和閱歷的——如今我找出一箇少年修養的捷徑來了！便是把從來世界名人的言論，能夠促進我們人格的，都拏他分類鈔集起來；拏他們已經有的學問，給我們少年享受，多少能給我們修養人格的工作縮短些，應用人生的事業多做些。

但是世界名人：也有他錯誤的地方。好在我們是採取他的言論，——是能夠促進我們人格的言論——我們不用去研究他人格全體；即使他人格全體好到極點，他還是他，我還是我，於我毫無好處。我們祇須享受他們一部分有價值的言論，修養成我全體的人格；要放大眼光，修養成世界化的人格。這纔是名人爲我所用，不是

的少年修養的捷徑。講到曾國藩的思想，在他文集中表現的很少，在他家書日記朋友說筆記裏去找。這箇原因我在閱微草堂筆記新序裏也說過，如今再引證一部分是表現在思想上。他事實因受功利政俗的束縛，不得不依着時代的錯誤，爲無意識的受了舊的功利的激刺，或根據自身知覺的發展，爲有意識的表現。所以他們除的詩文集以外，便又有幾部化名的筆記小說等類的著作，發展他的思想。這便實證主義不並融的證據，也是人被時代精神驅使的證據。

今把曾國藩的言論，最平易近人。——也有許多時代錯誤的地方——我們修養人方法，我覺得還須從接近簡人平易的地方做起。因此，我先把曾國藩的名言分類抄集出來，算是；講到曾國藩的思想，在他文集中表現的很少，在他家書日記朋友從來大人物的——在他文章正集裏，是找不到的，須在他的雜著或是小——日記筆記書札等——揀選出來的。

閱微草堂筆記，是紀曉嵐的作品；講到曾國藩的時代，和地位，都和紀曉嵐不相上下，所以我如今把上面一段話，加在曾國藩身上，也是很對。再講到曾國藩的人格如何高尚，讀他的名言有如何

的利益；那梁啓超先生早已代我說過，我如今也把他的話引用在後面：

梁啓超先生說：——曾國藩嘉言鈔序文）

『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覯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羣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之天，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以貫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毅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信否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喪人欲橫流之會，窳敗之習俗，以雷霆萬鈞之力相軋；非甚強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言：「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而嚴師畏友，又非可亟得之於末世；則夫滔滔者之日趨於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靈典册，得片言單義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夾輔，自營養，猶或可以防杜墮落而漸進於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日三復而終身誦焉也！

抑先生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書六經亦蓋備矣；然義豐詞約，往往非末學所亦童而習焉，或以爲陳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諸賢，闡揚輔導言之益汗牛充棟，然其義斂，而貧於發揚。夫人生數十寒暑，受其羣之蔭以獲自存，則於其羣豈能不思所報？報之，非曰逃虛守靜而即可以告無罪也明矣。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搆，且既思以己下，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於此濁世。若何而後能磨練其身心以自立於不敗？若何而後應曲當鮮所撓枉？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非有所程式而養之於素，其孰能致者？

曾文正之歿，去今不過數十年，國中之習尚，事勢，皆不甚相遠；而文正以撲拙之姿，經患難，丁人心陷溺之極運，終其生於挫折譏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又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況相去僅一世，遺澤未斬，模楷在望者耶？則茲編也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

是編原取自便省覽，故務求簡要；往往一段之中，僅節數語，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亦有同此一

義，而屢見屢鈔者，以存文正強聒不舍之眞，亦使讀者得時習而悅之益。

文正居大亂之世，半生治軍；是編所鈔，言戰事者亦什之一二，其爲軍人寶鑑，固人，亦當涵詠其理而善推之於用。蓋人生天地間，本是奮鬬爲生涯，何時何事，非在戰鈔，關於軍事之諸條，吾確信凡任事者，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必終身受用不盡也！

是編所鈔，關於觀人用人之諸條，讀者或以爲文正秉權勢，居高位，故能爾爾；吾其實不然，人無論居何地位，執何職業，皆須人共事求友求助。苟善讀此，無往而不自得師也。」

# 讀左宗棠家書

我們一提起左宗棠，便連想到曾國藩。曾左兩人，誰不說他是一代名臣，一代學者？讀了曾國藩的家書，如今又讀左宗棠的家書，覺得他們不但沒有像如今一般戴學者頭銜的競立門戶，高談玄哲的惡習。在曾國藩家書中，還常常有教導子弟求學的說話，討論學術的文字；在這左宗棠家書中，儘教子姪門孝悌力田，克己服禮的道理。寫來坦坦白白，說來切切實實；叫人讀了，幾乎看不出他是名政治家大學問家。他一生的經濟學問，極大的學問，極深的閱歷，不能熬練得成。像如今朝秦暮楚度那娼妓生涯的政客，固然夠不上這個資格；便是販賣主義，徒弄玄虛的學子，也萬萬夠不上這個資格。

我們到了這風雨飄搖的時候，還不知道研究切實的人生觀；祇知道裝讀書人的幌子，高視闊步，自欺欺人。顏習齋先生說得好：

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書正誤卷二

他又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見朱子語類評——照這樣看來，做人豈不是不用讀書了？也不是這句話。書固然該讀，事尤其該曉，事機愈是該審；祇讀書不曉事，不審事機，那書越讀越壞。不是書害了你，是你自己把書讀獃了。所以眞能讀書的人，決不是那種十年窗下，足不窺園的死讀法；他一方面讀書，一方直却留意於平常日用之間，涉足在社會交際之場。須知道人生的經濟學問，不僅僅在紙片兒上，筆尖兒上。便是平常和老家人談幾句天，和種田老講半日話，也可以長進許多學問；平日掃一片地，澆一盆花，也可以增加許多經濟。

左宗棠家書裏常常教導他子女留心耕織，崇尚樸實，敬老憐貧等事。你不要笑他老生常談，便是如今最是髦的馬克司「社會主義」也是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做起；那甘地的「不合作主義」也是從男耕女織做起；託爾斯泰的「人道主義」也是從敬老憐貧做起。人生在世，離不了「實」字；我們吃的飯，穿的衣，住的屋子，都是實物，都要用實力去換得來。梁啓超先生說道：

吾以爲有一最要之觀念，爲吾儕所一刻不可忘者，則吾所屢說之「求眞」兩字。卽前

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五九頁

我在曾國藩書札類鈔——羣學社出版——序文裏也有一段，說中國讀書人的不求實道：

在書房裏窮理求他的一旦豁然（朱子的話）却不肯走出門去在實事實物上研究一番——因爲中國是一旦豁然的悟到；不是一旦豁然的做到，不是一半在做事求理，不全在讀書窮理。我們中國從前做讀書人的，祇知道發是一半在做事求理，不全在讀書窮理。我們中國從前做讀書人的，祇知道發他的氣力，捉一隻雞便要臉紅，講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一個竈下婢。現在道戴方頂帽，販賣外國主義，爭薪水，考究西洋精緻的穿衣吃飯方法，在演說講到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火車上一個火夫，鑽洞裏的一個苦力！

這句句都是實話。我們在世界上做人，原不必高談玄虛，祇叫注意在兩點上：

一，如何養成我們的人格？

二，如何維持我們的生命？

養成人格，是要氣度正厚；維持生命，是要適應潮流。這兩件固然非學問不可，但要求能實踐切用的學問，不是祇求裝幌子說說好聽的學問。左宗棠家書裏，他勸戒子女們的話，有兩個切要的條

件：第一，是不要祇熱中科名，須要求切實養心培性的學問；這便是人格上的問題。第二，鄉村的生活，祇圖搭紈袴子弟的架子；這便是生計上的問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須有驚虛榮的精神去保持他。我們中國人，浮而不實；在這工商失敗快要實受亡國奴衙頭得我們虛浮狂妄過嗎？

快看看左宗棠家書罷！他做了一代的名臣，一代的學者；何等切實？何等深厚？我們要做大國民成大事業的人，也須學學他。

# 讀胡林翼書札類鈔

「宋學」到了明末清初的時候，因受了環境的驅使，起了一種重大的變化；這變化是什麼？是由空的「宋學」一變而爲養氣務實的「樸學」。這時代的大師，要算王陽明最代表；接着那王黎洲，王船山，顧亭林，顏習齋，章實齋這幾位，都經過一番氣的修養，實的磨練。裏面雖也有反對陽明的，因陽明前半世，從宋儒的理學脫胎而來，不免染有幾分禪宗談玄說妙的氣味；但後半世發明「良知」的學說，却給三百年來一班讀書人以內心修養的方法。所以後來幾位大儒，得了他的暗示，却于養氣務實的工夫上得力不少。莫說王顧顏章幾位，果然各有各的成就；便是在他們二百年以後一班所謂中興名將，曾左胡李這幾位人物，人祇見他在武力上有所成就，却不知道他們都是得了清初大師的暗示，都能夠從忍氣養性一方面做去。他們在經史學問上，雖也各有相當的修養；但他們事業的成就，却完全得力在養氣工夫。他既不是富於軍事知識的人；我們一讀他們的日記，或是書札，便可以看得出；他的所以終究能夠戰勝太平軍，這全在他的能夠忍志養心，一片忠厚誠實的氣度，感化他的軍隊。他們手下的軍隊，和自己家裏的子弟一般，所以能夠得到這

戰勝的效力。這工夫不是學所能夠得來的，是從「養」字上得來的；這「養」字，般新宋學家獨得的心傳；祇因他養的工夫深，發出來也深仁厚大；他們的反抗長髮軍，我們正不必學着時髦的口氣，說他們同胞殺同胞。莫說是種族革命，是一種半盲目狹隘不澈底的主義，——參會國藩名言類鈔序文岳傳新序——便算洪秀全是眞正的種族革命，但就他的事實論起來，我是浙江人，從小便聽我父母述說他當時親身在江浙一帶經歷過的所謂「長毛」——太平天國的軍隊——的行爲，奇慘異毒，比較到滿清入關，至少也可以下一句「以暴易暴」的評語。像這種暴虐的軍隊，便不是忠臣，便照人道主義上講，在保護家鄉子弟的私情上講，再加上曾左胡李這幾位是平素深得新宋學教訓的人，他便不由不自然的忠義奮發，爲救同類而出於反抗的行爲。所以曾左胡李的反抗太平軍，他的動因，我可以說並不是爲功利主義，也決不是效忠於一姓的卑鄙觀念；這完全是他平日學養的實踐，人格的表現。日本人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裏面有一段，也證明曾國藩的反抗太平軍，並非勤於王室。他說道：

> 曾國藩奉朝命，練兵湖南之鄉里。然並非勤王之師：何則？彼當時服母喪，退居咸豐三年中，在鄉時作保守平安歌三首，以警告鄉人。第一首莫逃走，謂湘鄉在藍縷如碧之湘江枝流，宜保此洵

美之江山，勿離安樂鄉爲第一義；第二首要齊心，所以要求鄉黨之一致；第三首操武藝，言保安鄉士，在武器熟練：以上三歌，皆七言俚歌之體。彼先以要求鄉黨之自衛，並無一字及於勤王。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考其與友人書云：「郭嵩燾十五日夜來我家，勸予至長沙，幫辦義勇兵事務；予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且恐長沙之人心惶懼，故思出而保護桑梓，即於十七日出發。」又觀其前後之家信，亦未見有勤王之意。咸豐四年，頒佈討粵匪檄，此檄爲湘軍之精神與其信條；其旨不外對於社會民生之秩序，中國固有之宗教道德，指摘髮軍之行爲。王闓運亦謂：彼自云行軍用兵，非其所習，初無出湘南以從戰之志也。

是以民生爲念？一部胡林翼書札類鈔裏，雖是十有七八是講軍事的；但我們可以從他談軍事裏面看出他的學養，看出他的人格，看出他的因憐念民生而用兵，不是因討好滿洲皇帝而用兵的眞意來。清朝全史裏有兩段說胡林翼的道：

名將羅澤南未竟之志，今由胡林翼起而賡續之矣。胡謂：平寇之要，不在攻戰；彼有恢復省城以後，免附近四十六州縣之租稅，而復牙帖稅，徵鹽稅，收釐金，藉以補充軍資。胡當時獻言之大意

曰：自古用兵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鄰疆震驚，南服均阻，無控制之術。昔周室征淮，先出江漢；晉武平吳，預謀荆襄。據扼長江，惟鄂爲要。今也四年之中，三陷武昌，四陷漢陽；夫善鬬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武漢特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器糧餉之供給不絕，傷卒病兵之休養得所。平吳之策，必在保鄂也明矣！又彼就地方行政爲言之如下曰：湖北地方官多不得人，被擾飢之三十餘州縣，元氣傷殘，良莠不分；未擾亂之三十餘州縣，官仇人民，人民仇官。吏治不修，兵禍之所以起也；士氣不振，民心之所以變也。上下交接，委之幕僚；官民之事，諉之門下。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大眹也！予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不待髮眹之再至矣！林翼以考察之所得，經營湖北；幸總督官文爲滿人，聽胡之言，大小事任之不疑。辭福咸以此謂胡之權略，巧於操縱滿人云。然而湖北之屹然爲重鎮，則自胡林翼之保障始。

咸豐中，胡林翼克復武昌，威望日隆；湖廣總督官文，欲倚重胡，三往拜之，胡謝而不見。人或說胡曰：公不欲削平亙寇耶？天下未有總督巡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胡乃往答拜官文，敬謝不敏。官文有寵妾，值生日，胡親往賀壽，司道以下，皆從之，官文大喜。官妾又拜胡母爲義母，饋遺無虛日，兩

家之過從益密。官文有門役某，黷而貪，攘利無算；胡欲劾之而官反鷹居要地，陰爲官文爪牙，耗帑無慮十餘萬。胡積不能平，語其幕僚閻敬銘，欲除之。閻曰：公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未嘗專任漢人以兵權；今督撫及統兵大臣，皆滿漢並用，而卓然有聲績者，常在漢人。此固氣運之轉移，然非朝廷一秉大公，化除畛域，不能至此。湖北當天下之衝，勁兵良將之所聚；爲督撫者必爲朝廷所深信。況官文又係滿人，能利用官文之信用，藉其言以行大事，誠千載一時之遇也；苟有濟於事，區區十萬金，誠不足計。胡聞此語甚喜，曰：微足下言，余幾誤事！綜胡之政績，假官文以成之者殊多；彼蓋踵洪承疇之故智，而能處以權變者也。

讓別國人來批評我國的歷史，固然有許多失當的地方；但稻葉君山，他是一個熱心於中國事件的人，全部清朝全史論斷的地方，大致也還不錯。便是這兩段的敍論，也很能夠明白胡林翼的個性，和當時的背景：從他的第一段看去，胡林翼的用兵，完全是被迫於內心的學養；他的免四十六州縣租稅，他說「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何等的尊重民意？卽此可見他的削平太平軍，並不是貪圖武功，並不是自相殘殺，更不是爲見好滿人；我可以說，他完全是平素新宋學養氣工夫的表現，和人道的防禦戰。這是有主義的戰爭，比到現在一般爭奪地盤，祇圖擴張私慾，不知保全民生

的軍閥，相去實在不可以道里計呢！再從他的第二段看去，我們可以知道滿清中葉曾左胡李這一番武功，不全是於漢人的幸福上毫無影響的。他們這一場戰爭，所得最大的教果，從近的直接的說；他們已經把我們漢人的人格，從滿洲人手裏奪了過來，從此以後，使滿人不得不重視重用我們漢人。從遠的間接的說；我們漢人漸漸在滿洲人政府之下，握得了政治上的重權，使滿人社會逐步進化，民氣日見發皇，而成了如今中華民國漢人做了主人翁的局面。我嘗說：正當的戰爭，確是一件有利的事業。我在史記的序文裏也說：『戰爭，嘗爲促進文化改變社會心裏的原動力；進一步說，世界無戰爭，便無進步。況人生既從戰爭得來，便善於製造再戰的機會；人生遂從這條戰線進到那條戰線，在這一推移的時候，生命便跟着他進步。』太平之戰，便是漢人爭回人格的一個好機會；但是倘然沒有那班曾左胡李新宋學家的學養有素，雖有這個機會，怕也不得成功。我們讀了胡林翼的書札，固然可以增長不少軍事智識；但尤其要看出他的軍事上融化成的一種新宋學的精神。現在我們做百姓的，受了外國人莫大的羞辱，受了軍閥莫大的蹂躪，却沒有一毫生氣；這個大病，便在缺少這一種新宋學養氣務實的精神。弄得毫無擔當，毫無剛氣。可憐！可憐！

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在上海。

# 讀古文讀本

以拿聖賢「文以載道。」道是什麼？是理，是情，是事；我常聽人說：「文以載道。」道是什麼？是理，是情，是事；祇叫是有價值的理論情意和事實，都可價值的，我文去載他。——陳獨秀先生說：『唐宋八家文之所謂「文以載道，」直與八股家之所謂「代立言，」同一鼻孔出氣！』這是說唐宋八家嘴裏說的「文以載道，」不是我說的「文以載道；」不問聖賢怎麼樣，聖賢的言又是怎麼樣，我祇問他有價值沒有價值？有價值的，便是道；沒有價值的，便不是道。——怎麼樣是有價值？這全在一個『眞』字。理是眞理，情是眞情，事是眞事，都是有了眞理，眞情，眞事，爲什麼又要拿文去載他？這便是『道』字的事業；祇因爲要人明瞭眞理，眞情，注意眞事，去傳播他，感覺他，記憶他；理論愈了解，情感愈豐富，事實的例證愈多，事業愈進步。這種文，這種道，是何等光明而偉大！所以道是材料，文是工具；有了充足的理論，熱情感，眞確的事實，沒有完善的文章，也是沒用的。我們要求人道的昌明，事業的進步，第一要求你文章能做完善的文章，人人能做完善的文章去宣佈他的理傳達他的情記載他的事；倘

做得不完善，你便是有十分好的材料，決達不到你宣傳而逼人感動的效能。

什麼樣的文章纔可以算得完善？——這是就形式上說的；講到精神上，原是要有烈的情，眞確的事。——是要明顯而有氣力。怎麼纔能明顯？是要拿白話做文章。怎麼纔能有氣力？是要簡淨而充實。『充實』兩字，還是該劃在文章精神上的界線裏說；從來說的：『理直氣壯。』說得有理，文章自然有氣有力。講到『簡淨』兩字，是近時白話文裏最不容易得到的，我說還該選幾篇說理條暢行文淺顯的古文讀讀，便是『中學校令施行細則』第三條裏說的：『……字涵養文學之興趣……』一句話了。

如今我把有情理有事實的古文選出來，又加上白話的譯文，做他的註解；從淺到深，從短到長，給高等小學和中學生去試讀讀。也許對於他製造「載道」的工具，有幾分效力呢。

# 讀星光

## 對星期文會同志的宣言

來說：倘然現在不是二十世紀，我也不來說這個話了；倘然你們不是青年，我也不來說這個話了；倘然二十世紀最危險也是最快樂底時代的潮和光，不是撲在照你們這班青年身上；我也不說這個話，——也不用出這個集子了！

* * * * *

你們記得尼采茲拉頓斯拉裏面說的「三種變形」的譬喻嗎？什麼是「三種變形？」便是精神變成駱駝，駱駝變成獅子，獅子變成小孩。人生的第一步，要像駱駝一般肯負重；你肩上負着公理，文化，學術，種種創造，種種改革和惡魔戰，和蠢牛戰！要有獅子一般的威嚴，獅子一般的勇力；這時駱駝便變成獅子了。待到戰勝了一切，創造了一切；在幸福之園中跳舞，在文明之光中沐浴，天眞爛漫，人心沒有機械，世界沒

有危險，活潑自由，和小孩兒一般；這時獅子便變成小孩兒了。小孩兒，是什麼？

還記得嗎？你們還記得瓦耳卡批評尼采的話嗎？

我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擱在社會中心人物的肩上；我們都是社會中心人物的原料！照這樣看來，你們不想享神的幸福嗎？你們不想做社會中心人物的原料嗎？

你聽到嗎？你可聽到二十世紀危險的潮嗎？

你看到嗎？你可看到生命快樂的光嗎？

就算你們不想享神的幸福，不想做中心人物的原料；但是，你們總是青年，那危險的潮，總要向你身上撲來；這快樂的光，總要向你身上照來！後面威逼着，前面引誘着，不容你不走上這條路。你們要明白，二十世紀，是再造的時期：全地球有人類的地方，都傳到這個精神；不單是我們中國青年可以躲避得過的責任！中國青年獨負責任，越發不是我們中國的青年，想靠着這屋子裏的半垜舊牆壁，是萬萬躲不住的了！

爛了，窗戶倒壞了，磚瓦破落了，正樑斷下來了；……屋子裏的人，都站在屋子外面，打算另打圖樣，重新建築。你們快快出來，一塊兒吸吸新鮮空氣罷！大家動手，推倒再造！尼采說的：「如今是『從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頑固的

頭腦，是不合用的了；四不象的步調，也是誤盡你們少年子弟的！

你伸出頭去向世界上看看：他們多麼興奮啊？他們自認是世界的主人，有遠大的眼光，的精神；去研究！研究！研究！創造！創造！改造！改造！改造！改造！改造！解放！解放！解放！從學術的研究，研究人的創造，創造到世界；從教育的改造，改造到文化；從貞操的解放，解放到宗教。他們推翻，建設，進行，奮鬥；達到眞理的大路，造成高潔的新生命。

* * * * * *

有人說：我們是學生，祇知道課堂裏的生活，不問改造解放的事；個人的責任還擔不了，說什麼世界的責任。

哈哈！這句話有些錯了罷？不說別的：你們在課堂裏，能隔絕外來的空氣麼？你們呼吸了活的空氣，能不呼吸空氣麼？這空氣還不是二十世紀世界上人人共同呼吸的空氣麼？你們呼吸了活的空氣，能做死的課堂生活麼？你們能保得住一輩子不在社會上立脚麼？不和世界上接觸麼？你們要在社會上立脚，和世界接觸；就是講到教育：你們還能關着門講「功利主義」的教育，不注意社會的狀態，世界的潮流麼？你們做學生，不是學人生應用的工具麼？

「偶像式」的學科不用說世界各大學會裏，沒有他的位置；便是小小一個商店裏的夥計，也還輸他不到！這不是越學越沒得生路了嗎？他的大病，便是死做課堂生活，不知道伸出頭來向社會上一望；這種「閉戶造車」的教育，你說在二十世紀最新最活的潮流裏，還能撐得住嗎？

說起來也是可憐！我們那班青年，討了三四十年的課堂生活；還是脫不了「秀才式」的思想，學生是什麼？簡直的明瞭的說一句：便是「學做人。」我們生在二十世紀，這二十世紀的人，眞不容易做啊！從今以後我們一呼一吸，一舉一動；和世界的空氣，息息相通。你沒有世界的眼光，時代的精神；不用說什麼事業，便是等閒說一句話，吃一口飯，也是不容你！

* * * * *

我們餓了！我們眞餓了！我們的肚子，果然餓了；——物質文明不發達生計程度底下——我們的腦筋，越法是餓了！他們都吸得到世界上最新的空氣。輸得進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做得成界世上最新的事業：我們呢？死囚牢裏的犯人罷同光式的小姐罷！外面多麼熱鬧，多麼好看？可憐的犯人！可憐的小姐！他祇能在鐵窗裏繡窗裏覷着罷了！外面的熱鬧，莫說他不能加入，並且不能參觀。如今却

由不得你了；時代危險底潮，撼動了你的鐵窗；世界幸福底光，射進了你的繡窗；我們看到了幾本從外國販賣回來的講什麼主義的小册子，便快活到了不得，好似吸了瓊漿飲了甘露一般。但是，你試回心一想；這幾本小册子，能夠幫助你這個犯人，從死囚牢一脚跨到公園裏來麼？能夠幫助你這個小姐，從閨房裏一手提到跳舞會上去麼？不用說你多年被監禁的頭腦，一朝見了的花草，怕要感覺到眼花；你多年被束縛的小脚兒，一朝夾入紅男綠女的跳舞隊裏，怕要感覺到脚痛；到頭來，一場春夢，小册子依舊是小册子，主義依舊是主義！犯人依舊是犯人，小姐依舊是小姐！你感受的，還不過是隔着鐵窗撼動的低潮罷！

我們要登ＡＤＣ劇台，——上海圓明園路一家外國劇場名，我也跟着春陽社素人演劇的團體登台表演過一次。（這是十六年前的說話）——先要在劇社裏練習過幾十次，在舞台上試演過幾次，——試演的時候例不公開祇邀集幾個有價值的批評家在台下參觀——纔能在戲台上實現；我們要加入遠東運動會，平日先要在自己的學校裏練習，又要經過幾次國內的預賽，選手的預賽，纔能到會場上去決賽。我們要擔負再造二十世紀世界的責任，也須要這樣——也須先要再造我們的中國。什麼是再造中國？你們試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中國教育怎麼樣了？政治怎麼樣了？社

會怎麼樣了？家庭怎麼樣了？個人怎麼樣了？研究！創造！改進！解放！先研究國內的，再研究世界的；先改進國內的，再改進世界的；先解放國內的，再解放世界的：但是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手腕，纔能再造國內，纔能進而再造世界。

我們果然要研究：雷渥那德的機械主義，和盧梭的返自然主義，尼采的超人主義，託爾斯太的人道主義，朵斯退益夫斯奇的慈愛主義，易卜生的寫實主義，達爾文的進化主義，佐拉的自然主義，菲洛奧倍的虛無主義，歐根的理想主義，柏格森的直觀主義，太各爾的實現主義，羅曼羅蘭的大勇主義，但是我們格外要研究的是：詹姆士的實用主義，和杜威最近提倡的實驗主義。——易卜生的寫實主義也是我們急要研究的——我們不要空講主義；我們到了這「風雨飄搖」的時候，不是單講好聽的主義來裝裝幌子的，我們要拿出在化學試驗室理的精神來，去研究那切要的主義，去研究那切要的主義，使他實現在我們的中國。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在囚牢裏的犯人，閨房裏的小姐；我們還不曾做到街道上自由來往的人，還不曾做到社交上的花，這自由人和交際花，受了二十世紀的潮和光，還要向前進。

研究！創造！改進！解放！我們倘然要適應二十世紀的潮和光，和他們一塊兒去擔負再造世界的責任；

我們便要先研究我們的中國，創造我們的中國，改進我們的中國，解放我們的中國。第一步工夫：是先求犯人解放到街市上去，小姐解放到交際場上去；便是研究種種主義，便進而研究我們中國教育，文學，政治，社會，家庭，男人，女人；習慣，禮教，風俗，政客，軍人，學者……都能適合時代精神麼？都能適應世界潮流麼？倘然不能，我們便要研究，故造；這便是實用和實驗主義的實現。

這裏再寫一段胡適之的實驗方法在下面——胡適文存卷二二〇一——

『實驗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

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

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

實驗眞是唯一的試金石。

第一件——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爭論。

第二件——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

第三件；——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

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地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眞進化。」

上面是胡適之開的「實驗良方」，待我加上一味藥引。我說：我們行實驗主義，先要有易卜生底寫實主義的眞精神；一點不粉飾，一點不虛浮。我這個人，壞到怎樣地步；把我的壞處，統統說出來，那醫生才有着手的地步。所以我們要實驗我們的中國，先要研究我們中國壞到如何的程度；切實實調查，老老實實批評；這良方纔有實力，纔有效驗。

* * * * *

如今我們找誰來做醫生呢？老的太老；最有力量的，便是我全中國的那班青年學生。學生們啊！你是醫國的聖手，你是負重的大力士，你是新中國的前驅，你是老年的保護者，你是幼年的引導者，你是二十世紀新光中的幸運兒，你也是二十世紀新潮中的不幸兒；你一方面受人的怨恨，一方面受人的驅逼，一方面受人的引誘。你要放開眼界，你要立定腳跟，你要打定主意，你要提起精神，擔負「二」前進！享受！和駱駝一般擔負，和獅子一般前進，和小兒一般享受。你的

實力要充厚；如何纔有實力？全仗你的學識，裏得來的；思想一半是可以從課堂裏得來的，一半已不是從課堂裏得來的了；至於閱歷，從課堂裏得來的了，必定要去從社會上去得來。在不曾得到閱歷以前，必定要經過一番預備；我們討了三四十年課堂的生活，爲什麼連一個小地位也得不到？這全因爲我們沒有閱歷，不經過討論，不經過預備。如今二十世紀的新潮，問題，是不是靠這個小店夥計，可以擔負得下來？這個社會，是不是完全——永遠可以不識有思想的人改進創造，便可以抵得住這二十世紀的新潮？這個答案是：

要改進創造合於二十世紀新潮的社會，非有有學識有思想而又有閱歷的人不可。

我們做學生的：學識是有了，思想也勉強可算是有了；獨缺了一個閱歷。我們趕快預備，趕快討論！我們根據二十世紀的新思想，切切實實地調查，老老實實地討論現在我們的中國現在我們中國的社會；我們且不問外國如何進步，我們且不問新浪漫派如何能滿足人生。我們合各種主義的精神，抱定這個平庸的切實的實驗主義，預備再預備，討論再討論。我們祇求各方面一點一滴的改造，一點一滴的進步。——這纔是中國新文化的實現，這纔可以進而謀世界的實現。

什麼地方可以給我們預備，可以給我們討論？

我怕這思想的討論，閱歷的預備，妨礙了你們的正經功課；

我又怕我的思想太偏僻，議論太專制；所以取公開態度，讓大家來討論，讓大家來批評他的討論。——這也須是合於德謨克拉西「發展個性」的原理。

我又怕討論的範圍太散漫，次序太雜亂；所以每期出幾個題目，比較的似乎有一點統系。

我又怕同志們精神太澳，散聲氣太隔膜，所以出版了這個「星光」小册子。

小册子啊！他是負了二十世紀中國青年的使命而出現的！啊！他是全中國青年腦力的實現，全中國青年思想的結晶；他一般也負有駱駝的責任，獅子的精神。他將來能不能成功小孩兒，——根據尼采三種變態的比喻——雖不可必；但他總是我們星期文會的光啊！

星光啊！星光啊！你是小學的導師，中等學生的伴侶，大學生的產兒，全社會的指和揮監督者；將來改造中國社會進而改造世界實驗主義的出發點，籌備處，練習場！

我有無限的希望，在你們身上；也有無限的希望，在中國身上！——亞孟！

# 嘯天讀書記第一集

## 讀情詞

文學問題——韻文

社會問題——戀愛

兩種問題的小研究

### 一

我讀了情詞便連類得了兩種有趣味的感想：——決不是感覺他文字的香豔，意思的纖麗。——一種是文學上的感想，一種是心理上的感想。我把他分別出來，略略說幾句在下面：

* * * *

### 「一」文學上的感想

我八歲的時候，父親教我做詩；——學做詩的前一年，先學對課；並選讀前人的詩歌。——我記得第一個詩題是「楊柳」兩字，做的是五言絕句一首。當時我想了許多和楊柳有關係的意思——覺得東也是材料，西也是材料。必須心想「這孩子的思想是沒有統系的，不知道邏輯的法子。

區區二十個字，如何容納得這詩多思想？」——一首詩限四句，也罷了；爲什麼每句祇限五個字？一個字不好麼？三個字六個字八個字都不好麼？沒有字數的限止也不好麼？——當時我便用盡我小米的麻袋，硬要裝進五斗米去；弄得『顧此失彼。』好不容易，捉住了五個字；還要講「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的調子，還要講韻脚。——融，容，餘，腴，肝：這六個字，一定要把他分開，歸在一東，二冬，六魚，七虞，十四寒，十五刪，六個部分裏；硬劃一條界線各不相犯。——當時我雖勉強做成了幾首歪詩，但是心裏暗暗的恨那第一個想出做詩法子的人，爲什麼要這樣捉弄人！這雖是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思想；但是無論什麼文字，一有了束縛，便做不出好文章來：你看蘇韓的文章，李杜的詩歌；何等暢達？何等雄厚？他卻是不大講格律的；反過來說，像那駢體文，八股文，館閣詩，試帖詩；裝裝點點，扭扭捏捏：連文氣也沒有了，文理也沒有了，還講什麼文章！

詩經序文上說得好：『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完全是感情文字；「情動形言，不知手舞足蹈，」是何等自然？何等有感情？倘然加上種種桎梏，又拘束，又顧忌，便失了情感的自然，味同嚼蠟。所以說：『至情無文。』

步，便成了「騷賦體」。可以長篇大論，曲曲折折，把複雜的思想描寫出來。後來因爲騷賦體敷衍的字句太多；——像兮，些，只，耶：等句尾詞。離騷通篇說來說去拿香草美人來比自己的人格，都是敷衍文字。——便跟着人類性情的進步，變成了古風。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長短隨意，平仄隨腔。後人又加些修飾的工夫，便有五古七古的分別。後來世界愈文明，人心虛愈僞；跟着粉飾的習慣，講求字句華麗，音調鏗鏘，便變成了五言絕詩七言絕詩。又進一步，講排比，講對仗，做出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和排律來。什麼「蜂腰！鶴膝！」什麼「平頭，上尾，」「大韻，小韻，」「正紐，旁紐：……等種種講究；形式上的格律越嚴整，思想上的眞趣越消滅！在中古時候，文字的形具還不十分完全；像李太白，杜甫，白香山，韓昌黎這一班有天才的文人，還能夠做幾首有精神的詩。——例如杜甫的石濠吏，白樂天的上陽宮人……等篇——經過了唐宋駢體，明清八股；文的氣骨越虛浮，那詩的體裁也越枯窘！——有桐城派的文，便有西江派的詩。——在清朝的詩界，便大鬧其館閣派，式帖派。——打開詩集一看：不是賀太夫人八旬壽詩，便是賦得什麼什麼。——這個韻字，是講天籟的。——弄成了一種寄託情感活潑潑的韻文，——弄成了一種失魂落魄，祇剩屍

骸，鸚鵡學舌一般的死詩！——是應酬的堆砌的。

文學的興亡，直接和國家的氣運有關：那專制帝皇，祇怕人民思想發達，反對他的政治；許多做死文學的法子來，束縛你的思想，消磨你的精神。那文學的運命，也斷送在他手裏！厲得詩歌這一類文學，還不拿他當正經文學看待，民間可以自由研究。——他却不知道詩歌的韻文，最能夠感動人的性情；歷史上幾次大革命，十有八九，和詩人有關係的。——但是人性總是趨向於自然的，有趣味的。人的情感，既然給什麼七律五律束縛住了，不能自由發揮他的情感，便有長短句的詞體來替代他。王驥德詞學裏說：『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人心有感，發聲成歌；高低，長短，原是沒有一定的。詩窮而詞出，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詩稱作「做」，詞稱作「填」；「做」和「填」兩個字，已經有自然和不自然的分別。——故意經營的稱作做。意成腔的稱做填——詞學裏說：『詞之興也，婉轉其聲，以腔就辭者也。』他所說的「婉轉」，是完全依據人聲自然的感發。他有一段說製腔的：「製腔之法，必吹竹以定之，……惟吾意而吹焉。……聽其腔調不美，音律不調之處，再三增改；務必使其抗，墜，抑，揚，圓美如貫珠而後已。」這個「惟吾意」「圓美如貫珠」兩句話，便

在裏面！古人塡詞，竟有祇有腔沒有字的。——如范石湖造腔，沒有詞句；姜白石替他塡上詞句，名叫醉翁操；蘇東坡替他塡上詞句，揚元素造成一段腔，張子野和蘇東坡塡上一玉梅令；沈遼造腔，名叫雙鶴金船的詞。此外如霓裳曲、八闋，除姜白石塡出序一闋以外，都是有聲無字。——胸中有悲歡的感觸，便隨意發聲成腔，何等自然？後人拘泥字脚的多少，字面的平仄，便又把詞弄糟，成了一種死文字！

因三百首的簡單，便改爲騷賦；因騷賦的瑣碎，便改爲古風；因古風的拘直，便改爲近體詩，因近體詩的不自然，便改爲詞：誰知塡詞要講字脚字面，不能自由伸縮改變，依舊是個不自然！因此他經過兩宋的極盛時代，到元朝，到底不能維持下去，便產生了一種曲。——講到曲的格律，比詞更要寬鬆得多了。他最大的優點，便是能用一種襯字，爲什麼要用襯字？總逃不了「言之不足而長言之」的一個共同自然的趨向。這樣說來，這種寄託情感的有韻文字，是萬不能拿字數韻脚來限制他的！有限制，便覺得痛苦；一覺得痛苦，便要改變。——雖說不限韻脚，倘眞能做出從情感上發生出來的韻文，這裏面自然有一種天籟。——許恂儒曲學裏說道：『達士通人，矢口成韻；靡不合節，和若球鏗，候蟲時鳥，生而能鳴——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嗚呼！其可知也耶，其不可知也耶？』這幾句話，眞能夠

參透音韻的原理。他又說：「無論爲詩歌，爲辭賦，爲樂府，爲詩詞，爲雜曲，爲南北劇：其詞本乎人情，動乎心理，成乎風俗。雖婦人孺子，莫不通曉。……天籟無方，惟人所適。聲音之皆根乎習性，童而習之，有皆首莫辨者矣！」好一個「根乎習性，動乎心理！」好一個「無方！」好一個「惟人所適！」爲什麼「皆首莫辨？」祇因爲專做那「尋章摘句」「膠柱鼓瑟」的勾當，便是自入魔道！

曲有「南」「北」的派別：南曲柔靡，北曲高亢；南曲呆板，北曲自然；南曲隱晦，北曲鮮明：文章的價值，越自然越鮮明越好。——富於情感的韻文，更不容有呆板穩晦的地方。——兩比較，照我的眼光看來，北曲的效用，勝過南曲。這裏面還有兩大優點：

「一」北曲板眼，沒有一定的。看曲裏襯字的多少，再定下板的地方。這是何等自由？——可以隨意用襯字，儘量發揮他的情意。——南曲板眼，是有一定的。把一隻曲子，支配幾下板；第幾個字下板，便不能自由伸縮。要在板眼疏的地方，纔有加襯字的空間；到板眼密的地方，祇能把曲句囫圇唱過。——在文法必須加襯字的地方，也不許他加襯字。——該加襯字的不得加，便有「詞意脫節」的困難，不該加襯字的地方，他却偏給你有加襯字的機會；你足的加上了幾個襯字便成了「無病而呻！」這都是不自由；是文字做人，不是人若去畫蛇添做文字！

「一」北曲用字的範圍很寬。白話，土音，外國話，——如黑嘍嘍，撲騰騰，赤力力：都是元朝時候的蒙古話。——俗語，方言：都可以用在曲裏。他的體裁，專講本色。寫法，造句用白描的造法；讀起來鮮靈活跳，便得了文學上情感富厚的效用。——中原韻，叫拍北曲的拿他的韻做根據；已經是加上了一層束縛——南曲專句話，一定要加一層修飾工夫，——實在是加一層障礙。——扭扭捏捏纔肯說出來。何等不自由？

由南曲變成北曲，不能夠不說是韻文的進步。——近來文學界上又發明了一種「新體詩。」長短句不拘字數，音韻講自然和諧；用白話寫來，覺得又活潑，又眞撲。這也是文學變遷自然的趨勢。——但是所發明的時代，很有幾個做得不完全的。——這由於他們錯認「新體詩」是不講究音節的。——像我的老友胡適之先生做的便好。我如今把他一首鴿子詩寫出來：——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有一羣鴿子，在空中游戲。看他們三三兩兩，迴環來往，夷猶如意，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

這一首詩，何嘗不注意音韻！何嘗不注意雙聲疊韻的解數？我再寫他送任叔永的第一段詩道：

——嘗試集（二）五一

你還記得，我們暫別又相逢，正是赫貞春好？記得，江樓同遠眺；雲影渡江來，鷗鳥？記得，江邊石上同坐看潮回，浪聲遮斷人笑？記得，那回同訪友；日暗風橫，林裏陪他聽松嘯？……

這一段，初看去，很像一首渾脫自然的詞曲。所以無論什麼體裁的文章，要好，總逃不了「自然」兩字。——從來做詞曲的高手，也很能利用自然；像施子埜——名紹莘明朝人——做的情詞便是一個例。我把閨詞裏一段寫出來：

分又恨，急颼颼，隔簾風大；冷清清，隔窗花亞；瘦岩岩，曾經病來；悶懨懨，扭得身兒窄：夢耶？

這一段，初看去，又很像一首渾脫自然的新體詩。他通篇到底，沒一首不是極活潑極自然的；真稱得篇篇賣力，字字靈活。我講韻文的變化；變到曲，算是極完全極自然的了。但是做到施子埜的

這一種曲，越法完全，越法自然！我看，和新體詩沒有什麼兩樣。他雖然拿游戲的眼光來但是恰恰合了文學上一種自然的趨勢。我們多讀讀他的曲子，再去按他套數和韻腳曲可以加襯字，已經沒有字數的束縛。——便可以做得文章活潑音節和諧的新體詩和我小時候感覺一斗米的麻袋硬裝五斗米的痛苦了。——這便是我對於情詞在文學上的感想：

* * *

## 『二』心理上的感想

我們做一篇文章，先要有使命，然後下筆，這是一定的程序；但是這個使命，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我們有時受外界的逼迫，竟做成一種沒有使命的文章，便是應酬文章。——從來說的：『文以載道。』『道』是什麼？是吾們心理上一種熱烈的思想，或是一種充足的主義，或是情感；『文』是什麼？是受了這種思想，主義，情感，強力的逼迫，借他來宣佈於表面的工具。所以文這一種東西，一定要拿思想或主義或情感做他的靈魄。——思想一定要是熱烈的，主義一定要是充足的，情感一定要是專熾的：——有了靈魄，纔有精神。從來說的：『言之有物。』『呼之欲出。』這便是文的精神。文倘然沒有了精神，便是：『無病而呻！』便是『人云亦云！』便是『應聲蟲！』——再

進一步說：這韻文，完全是心理上情感的表示：人有言語或文字的表示。這心理上的情感，是不能假設的；韻文，越法不是沒有意思可以做得的。但是從古以來的大詩人，他竟也逃不了這「無病而呻」的毛病！——吳梅村送小司空傅夢禎還嵩山詩，有「……被褐盧鴻仍拜詔；……」李長吉贈張大徹詩，有「……匣中章奏密如蠶，……豸角雞香早晚含；……」等等應酬的文章，客觀的意思，滿紙都是。什麼李杜韋白都逃不了這個例！——可憐啊！這吾們私有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示情感的韻文，還免不了中虛僞造作應酬的毒！——情感竟可以假設的，激刺竟可以特造的，做文章竟可以沒有意思：人心的奸僞，實在可怕！——我們還有什麼文章可以讀！還有什麼文章可以做！怪不得胡適之要說：「世間只有幾首『打油詩』可讀」這一句話了！——胡適文存（一）二二〇

打油詩爲什麼可以讀？祇因他是眞率，是出於情感的自然，是主觀的意思；不是應酬的，不是虛僞的。韻文界到如此破產的地步，我實在替「文運」傷心！替「世道」傷心！不要傷心罷。我們來看：這破產的詩詞界裏，除了幾首打油詩以外，還有些什麼韻文可以讀？我看除大詩人詩集子裏的幾首感事詩以外。——感事詩却是描寫主觀感覺，不是應酬別人的。（蘇軾哭幹兒文天祥正氣歌，

杜工部石壕吏，陳學煙寺晚鐘，劉績征夫征婦等）——要算施子埜瑤台片玉——即曲，最有文學的價值。他曲裏的意思，全是主觀的；不用一點修飾，便赤裸裸的活現在紙學上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的公例！很可以替韻文界保存一點元氣！

說施子埜做的曲，有文學的價值，能夠用主觀的意思，這還是抽象的評論；如今我論算是大前提，再進一步評論他實質上的價值。這情詞裏究竟用什麼意思做他的主輯的法子，斷定他是「描寫戀愛。」戀愛這一樣東西，是我們有生以來心理上的一個我們做有情感底韻文的好資料。但是這個情感，祇有主觀的，沒有客觀的。他曲裏却處用主觀的描寫，便覺得十分活潑，十分眞誠。『小窗兒女語，恩怨相爾汝。』這十個字，便可以顯露出他的價值來。有人說他有兩種極大的毛病！我先把反對他的話，假設的說在下面：

（一）他描寫戀愛，盡情披露；太少含蓄，不免流於狂放。

（二）他描寫的是娼妓的戀愛。看低了男女的人格，未免太沒價值。

我對於以上兩種評論，便發生了以下的兩種感想：

第一種　這一種又可以分做兩段：

一　這一段，是屬於「文學」上的界說。我先問我們做文章——行文說理。——是暢達的好呢？還是不達暢的好？這個答案，當然是暢達的好。既然是暢達的好，這也何嚐於盡情披露？況且我們做韻文，完全是情感的衝動；沒有受情感十分的壓迫，我們也做不出十分意思的韻文。——不受情感十分的壓迫，做出來的韻文，便是「無病而呻！」——我們既然受情感壓迫到十分，便也老實不客氣，做出描寫十分有情感的韻文來。——決不描寫到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倘然祇描寫到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便是不賣力；不是好文字！——韻文，是我們個人私有的文字，不是應酬裝飾文字。——難道還要裝幌子，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做出許多醜相來不成？不大脚闊步的走出來，把胸中所有的盡情披露出來，做什麼？

二　這一段，是屬於「心理」上的界說。我先問：倘然有眞正熱烈專熾的戀愛，他形態上的表示是怎麼樣？是「如醉如癡」？詩經裏說的：「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吉士誘之！」西廂記裏說的：「求之不得，輾轉反側！」「……眼花撩亂口難言！……」還有寫情小說裏的慣語是：「甘爲情死！」這如醉如癡是什麼？魂靈兒飛去是什麼？眼花撩亂是什麼？誘之是什麼？輾轉反側是什麼？口難言是什麼？甘爲情死又是什麼？千句并一句：便是「狂放。」不狂放，不能夠表示他的愉快；不狂放，不能夠

表示他的眞誠。戀愛這樣東西，是不客氣的；肚子裏有幾分熱度，外面便表示幾分狂放；熱烈到十分。不狂放的戀愛，便是虛僞，便是機械作用！你看那班少年男女，他不曾經過僞道德的薰陶，初次發生戀愛的時候；來勢何等熱烈，可等狂放？後來年紀慢慢的大起來，受社會上機械的教訓慢慢的深起來；便知道『相敬如賓』的時候，他的天機斲傷到如何地步？戀愛上的道德墮落到如何地步？『賓』是什麼？便是客人；『客』是什麼？便是客氣；『客氣』是什麼？便是『外人！』對自己的夫婦，爲什麼要拿待外人的一般待他？這完全是眞誠宣告破產，虛僞佔據了他的殖民地！所以憑良心說一句話：『狂放』二字，還是戀愛道德上無上的程度。

祇因社會中心人物，怕這狂放擾亂了社會的秩序，所以竭力把這一分男女愛情上的道德壓抑起來。說：祇許『相敬如賓，』不許『狂放。』老實說一句話：戀愛到熱烈的地步，發生狂放的表示；這是我們腔子裏本有的原素，也無可遮滿無可壓抑。況且韻文，是我們靠他來宣洩個人情感私有的文章自己對自己說話，還不該老老實實，對於戀愛有幾分熱度，情盡宣佈出來麼？我祇怕世界男女，對他戀愛的私德，不肯用狂放的態度；裏面不免有多少機械的作用，生理的衝動，成就了一對虛僞脆

薄的夫妻。那末，我們還該把這天眞爛漫的狂放，做戀愛道德上的好教訓。這是爲什麼？祇因人到狂放的地步，纔沒有掩飾，及虛僞。戀愛的大障碍，便是掩飾和虛僞。——男女初發生戀愛關係的時候，各人把自己的弱點收藏起來；你恭維我，我恭維你，你服從我，我服從你：待到一發生夫妻關係，日子久了，便不知不覺顯了原形。這是何等的虛僞？何等的遮飾？至於由第三者被動而發生機械的夫妻關係的，越法談不到此！

第二種　這一種的感想，便牽動了社會問題。我不去說別的，我們且看那端在下面的夫妻，和娼妓的性質到底有怎麼樣的分別！我說到這裏，便連想起我的朋友一首滑稽詩文來。他說道：

老婆的眼裏看丈夫：
他是一本銀行支票簿。
什麼錢，他來付，
不怕他；不擔負！

丈夫眼裏看老婆：

還

夏天可以當涼蓆，
冬天又能當脚爐；
只消伊永遠來倍伴我，
不管伊心中的樂與苦。
這那裏是夫婦？
簡直與嫖客妓女的關係差不多！
一個個的家庭，全是一個嫖客認定
一個妓女的老主顧；
全是金錢與身體的交易所！
說什麼愛情不愛情，
不過我騙你來你騙我！
不知日後生出來的子女，
究竟算是便宜貨呢，蝕本貨？
一段話，倘然移在娼妓身上你們試閉
眼一想，還有什麼分別？我如今大膽
說一句：什麼夫妻

不夫妻，娼妓不娼妓！但是機械作用的男女結合，——這是包括各種機械婚姻和飢餓婚姻，如梅奈基氏所說之試驗婚姻；以及所謂性慾婚姻，便宜婚姻，利用婚姻，義婚姻，子孫婚姻等等。見日本青柳有美著的結婚學）——都是娼妓行爲！有精神作用的男女結合，都可以稱他是夫妻行爲！在現在中國機械婚姻極盛的時代，也分不出誰是娼妓誰不是娼妓！再進一步說：男女在專制婚姻的壓力下面，倒是對於娼妓有幾分戀愛的自由；也還是幾分選擇的自主權！——高等娼妓，無強迫與男子發生生理關係的義務；那由第三者被動而發生機械的夫妻關係的男女，却反有強迫發生生理關係的義務豈不可嘆！——我更進一步說：便算施子塾描寫娼妓的戀愛是錯了；但是施子塾生在四五百年前，——施子塾是明朝人。那時候家庭的黑暗，婚姻的專制，社會的頑固，男女社交的閉塞：比到今日當然要勝過幾倍，他天天對着這木偶式的夫妻團體，——未結婚以前，是一面不相識；既結婚以後，便要守那「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和那「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種種虛僞的儀式；所以稱他是木偶。——抱衆養主義的夫人；——男女知識不平等，職業不平等；平時不能得感情上道義上的交換，有事不能得生計上的互助。丈夫對於他的妻子，祇擔負衆養的義務，妻子對於他的丈夫，也祇抱衆養的主義。凡此種種，根據社會

歷史狀態，都可以推想而得。——他度着這枯寂無味的生涯，又是有天才的人，不描寫戀愛，却叫他向誰去描寫戀愛？便算是錯，也是時代的錯！不是施子埜錯！他文字裏自有一段眞誠的戀愛，可以叫人感動佩服的地方；我們讀他文字的價值，戀愛上的道德，不問他寄託在什麼人身上。——文字的寄託物，原沒有階級的限制。

（例一）鄭生和李娃。

（例二）蘇東坡和朝雲。

我再進一步說：在男女戀愛不自由的時代，也是這個例。——我再進一步說：在男女戀愛不完全的時代，還是娼妓能夠獲得幾分自由；娼妓何嘗不可以寄託戀愛？更進一步說：在男女戀愛上的人格！——你們要明白，我決不是擁護娼妓；我生平不曾嫖過一妓。（這不是我的道德，這是我的個性。）我說這個話，是一種比較的觀念。我常說：「男女能眞正實行如今祇好讓他們獲奪戀愛的一部分神聖的戀愛，（是極自由極純潔的戀愛。）那娼妓自然絕跡；我這種孤憤，是一種反激，是「禮失而求諸野」的意思，是一種「矯枉過正」——我這個話，不是向壁虛造的，我且舉幾個例在下面：

（一）白樂天和樊素小蠻。
（二）韓世忠和梁紅玉。
（三）李靖和紅拂。
（四）龔芝麓和顧眉機。
（五）侯朝宗和李香君。
（六）吳三桂和陳圓圓。

這一種例，太多了，我也不再往下數。——但他們都有幾條共同的例是：

（一）他們都是娼妓。
（二）他們都是才子，學者，名將，義士：取得人類上第一等的人才資格。
（三）他們都有一段熱烈的戀愛歷史。
（四）他們非但不因娼妓給人看低了人格，反因是娼妓增高了才子佳人歷史上的身價，看來，和娼妓未始不可以講戀愛；——戀愛並不因娼妓而貶落了他的價值。何況施予楚所描寫的；這樣是他一肚子熱烈的戀愛？娼妓，不過是他文字的寄託！

大概願普天下多數的男女，在婚姻上勝失了人格，祇落得向娼妓身上去描寫戀愛，這是我們的大恥辱！

妻身上。天下一般多情男女，讀了這情詞，把他一腔熱烈的戀愛，移在他正式的用精神結合的夫或這是我從此以後，也不用拿娼妓來解嘲；社會上人人得了愉快的配偶，更不用娼妓這一等人！——對於情詞在心理上的感想：

* * *

情詞，原名「瑤台片玉」，我嫌這書名太籠統。——是抽象的不是具體的——裏面的詞意，大概是寫「戀愛」，我便老老實實拿一個「情」字來替代「瑤台」兩字，一個「詞」字來替代「片玉」兩字，做了他的新書名。——明明是曲我稱他詞是活用的不是死看的。

這一部情詞，原是明朝施子塗個人的游戲筆墨。我每到氣悶的時候，常常讀着他消遣；意的時候，便一個人說着話道：『這樣的好筆墨，很應該多多的印幾本，給普天下才子佳人共讀之？』

如今我居然把這部情詞印出來了，——并且還加上新式標點；這又是一個什麼意思呢？我答道：『文字的功用，是在達意；圈點的功用，是在幫助文字達意。那古式的文字，實在不夠達今人的意，——註一——便是舊式的圈點，也實在不夠幫助文字達意。——註二——因爲這一層，便可以知

讀文字是用白話體的好，圈點是用新式的標點好。——何況詩詞這一類，是富於情感的文字，不用白話，不能夠「深入淺出」；※不用新式標點，不能夠「形容盡致」。好不容易，找出這部在三四百年前全用白話做成的曲本來；——曲大概用白話做的多但總沒有施子埜做的來得條暢——多麼屈折？多麼深沉？還不該用最能幫助文字達意的新式標點麼？」

（註一）古式的文字，常常用抽象的寫法，不肯用具體的寫法；便覺得膚泛。這是不夠達意的新式標點麼？」

古式的文字裏，很歡喜用典；常常有「張冠李戴」的句子，便覺得牽強。這是不夠達意二。古式的文字裏，好好的一句話，他總不肯爽爽快快直說出來；總要想幾個隱晦的代名詞，加上許多「無病而呻」的字眼。便覺得模糊。這是不夠達意三。

（註二）舊式的圈點；祇有「句」「讀」兩種。——語氣已完；把一圈加在末一字的下面，稱做「句」。語氣未完；把一圈加在末一字的下面，稱做「讀」。——這兩種，祇有句圈一種，勉強可以和新式標點的句點通用；此外祇有一個讀圈，便不夠用了。須知道無論語言文字，總有長頓短頓的地方；倘然一概用一個讀圈加在文字上，便覺得失了文學的精神。何況還有冒點，破折號，刪節號，……這許多精細的標點，是舊式圈點夠不上的？——至於「疑問」「感嘆」兩種符號；在粗看

來，古式文字，原有乎，哉，烏何……等字，可以代表疑問的口氣。但是細細的分別起來，有時竟有感嘆字代疑問用的，也有疑問字代感嘆用的。又有並無語尾變化，同是一句話，却分兩種性質的——京調戲裏，常有「當眞？」「當眞。」「果然？」「果然。」的問答話；字同而性質不同，倘然不用新式標點，如何分別出來？——況且白話體上是不用乎，哉，矣，耳，這一類字的，越法該用新式標點。——情詞是白話體的有情感的有韻文字；不用新式標點，如何顯露得出他的文學精神？

我說完了這一番話以後，便把這一部情詞恭恭敬敬的介紹給一般讀者。

# 讀『韻語體的西廂記』

『西廂』——韻文的——不是在中國文藝界上早佔了他的地位嗎？何必再有你這個西廂！

『敍述文的——出版呢？』這一句話，是讀者急於要問我的，也是我急於要自問的。

我答覆這個疑問，覺得有兩層意思：

一，在文學上的衝動；

一，在心裏上的衝動。

我且把這兩層意思，分別着約略的說幾句在下面。

* * * * *

我劈頭一句話：『韻文是不適用於敍事的。』我看過多少敍事的韻文，像念八翻瓶笙館修簫譜李笠翁十種曲長生殿牡丹亭桃花扇西廂……這幾種；——講到他文藝的動機又可分爲兩種：一種是要賣弄他的文才湊些抽象的事實敷衍成一種曲（像念八翻十種曲這一類）一種是有異體的事實故意拿韻文去描寫也是要賣弄他的文才（像修簫譜裏的卓女當壚一曲和西廂長

生殿牡丹亭這一類）第一種是無聊可惜白蹧蹋了文字第二種是模糊可惜白蹧蹋了材料——他的大病，是被韻文束縛住了，不能充分描寫他所敍的事。便算在文學上有天才的人，把敍述的材料硬化成歌咏的材料，一在韻文的價值上也不能增進了什麼，二白蹧蹋了材料，三到底總感覺幾分不自然。像木蘭辭石壕吏琵琶行長恨歌……等等，經有天才的作家，拿有束縛的韻文來作具體的描寫，顯他文學上的力量，倘然是「極行文之能事；但是我總感覺得韻文是不適用於敍事的，換一句話說，便是拿韻文來敍事，能叫他所敍的事減色。仗着白樂天杜子美那樣的天才，他僅能描寫到如此地步；倘然把他描寫的換做「深入淺出」的白話敍事文，我可相信最少要比敍事的韻文勝過一籌。

我寫到這裏，記起那一年我主任上海潮週刊的時候，有一位馬樂郎先生寄給我一篇譯杜子美石壕吏詩的小說稿子；當時登在上海潮第一號裏，如今我再拿他來介紹在下面：

來此已是黃昏時候，腿上很覺困乏；希望得一處人家打火造飯，歇歇身體，也好待明天再趕路程。忽的抬頭一望：「啊！那不是一綫燈光嗎？……」不由的脚下生風，如飛跑去；走近面前一望，却是一個小小村落，只有一家，燈光暗暗的明亮。便走近前去叩門，只聽裏面應道：

「啊喲！是那位上差？我家沒有壯丁哪，請上差到別家去罷！」我想道：「原來他當做官府裏人。」便又輕輕喊道：「賢主人！我是過路的人，來借一宿，明早就行。不是什麼上差下差的。……」

主人方呀的把門一開，引我進去。我仔細一瞧，但見主人已是六七十歲，渾腿支開了用稻草束着倒還牢固得很——一個婆婆伏在上面，身傍點着一盞豆油燈；油也不滿了，燈草也只瘦瘦的一根。我心裏想這大約是主人的老妻，便行禮說道：「老奶奶驚動了！」那婆便起身答禮道：「客官辛苦得很，不必客氣，請進來坐地。……」

我從包袱裏拿出幾片乾饃饃來，向主人討一口水；主人便舀了一盤冷水，燉溫了遞來。我已乾咽下一個下肚，便接來一飲，又分兩個給主人倆吃着談着。

叫做石壕村，百姓因是兵荒，搬的搬了，死的死了，祇剩得這一家在這裏。……耳邊聽得低低的聲音，便問道：「這是主人家什麼人？」主人答道：「是寡媳同小孩在房裏睡覺。」

忽聽得有人咚咚的敲門，大聲吵道：「你家有人，怎的不去當兵？偷懶不去，簡直目無王

法了！……』老主人一聽，嚇的飛奔到短牆邊，帶跳帶爬；到了那邊，但聽「呵喲！是閃了腿。……我當時不知何故，也只好在黑暗地裏蹲下，看是如何。……

了，連你這老天殺的也帶了去。……』姥姥含着一包眼淚，帶哭的說道：『同你細談。快說！』『……我家本來有三個兒子，老的，後面跟着個伙伴——都是惡狠狠地——前面那人開口說道：『……你這家好不要等老爺來捉。是曉事的，快點叫他出來跟着走；不曉事，家裏有的不叫他當兵？偏要等你……老爺

一個還不知死活存亡。我好苦呀！天哪！你怎麼叫他出來！……』姥姥回道：『那里來的人呢，祇有小娘，因爲守着小孫沒有去。——不瞞老爺說，連下衣都不全哪！不然，也喚

個道：『那我曉得了，其他還有人呢？快點講！不要說閑話。』『……死的已經死了，那一三四人，怎知道的；自從大亂以後，三個兒子都被徵到鄴州打仗去了。昨兒一個兒子，說到這裏，已是嗚咽不能成聲了。……「他兩個兄弟都做了刀下！」老爺，你想可憐可不憐呢！……』『……』

性發老身是爺來說：

細說。……』『我那里有許多工夫同你細談。快說！』『……我家本來有三個兒子，老被徵到鄴州打仗去了。昨兒一個兒子，托便帶信回

老爺了。老爺可憐見家破人亡，請到別家去罷。……」「那不能。奉了府裏太爺的差，既來了，怎好空手覆命。做也要做一個人給我帶去。」「老爺不要說笑，人那里做得來呢？……」「那麼，找一個人給我。」「那里找去呢？……」

便硬一硬肚腸說道：「拚着我這一副老骨頭，跟老爺去；或者到了什麼河陽，也還能當一個火頭軍。……」但聽那差人說道：「這才是老英雄哩！」呼哨一聲而去。

我站起身，抖一抖上灰塵；看那燈時，已奄奄欲熄了，便忙去撥了一撥。耳邊得許多聲音，房裏那位少主婦，也是抽抽咽咽的抖着哭着。

又過了許多時候，才看見老主人從門外爬着牆回來；滿面淚痕，渾身泥漿，話隱隱還聽得一句。我正待問他時，燈却熄了，各輕輕道了：「睡罷！」便糊亂蹲在破機上睡了一覺。天明，一骨都爬起來，主人也起來了；我便背起包袱，辭了主人，要行。主人說道：「客官恕我腿疼，不能遠送了。……」說着，早流下淚來。我便安慰他道：「主人不必過悲，後來你家總

有團圓日子，不要傷壞了身體。……」主人微微點一點頭，我便拱拱手，出得門來，大踏步趕路程。

你們讀了這篇小說，再去杜子美的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婦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兩面一比較，誰的感覺力強？

二十世紀是「活」的時代，一切要求解放，顯露出他的眞精神來。便是韻文的本身，也正在解放的一條路上走；——新體詩——如何反把好好的新使命，一方面是創造新思想，一方面是改進舊文藝。——便是胡適說的「整理國故」——像那專爲賣弄文才的抽象的描寫事實的韻文，——爲念八翻十種曲等是因文生義的——在現代淘汰之列的，我們固然不值得去整理；但是像那有具體敍事材料的，——如西廂卓女當壚等是因

義生文的——我們如何不去把他的材料取出來，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改進舊文藝，發出新光彩來？

我們再看看韻文的本能，是怎麼樣？成方吾說：

詩的職務，只在使們我興感，而不在使我們理解。使們我理解，有更明瞭更自由的散文。」

創造第一號（2）

這句話，不是很明瞭的嗎。所以韻文的本能，是感覺，不是知覺；凡是一切議論，或記載的材料，一踏進了韻文的門，便感受到「殘缺」的病。我最懷疑的，是一般做什麼「即事詩」「無題詩」的，他寫上二十八個謎面式的字，給局外人去看；簡直是「莫明其妙」。他知道不能叫別人懂得他的意思，便在每句下面註上幾十百個字，解釋他詩句裏所記的事實。這樣做詩，又是何苦來？這都是不明瞭韻文底本能，把好好敍述底材料，去做情感底材料，弄得兩不討好。韻文的西廂，也有同樣的缺點；好好敍述材料，爲什麼不拏他做成敍述文章？——沒有人做，我便來做。

* * * * *

敍述文章第一個條件，便是「寫實」。他的本能是知覺。有極明瞭極眞確的知，纔能感受充分

衝動的覺有知有覺，總能顯出敍述文章在文學上的價值來。

個丫，從來做傳奇的，因他偏重客觀的描文，便忽略文章所寄託主觀的事實。一部傳奇，湊幾個丫髮，一個太夫人，一個秀才，便足以了事。他原不打算敍述什麼事實，他原要賣弄他的文才，隨手一個人，發洩他的文字；那事實眞確不眞確，結構的完密不完密，他都不問。紅樓夢裏賈母說得好：

> 紅樓夢五十四回

既說是仕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人家人口多，奶媽丫髮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有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思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

這是結構不完密，事實不眞確的一部分。拿韻文去敍事，已經是失了知覺效能的一半；再用不撒底不精密的描寫，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做這不痛不癢的傳奇？——他的結果，果然不能得到感覺的效能，也決不能得到知覺的效能，簡直是文學上的一類廢物罷了！

從來做傳奇的，他對於描寫男女愛情，還有一種最卑劣的手腕。——這也不單是傳奇凡舊的寫情小說都犯了這個普遍的病——開始描寫男女的結合，完全著眼在獸慾上。——這不單是傳

奇小說便是幾千年傳下來堂堂正正的歷史我祇見他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士誘之』和那『女爲悅己者容』『色衰愛弛』這種話頭；怪不得那種所謂不說」越寫越卑劣了——一個少年男子，見了一個少年女子，立刻便想到『同牀簡直是一隻『餓煞雄狗！』一個輕年女子，見了一個年輕男子，立刻便想到『終人，簡直是一頭『狐狸精！』我又想起紅樓夢裏賈母的一番話了：——紅樓夢五……只是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

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佳人？……

講到這一層，雖也是中國男女沒有社交的流弊，社會的寫實；——這又連帶社會問題——但是既稱到才子佳人，名門世家，總有幾分他們所說的體貌遮掩遮掩，決沒有那樣一見了女人，蚊蟲見血，死咬住不放的醜態。要寫實反而不說實了。

從來做傳奇的，——或是小說——對於全部結構，還有一種最無聊的佈置，局。這種記賬式的小說，實在太失了文學的眞趣。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是當於感能夠得到讀小說的同情的感覺，便全在這小說的佈局有趣味沒有趣味。小說雖便是喜以團圓結覺的文學；怎麼樣是描寫人生的實

現，但是有片段的加以調節的，不是平庸的浮泛的。剪取那趣味深厚有時間性的一幕，用全力描寫；留著那有空間性的幕後，文章的調節，感覺的衝動，全在這空間性裏發生出來。我們爲什麼愛讀短篇小說？祇因他富於空間性。長篇小說爲什麼不容易做得好？祇因他是幾幕連續的，那一幕和一幕交界的地方；爲求文氣的貫穿，不免有侵犯空間性的地方。空間性一變而爲時間性，文章便失了調節的效用；文學也減殺了感覺的力量。善於做小說的，便能利用空間性事實的背面和時節平庸的地方，都含蓄在幕後。像那『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歸娶大團圓，』都是侵犯了小說的空間性，減殺了小說的感覺力，一種無聊平庸記賬式的描寫，我們要竭力避去他。

再進一步說：我們心理的本能，悲的感覺，大概強過樂的感覺；小說的天職，既然是在衝動讀者的感覺，與其利用樂感，還不如利用悲感。我試問紅樓夢爲什麼叫我們愛讀？恨海爲什麼叫我們愛讀？西廂記……爲什麼叫我們愛讀？他的魔力，全是在利用悲感上。我們中國小說界上領土，爲什麼這樣狹小，信徒爲什麼這樣減少？這裏面第一層，他們專歡喜描寫一種虛僞的樂感；——如夫榮妻貴團圓結局這大概也是中國人愛和平的一種特性——第二層，他們見了悲感結局的小說，心裏總感覺

難受。好好一篇小說，設局佈勢，都是在悲感上立脚的，他偏要裝一個樂感的尾文。——成悲感結局的小說後人也硬要替他裝上樂感的尾文——把從前一番苦心，讀者一片誠感，都立刻失却了效用。

* * * * *

總結以上的議論，尋出幾個我所以產生這個敍述體底西廂的歸結點來：

1 我們負的新使命，一方面是創造新思想，一方面是改進舊文藝。

2 像那專爲賣弄文才描寫抽象的事實的韻文，在時代精神淘汰之列的，我們固然不值得去整理他；但是像那有具體敍事材料的韻文，我們爲什麼不去把他的材料取出來，下一番整理底工夫，改進舊文藝，發生新光彩？

3 舊時的西廂，是有具體敍事材料的韻文。

4 韻文，是不適用於敍事的；既有具體敍事的材料，便拿他整理一番，改進成一種具體敍事的小說。

5 韻文敍事，因偏重客觀的體，忽略主觀的質，結構不精密，描寫不眞確，失了的效能。如今用精

雖然，了。廂》此密的穿插，眞確的描寫，注重主觀的事實，外舊小說最容易犯的描寫男女獸慾，侵犯空間性，悲感性的本體，裝上樂感——韻文的——驚夢以下四折，確是後人硬裝上的。——如今這敍述文的西廂》，成了一部敍述文的西廂。

這是創作，總有許多不完密的地方，望一般讀者給我一個確實的批評。

# 讀紅樓夢

從來研究「紅學」的人，大概逃不出以下兩種：

一種感想。——簡直可以說先有這一種感想，略略宣佈在下面：

我校讀紅樓夢以後，便有一種感想，略略宣佈在下面：

這一部一百多年來——著成八十回的紅樓夢——我如今把這何容易！」一百多年來——著成八十回的紅樓夢——我如今把這讀紅樓夢這件事，眞是「談文人學士，拋去多少工夫，用去多少腦力，費去多是曹雪芹他生在前清康熙年間——多少名詞來。——專一討論批評考證紅樓夢少筆墨！纔產生出這「紅學」二字的專門工夫讀書的人，又是一個沒有讀書的學做「紅學」——我是一個沒問的人；怎麼配說得上「紅學？」但是思想自由，便根據我這一點感想，竟大膽把這一部究「紅學」的人，大概逃不紅樓夢校讀排印出來。

索隱家

兩字。他總不信任紅樓夢裏事實的背面。他們抱定唯一的宗旨，是「懷疑」「索隱」家猜的紅樓夢的謎，大約可以分作三派：

這一種人，是專研究紅樓夢裏事實的；是影射另一個人的事實。祇因這一個念頭，便深深的入了魔道！大家便「捕風捉影」的猜起謎來！凡是「時代」「人物」可以附和得上紅樓夢裏情節的；便拉拉扯扯都拉上來，做了紅樓夢的謎底。因爲要證實他的謎是猜得不錯，便有許多十分牽強的地方。後來去題愈遠，入魔愈深；鬧得一班讀紅樓夢的，眼花撩亂，忘了他讀紅樓夢是爲的什麼！却做了索隱家的奴隸！

第一派說：『紅樓夢裏說的，全是影射董小宛的事。』董小宛，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愛妾；後來被清帝順治，用強力奪去，封董鄂妃。不久，董鄂妃死了，順治帝傷心到十分，便悄悄的跑到五臺山上去做和尚。——董小宛是否卽是董鄂妃順治帝是否眞是去做和尚是另一個問題現在姑且不去說他——却巧紅

第

樓夢裏有林黛玉死，寶玉做和尚的情節，這一派人便說：『是董小宛的事，千眞萬眞的了。』

二派說：『紅樓夢裏說的，是影射納蘭成德的事。』成德的父親，是前清康熙年間做宰相明珠的兒子；祇因他家裏養着許多門客——高士奇姜宸英……這一班人——却巧紅樓夢裏有許多女孩兒，——十二金釵——終日陪着老太太說說閒話；做那「食客」的生活。這一派人便又說：『是成德的事，千眞萬眞的了。』

三派說：『紅樓夢全是鼓吹種族主義——漢滿間——的政治小說。』這一派有一部分與第一派性質相同處他也承認董小宛的一說——祇因當時文網極嚴，便借這兒女私情，寄託他的種族感慨。却巧紅樓夢裏常常提及「南方」二字，又說「回南去，」便說：『南方是代表漢土，——清初南中還不曾投降清室——那十二金釵，便是投降清室的一班名士。——湯斌余國柱朱竹垞冒辟疆……這一班人——寶玉便是順治皇帝。這事是千眞萬眞的了。』

這三派的議論極多，著作極富——紅樓夢索隱小浮梅閒話郎潛紀聞二筆紅樓夢攷石頭記索隱……這一類書——我一時也不及一一引用出來。——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裏引用得很多——再者我若也跟着去研究這一類書，便也要同入魔道！

小說，原是游戲文章。興之所到，涉筆成趣；並不是「鑄經鑠史，」須事事有來歷，字字有根據——便是經史經數千年專制帝皇的利用很多有失去本相的地方——初不必有所假託；便算是有假託，也不過是偶然適合，依稀彷彿；斷沒有處處影射，一絲不走；像這三派人所說的。做小說，原不能無所本；但也不過是採集他的材料，穿插我的文章。初不問事之有無，人之甲乙。我的朋友，看了我做的小說，常常來盤問我，說道：『你這篇小說，不是影射某人的事嗎？』我說：『是的。』他又說道：『但是中段情節不符啊！況且某人的結局，是這樣的；你爲什麼又寫成那樣？……』當我做小說的時候，偶然聽得甲的情節可取，便給他寫上，又聽得乙的情節合用，也給他寫上了；拉拉扯扯，再加些穿插，便成了一種小說。我祇圖我的小說成局，却不管事實的眞假——更不問這事實是屬於甲或是屬於乙的。——也

像是甲也像是乙——這位朋友用「膠柱鼓瑟」的方式來詰問我，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不用說後人索我的隱，便是我自己也索不出自己的隱來。這是我們做小說的現身說法。一個人如此，千百個人也是如此；今人如此，古人也是如此。

如今我再把錢靜方先生紅樓夢考裏一段話轉錄出來——靜方先生說道：

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似而神非也。

再把孟森蓀先生董小宛考裏一段話轉錄出來——森蓀先生說道：

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幷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爲馬」之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辨也。

這兩段話，很可以和我的意見互相證明。

我如今再說一句極透闢的轉語：便算紅樓夢裏敍述的事實，是確有影射的；且確是影射的索隱家所索的隱事；這個謎，算被你猜着了；但是究竟有什麼好處？在文學上，增高了些什麼？在社會教育上，得了些什麼？於後世讀紅樓夢的，關係些什麼？在彼索隱方面，影響些什麼？還不是搬出許多陳貓古老鼠來，好似古玩鋪子裏陳列些骨董罷了！何苦來？白費心血，白費筆墨！我勸紅樓夢的索隱家換一副眼光，還是在紅樓夢的正面文章上着力罷。

## 『二』考據家

這一種人對於紅樓夢所研究的，比較那索隱家，可算得異曲同工——都是略有根據的——他們抱定唯一的宗旨，是「崇拜」兩字。因爲崇拜紅樓夢，便也連帶崇拜紅樓夢的著作者，和他的版本，和他書裏的一字一句。大約也可以分做三派：

第一派：因爲崇拜紅樓夢，便崇拜到著紅樓夢的曹雪芹；他丟了紅樓夢的本題，去考據曹雪芹個人的歷史。——著作家的年譜，原也是應該研究的一種；但專一搬弄他的祖，父，子，孫，生，死，年，月；却不研究他的著作品，也

未免入魔道。

第二派：因爲崇拜紅樓夢，便崇拜到紅樓夢的版本。誰是原版，誰是翻版，誰多一字，誰少一字；信任了這一種版本，便有不妥的地方，也是妥的；不信任這一種版本，便是妥，也是不妥的。因此便不惜費了許多精神筆墨，爲一字一句作辯護士——却好似前清同光間的經學家他忘了經書的文字自鳴爲考據家試問於書上的一個字做了盈千累萬無謂的文字自鳴爲考據家試問於經學上到底增進了些什麼——這一派，專在版本上用工夫的，未免也入於魔道。

第三派：因爲崇拜紅樓夢，便崇拜到紅樓夢的結構——這兩字未妥因匆促不得相當的名詞暫用這二字——怎麼樣是伏筆，怎麼樣是襯筆，又是某人是某人的影子，某事是某事的楔子；什麼是禪理，什麼是易理，什麼是隱事；甚至說誰是爬灰的，誰是偷小叔的；又說白犀塵是何物，外白裏紅是何像，解石榴裙是何事；又說迎丫頭被孫家虐待，爲的他不是完璧；惜春出家，爲的他已經吃人姦汚了；寶釵撲蝶，是墜胎；——所以用小紅墜兒兩個了頭的名字做

天下萬事萬物，總要講個實際。古人說：『開卷有益。』我們讀書，祇要在學術上，智識上，道德上，求進步；著書的人，是什麼姓名，我們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至於著書人的祖，父，子，孫，生，死，年，月，更不關讀者之事。——因崇拜著書人連帶去研究他的家世年月這是私人的事在書的本題上沒有什麼大影響我們總該在他書上費大部份的精神去求公共的利益若專一用考據工夫在著書人的身上便算是扶翼闡發他的著作品這不但是於他的著作品毫無關係并且近於玩骨董一般的玩陪襯——湘雲醉眠芍藥裀，是和寶玉私會，給襲人走來撞破，所以湘雲害起羞來。拿這種眼光去考據紅樓夢，可算得神經過敏；也可算得太呆笨，太卑鄙！好好一部活潑文字，給他弄成個凌遲碎剮，拖泥帶水，枯窘呆板；裏面的人物，都變成了魍魎妖狐。把眞正紅樓夢的文章，結構，却置之不問；這一種崇拜紅樓夢的批評家，在「紅學」上增進了些什麼，我却看不見；祇看見他深深的入了魔道。

物喪志——著書人的顯露他的姓名，這完全是著書人自身的問題。從古以來竟有許多著書的人，不願把他的名字留在人間的；也有許多著書的人，用着假姓名——或是別人的姓名——寫在他著的書上。留傳到後世，使後世的人沒有法子考據他。有人還說：涉士比亞是他僕人的名字，不是著書人本人的名字呢；——見清宣統年間民呼日報——但是他的著作，得了文學上價值；直留到如今，初不關他名字的眞假。——著作品上不用眞姓名在下也常有這種事名字原在字典上的聽人隨意搬下來做了他的私名我今日既可以歡喜搬這個字下來做了肉體的符號明日也可以歡喜搬那個字下來做符號還記得有一年我胡謅了一篇小說題目喚做雲鬟重整記題目下隨意寫了一個名兒登在某雜誌上後來有一位書販子拿去印成單行本把書名改做了香衾重暖記題目下面又換上了我常用的姓名惹得看書的人寫信來責問我說我抄襲了別人的著作品我看得姓名的事極淡那時也沒有工夫去向他聲明——老實說句話·人們受了社會的供給，也該盡他的才力，去供給社會。著書，也是在文學上、學術上、道德上，供給社會的一種；姓名，是個附屬品，是主觀的關係，不是客觀的關係，在客觀上僅僅知道著者的姓名，便足以了事·

講到「版本」這件事，信任最初的版本，也是「崇拜」上的一種迷信。說初版和近版有新舊的關係則可，說初版有優劣的關係則不可，不見得曹雪芹當時做的紅樓夢字字是優的；傳到現在，後人改動的地方，字字是劣的。我們祇問改得好不好？不問這版本是原本。如今拿稱爲「原本」的紅樓夢——有正書局出版全書祇八十回——和普通流行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比較，確有彼勝於此，此勝於彼的地方；不但是這兩種的比較，便拿同是一百二十回的版本卻不同的紅樓夢，比較起來，也有彼勝於此，此勝於彼的地方。這樣看來，我可以斷定：如今我所看見的各種版本的紅樓夢，沒有一種是原本；且沒有一種不是經後人改動過的。——有幾處地方卻是錯誤失落不是改動——既然是找不到原本，這崇拜原本的迷信，可以打破了。我們如今祇要專講怎麼樣可以改成一本完善的紅樓夢版本便得了。

講到曹雪芹爲什麼要做紅樓夢？他當然有一種動機。這動機是在「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他開篇幾句，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一點沒有什麼「秘密」「假託」在裏面。一般考據家，偏偏要說他是演易理，闢禪機；又是什麼影子，什

麼伏筆，把一部「信手拈來，都成妙諦，」的紅樓夢。又是某某人評，某某人解；把讀者的思想，束縛得失了自由。這個害處，註解四書一般；把幾千年來恆河沙數讀書人的思想，束縛成了一個「冬烘式」的頭腦。」中國人思想界思想的不發達便是文化不進步的大原因——我主張無論什麼書，總不要後人去替他做註解，加批評。一個人看了一部書，當然有一種感想，這感想有可宣佈的，有不可宣佈的：不可宣佈的，如上面說的考據家第三派的一類，他的感想是死的。是末節；在自己得不到讀書的好處，在書也得不到彼是束縛人思想的。他依附字句，拘泥章節；在自己得不到讀書的好處，在別人更得不到讀書的好處。可宣佈的，便是在書的文學上，事實上，注意；我既然愛讀這部書，必須要根據我精密的感想，去研究到書裏的「結構」和「事理。」他結構有疎漏的地方，我如何去替他完補；他事理有缺漏的地方，我如何去替他改正。我的思想才力，雖不一定趕得上著書的人；但也也有我所見到他所見不到的地方；我於我自己，於著書的，於別的讀者，三方面都可以得到點好處。即使說我所覺得一定是好；但是讀書的，人人能存這一條意思，多少總得到幾分改補的好處。——各

種版本的紅樓夢有許多改動的地方便是這個意思改得好不好又是一個問題。

感想去讀書，好似朱熹的註四書，使後人越讀越死；拿第二種的感想去讀書，使後人越讀越見眞理。

刪詩，書，

綜合以上的論調，我讀紅樓夢的感想，便得了以下的兩條結點：

有這兩種感想，那索隱家的索隱，考據家的考據，都失了他的立脚點。我不說別的，我先問：小說在社會上是有什麼價值？是有：

「一」根據文學點去注意他的結構

「二」根據論理點去注意他的事實

「文學」上的價值。

「教育」上的價值。

本能，是結構精密；教育的本能，是感力強盛。如何可以感力強盛？必須求情節逼眞；不

紅樓夢這一部書，是富於文學上「美」的教訓，富於教育上「情」的

落小說窠臼，不使事實矛盾；如何可以結構精密？必須求章法緊湊，段節停勻。——我便根據這兩種理想來校讀通行紅樓夢。

講到曹雪芹八十回的紅樓夢，是一部不完全的紅樓夢——據有正版第八十回回目「且聽下回分解」這「文氣」「情節」又結末有「只弱迎春腸迴九曲姣怯香菱病入膏肓」又結末有「只是未完——並不是曹雪芹有意做這一部不完全的書，他却是被「精力」「時間」限止住了。——程偉元序裏說「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這是曹雪芹不曾做完紅樓夢的明證——後來有高鶚續做四十回，——此說有小浮梅閒話郎潛二筆……等書可考有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可據——把他的「文氣」「情節」都補完全了。——高鶚是否根據原本擬而未作的目錄做成了小說補上我們却不得而知——無論如何，這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比較到八十回的紅樓夢，總可以稱得「完全」二字。我們讀書，總應該讀完全的書，不應該讀不完全的書。

——拿不完全的書來參照則可拿骨董式的眼光來鄙棄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則不可——講到續做的四十回紅樓夢，有可以叫人稱贊的地方：便是能以悲觀結局。——悲觀結局的小說他的感力強於樂觀結局者歐美名著如迦茵小傳埃司蘭情俠傳又如日文之不如歸中文之長生

殿西廂等（西廂原本至驚夢止）祇因悲觀的結局能在社會上發生偉大的感動力有有餘不盡的回味我從前編的劇本有同命鴛鴦（卽血淚碑原本）美人心等也是以悲觀結局實現在京津滬漢各埠各舞臺——能用文學的精神，把榮甯的殘局，寫得活現紙上。——做小說描寫冷淡的事實十倍難於描寫熱鬧的情節——有可以叫人批評的地方：便是有許多情節，與前八十回有不合符的地方。事實的結局，儘可以改變；情節的線索，却是要連貫。最不合符的地方，如：湘雲的結局；小紅的結局；林黛玉是仙草降凡，歸位的時候，却變做了女神，女孩兒又變做了妃子等等：是在論理點上失了根據。

我如今對於版本的歸束點，是認定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作藍本；又認定這一百二十回書裏面，在文學點論理點上都有經過刪改補正的手續的必要。

統察全書，結構上須刪改的地方，最大的如：

和尙道士？又爲什麼必要寶玉先做一夢，聽紅樓夢的曲子，後做一夢，拜見妃子？是近於呆板！

」曹雪芹做紅樓夢的原意，他是寫當日所有的女子；又要借林黛玉寫他情的眞意和憤慨。他又怕聽名教中人的罵聲，便弄出一個甄寶玉來，做賈寶玉的反面影子；表明他敍述賈寶玉是假託的，他的眞意是要拿甄寶玉的「祿蠹」垂教後世子弟。但是他書中每逢敍述甄寶玉，總覺得「冷淡，」「牽強，」「畫蛇添足；」把全書的結構，弄成一個不自然。試問他書中除拿甄寶玉做他「眞」「假」二字的謎面以外，對於全書的結構上，還有什麼特別的關係？這一種結構，似乎太落窠臼！

「」一部書的結構，和一篇文章的結構，沒有什麼兩樣。章法緊湊，段節停勻，是文學上不可磨滅的公式。倘然故意把一篇文章的中段拉長，架牀疊鋪的寫上些沒緊要的論調；這文氣一懈，便算不得一篇好文章。做舊小說的，往往要賣弄自己的文才——於文體無所不知——便把許多詩，詞，歌，賦，夾雜在小說裏，弄成一種不三不四的小說。——如花月痕等直以詩爲主體你要賣弄詩才何妨老老實實另外印一部詩集出來——紅樓夢裏，也逃不了這個俗套！什麼：」

事實上曲演紅樓夢」「寶玉逞才藻」「魁奪菊花詩」「諷和螃蟹詠」「製風雨詞」「雅集苦吟詩」「聯即景詩」「新編懷古詩」「題五美吟」「結桃花社」「偶填柳絮詞」「新詞得佳讖」「聯詩悲寂寞」「閒徵姽嫿詞」「公子填詞」……連篇累牘的寫上許多詩詞。好杜撰芙蓉誄」「撫琴悲往事」好一部結構精嚴的小說，中段到必需的地方插入一二篇詩詞，這文氣便懈下來了！——的痕跡若故意把正文丟開大闊的來夾入許多詩詞好似現在舊戲（如逞才藻苦吟詩聯詩悲寂寞等）還看不見賣弄許多盤槓子翻斤斗跳五隻桌子等等把戲叫看戲的人忘了是看戲情竟是專看他們練武（何妨另組織一個柔術團或是角力場）豈不令人討厭——

節載在下面：

「一」『生元春後次年，即生衙玉公子。』後復云：『元春長寶玉二十六歲。』又

如今先把護花主人對於紅樓夢事實上懷疑的幾條

言：『在家時曾訓誡寶玉。』豈三十以後人，尚能入選耶？」

「惜春屢言小，巧姐不肯長，嗣後又長得太快；李媽媽曾乳寶玉，復謂：『李媽媽過於龍鍾。』此等處似欠妥。」

「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敍明。

「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黛玉；賈母命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報信：「林如海於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　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於九月身故，則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冬底？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着人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史湘雲同列十二釵中，後來又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風調；則初到榮甯府時，亦當敍明來歷態度，乃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

十三回秦氏喪中，敍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突如其來，未免無根。

「元妃見山環佛寺，卽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卽櫳翠庵，時妙玉何以不出迎？抑係尚未進菴？或暫時迴避？似宜敍明。

「襲人赴寶釵處借書，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似有漏句。

「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棚，小者手刺；均須繡完配裏，方不露反面針脚，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裏刺繡之理！似於女紅欠體貼。

「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薔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着落？並未提及，似漏。

「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

，鳳姐到尤二姐處，並未見尤老娘；尤二姐進園時，母女亦未一漏！

「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於吞金？

「晴雯被逐，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穿小襖；是夜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乃竟未敍明，於情似不合。

「賈母所留，送給銀兩，尙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門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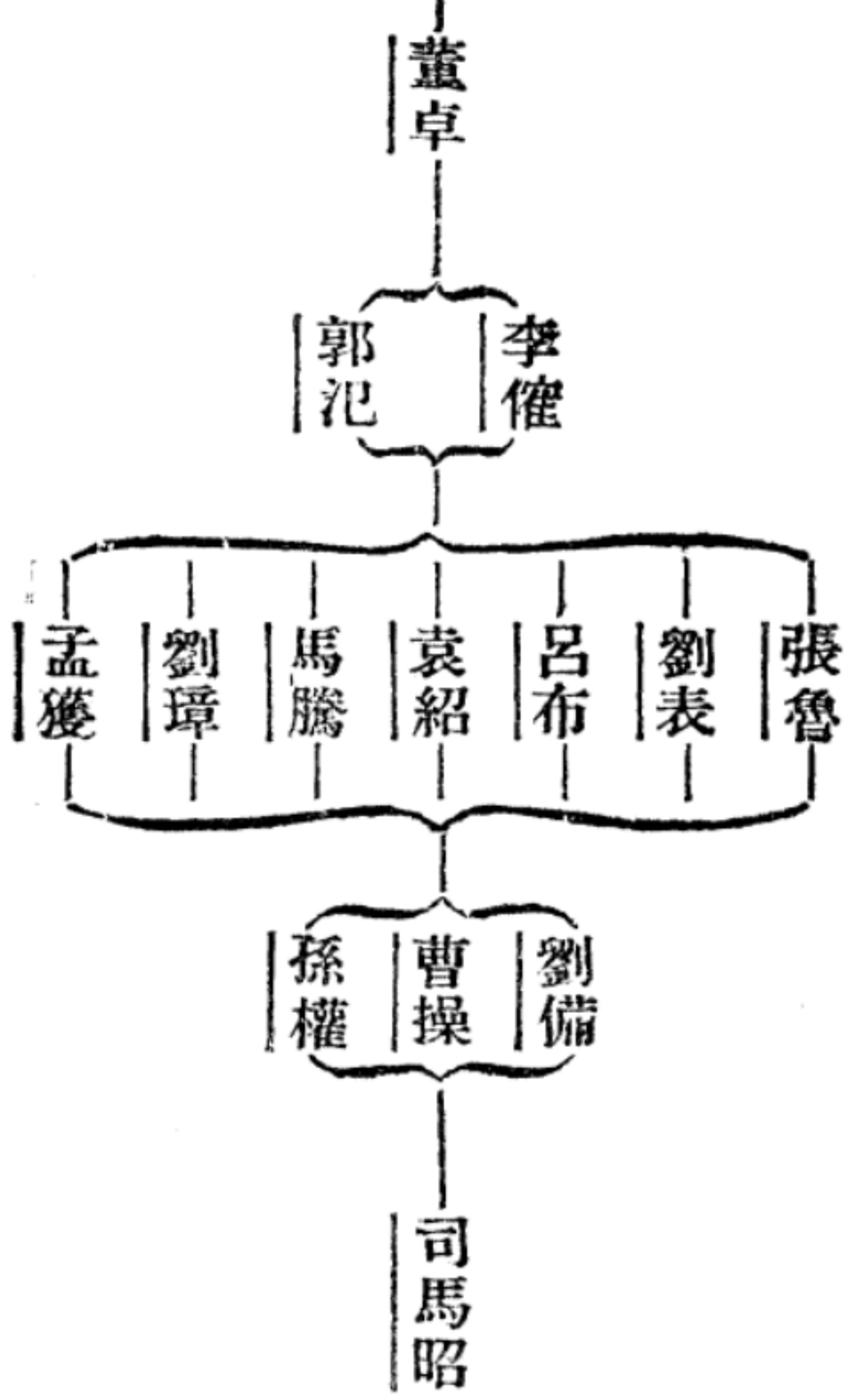
此外我所發見的錯誤，也很有幾處，都覺有補改的必要。

總之一句話：我是在「實際」上崇拜紅樓夢的一人。覺得那索隱家，考據家，都是虛空附會的；祇希望紅樓夢在「文學」上占定完善的席位，在「教育」上顯出感化的效能。便根據上面兩種實際上的感想，纔校讀出一百回的紅樓夢來。別人說我：「膽大妄爲！」我却說是：「思想自由！」至於我的感想是錯或是不錯，我自己却不敢下這個斷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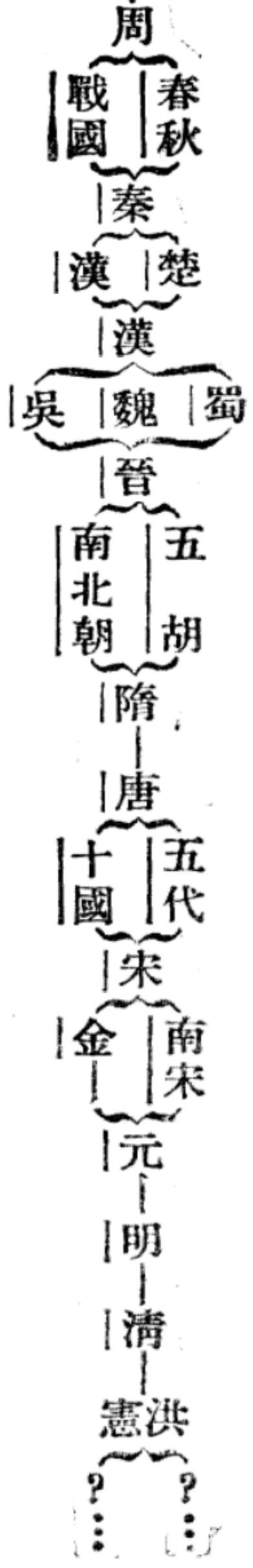
十二，三，二二。

# 讀三國志

什麼三國志？簡直是一篇：『家奴分贓不勻打架殺人的罪案！』——家奴互相打殺他的罪還小他霸佔家主的地方蹧蹋家主的財產戕害家主的性命眞是罪大惡極——你還要明白三國時候的情形，先要明白三國時候家奴的統系。如今我立一個表在下面：



這班小家奴的所以敢膽大妄爲，他却受了前七八輩大家奴的教訓——是一種幕倣行爲。那沒，三國時候的家奴，却是三四千年來中國家奴統系承上啟下的一個中心點。你要明白三國的所以成爲三國，和他的來蹤去跡；却又不可不明白他前七八輩後八九輩的統系。如今又把中國家奴的大統系立一個表在下面：




『唉！什麼歷史？竟是強盜擄掠史罷了！』這一句話，是我第一回和秋瑾見面時候說的。——這時候在清光緒三十二年見面的地方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中國女報社同時有陳墨峯（跟徐錫麟行刺恩銘當時死在安徽省城裏）秋玉如（秋瑾的弟弟）姚某……等在座——秋瑾微微一笑，答道：『家奴作惡，也有家奴受罪的時候：你看那：春秋

」，「戰國」，「楚」，「漢」，三國，五胡，南北朝，五代，十國：這是個家奴割據時代；是打架殺人最熱鬧的時代，也便是家奴受罪最利害的時代。那班做家奴的結果：殺的殺，燒的燒，逃的逃；自命爲「赫赫九五之尊，」到末路的時候，連一個老婆一個兒女也不能保全！所以明朝崇禎皇帝有：「願世世不生帝王家」的一句話。這且不去說他，便是那自以爲「大一統」「天下太平」的時候，那一時那一代不受同伴的打劫，不吃刀兵的驚嚇？便拿清朝說來：順治滅了明朝以後，一轉眼便有吳三桂和他分贓不勻打吵起來，接着鄭成功打吵起來，嘻爾丹也打吵起來，和碩特也打吵起來；雍正時候，自己弟兄也打吵起來，接着太平天國又和他大打吵而特打吵，攪得他半壁江山，寡人無份，十幾年坐立不安，愁眉不展……清朝如此，明朝何獨不如此？推想到元，宋，唐，漢……他所說的「大一統，」却沒有一天不在打架的時候。這也何苦來？……秋瑾說到這裏，我接着說道：『這是他們自作自受，到也罷了。』——祇是最苦的是我們百姓：面子上說得好聽：「百姓是國家的主人翁。」——孟子說的：「民爲邦本」「民爲貴那」和歷朝皇帝，誰不說幾句「愛我元元」的門面話？——沒事的事候，便放量吸主人翁的骨髓汗血

；一聲說分賦不勻，打起架來，主人翁便做了他脚底下的泥！跟着他東奔西跑，骨肉離散。——三國志四十一回裏有一段說道：「兩縣之民……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跳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去。』這是何等悽慘的描寫？——近來的主人翁還要吃彈子——一面逼着主人翁拿出幾百萬的主人翁去吃槍尖吃刀鋒，——這還不算：一面趕着幾十萬幾百萬的房屋，踏平了你的田地，搶奪了你的錢來供他一姓打架的費用。燒毀了你的牛羊，叫你老婆做寡婦，兒女做孤兒，爹娘做孤老！……他却躲在背後賭輸贏；贏了家奴跑來，又拿百姓出氣：姦，淫，擄，掠，洗村，屠城：……到沒了，八爺晦氣！別去替他打仗，做刀下之鬼！——可憐百姓心裏祇求吃一口安耽飯誰也不願意還逃不了一個帝皇也是一個謎，譚嗣同仁學裏說得好：「路上丟着一塊紙包的石子，石子帮誰——但是帝皇也是一塊紙包的石子；好好一個人，祇因他加上一層薄紙的障礙，弄得人人去注意他，人人去搶奪他。」——帝皇也是一塊紙包的虛榮蒙蔽住

了，拋去了快樂自由的人生，去幹那刀馬汗血的慘怖生涯。一生斷殺，到頭來幾人成王，幾人成寇？那敗的，果然是被擒被殺，或是放逐窮荒，末路潦倒，這也不去說他。——好似項羽袁紹拿破侖……等後來失敗的家奴這種例子多得很——便是說到那八個字。有的老子殺到兒子畢生之力，纔能夠圖得「戡定大亂天下乂安」平。便算是能夠及身富貴，他的頭纔擱上高枕，他的脚已經跨進棺材裏去了！祇落得爲子孫做牛馬！還有那不爭氣的子孫，左手從他父親那裏拿來的皇位，右手便送給別人。——好似秦二世劉阿斗——便算不送給別人，也逃不了骨肉摧殘，老婆造反的例。——曹丕殺弟雍正滅族是第一例呂后滅劉武曌改唐是第二例——像那赫赫開國第一個皇帝；丈夫纔死，嫂嫂已着上了叔叔。辛苦一生，博得一個老婆封后，兒子稱帝，個是他這筆賬！這又何苦來？白白蹧蹋了許多英雄特出的人才，——開國帝皇大都是聰明才智的倘然拿他的聰明才智用在社會上學術上不知要發生多少偉大的事業呢——去猜這個大謎。如今我們一方要保全主人的生命財產，一方要打破家奴的謎夢，一方要保全帝皇，永遠不染專制帝皇的毒。這功勞和扯去那頂尋甲全力去惟到帝座；吏中華一片乾淨

石子外面的一層薄紙一般，從此叫路上人省了許多精神，免了許多爭鬥。不好麼？」

十幾年前的一席話，直到如今我校讀三國志的時候，纔把他寫出來，這是什麼意思？

* * * \

了人口，霸佔住了這一戶大人家。這一霸佔，可永遠沒有繳還的日子。他手下的家奴，在一傍看着眼紅，便窩裏反；姓商的打跑了姓夏的，姓周的打跑了姓商的，……一個個你搶我奪。「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這樣的大賊物；「玉食萬方」「佳麗三千」這樣的大享受；看了誰不歡喜？覷着當家威風倒的時候，那老二，老三，……便起來火併了老大；坐上第一把交椅去。這一份人家，永遠不還給家主，那家奴互相打劫的事體，也永遠沒有銷滅的日子。三國志裏，也不過是記載這麼一回事罷了：劉老大的威風倒了，曹老二劉老三孫老四：：便起來火併；到後來又吃司馬老五大鬧了忠義堂，獨霸住了一座山頭。我們看這一部強盜打劫史，看到這裏，又須分兩道眼光去看他：一道眼光，看他火併別人的時候：什麼「破賊安民？」——劉備的話——什麼「掃清朝廷，以安天下？」——袁紹的話——什麼「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曹操的話——的話——什麼「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到後來劉備自領益州牧，打跑劉璋的時候；焚金闕，董卓行兇的時候；袁紹，孫堅互奪玉璽的時候；曹阿瞞，許田打圍的時候；司馬師，入宮逼曹芳的時候：一個

的把原形顯了出來！你看這班人，初出場的時候，都是左面肩上掮着「愛民」的幌子，右面肩上掮着「忠君」的幌子。爲爭第一把交椅，軟騙，硬搶，千刀，萬剮：什麼喪失人格的事體都做得出來！他爲的是自己猜帝的謎！他爲的是「子孫帝皇，萬世之業。」還是逃不了一個爲兒孫做馬牛的謎麼？！一道眼光，看他末路的時候，死的時候，被別人火併的時候，我們看漢少帝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李儒讀策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綬，北面長跪，稱臣聽命。又呼太后去服候敕。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

「卓命扶何太后幷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前住；封鎖宮門，入。……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卽被廢！」

「少帝與何太后唐妃困於永安宮中，衣服飲食，漸漸缺少，少帝日，偶見雙飛燕於庭中，遂吟詩一首曰：『……遠望碧雲深，是吾舊宮殿；何人仗忠義，洩我心中怒？』董卓……遂命李儒帶武士十人入宮弒帝。帝與后妃

正在樓上，宮女報：『李儒至！』帝大驚。儒以鴆酒奉帝……怒曰：『賊臣何敢如此！』呼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妾身代帝飲酒，願公存母子性命！』……儒催逼帝，帝曰：『容我與太后作別！』乃大慟而作歌曰：『……爲臣逼兮命不久！大勢去兮空淚潸！』唐妃跪告曰：作歌曰：『……身爲帝姬兮恨不隨！生死異路兮從此別！奈何煢速兮心中悲？』歌罷，相抱而哭。……儒大怒，雙手扯住太后，直擲下樓；叱武士絞死唐妃，以鴆酒灌殺少帝。……卓自此每夜入宮，姦淫宮女，夜宿龍牀。」

再看漢獻帝被董卓劫去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并放火燒宗廟官府。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董卓裝載金珠綾匹好物數千餘車，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

再看董卓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傍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

之。——董卓——卓裹甲不入，傷膺墮車；大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刺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

「……又將董卓屍首號令通衢；卓屍肥胖，看屍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爲燈，膏油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擲其頭，足踐其屍。……王允命……抄籍董卓家產人口。」

「……但係董卓親屬，不分老幼，悉皆誅戮。卓母亦被殺。卓弟，董旻，姪董璜，盡斬首號令；抄籍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萬，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

再看漢獻帝被李傕劫走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用車二乘，一乘載伏皇后；……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知其數。……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放火燒宮殿。……帝后都受驚恐。……」

「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使姪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待臣皆有飢

色。帝令人向罐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乃以腐肉朽糧與之，皆……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

「……請天子棄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岸邊又高，不得下船，後面追兵將至。……用絹包帝及后，令衆先之，乃得下船。……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既渡彼岸，……輛，載帝至大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下咽。……帝都安邑縣；帝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插蔽。……李燦……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於帝前毆罵；故意送帝，帝勉強納之。……」

再看呂布被八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繩索細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布告玄德曰：『公爲座上客，布爲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布大叫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已服矣！公爲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

定也！」……操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

再看董妃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操叱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董妃泣告曰，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帝泣爲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如雨下；伏后亦大哭。……操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

再看袁紹末路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

「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見披髮垢面，丕拖此女近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

願獻甄氏，爲世子執箕帚。」……

再看劉璋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指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劉璋大哭歸府。……」

「次日，親齎印授文籍，……出城投降。……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荆州。』……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

再看曹操臨死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汚，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次日，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操嘆曰：『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

「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盡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遺命，於彰德府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嘆一聲，淚如雨下。」

再看漢獻帝末路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覷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大業等閒棄了？……』」帝大哭，入後殿去了。」

「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帝痛哭曰：『卿等……何忍作此不臣之事？』……帝大驚，拂袖而起，變色而言曰：『許……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不能答。……帝顫慄不已。……帝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泣爲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

「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帝親捧玉璽奉曹丕受之……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丕降旨：封……』」言訖，扶獻帝於臺下聽旨

帝爲山陽公，卽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

再看劉備臨死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兩目昏花，……獨臥於龍榻之上。……嘆曰：『朕不久於人世矣！』……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悔恨成疾，死在旦夕！……』言訖，淚流滿面。……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爲成都之主。』……言畢，駕崩。

再看曹芳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朕豈敢與此心？』……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朕合有罪，望大將軍恕之！』芳跪告曰：『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張后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

再看曹髦被人火併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髦前胸，撞出輦來。再一戟，刃從背上透出，遂死於輦愴。」

再看劉阿斗末路的時候，是何等情形？

「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暴虐百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昭設宴款待，先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這一類的例很多，我舉的已經不少，不再往下數了。——但是，我細細一想：那些「直刺咽喉膏油滿地」是什麼？「翻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是什麼？……是強盜的供狀，是作惡的果報，是精神上末日的裁判，是分贓不勻窩裏的醜相！他們對家主造下了千千萬萬罪惡。懦弱的家主，不敢審問他；自然有人去捉拿他；不敢去捉拿他，自然有人去判他的罪，自然有人去

！憑你是頭等的奸雄，到那末路的時候，被人火併的時候：總逃不了要露出「大哭」「求饒」「懊悔」的醜相來。反不如那小強盜——普通所稱那班打家劫舍受生活逼迫的強盜——到臨上法場的時候，還吃着大塊的肉，大盃的酒；在大街上大脚闊步的走着，唱幾句「倦老子二十年以後還我又是一條好漢的」大話，倒覺得有幾分英雄氣。唉！用盡心計，吃盡辛苦，耗盡光陰，造盡罪孽：拋去了快樂自由的人生，去猜這個帝王的大謎；叫後人編出這部強盜搶掠史的三國志來。——但是除三國志以外，還有無數的強盜搶掠史呢！

（二）在反面看　拿他當百姓痛苦史看：打開一部二十四史，從頭看到底；在面子上雖寫幾個「仁皇聖帝，」說幾句「弔民伐罪，」但是叫明眼人看來，張張書裏面，都淌出百姓的血淚來，個個字裏面，都顯出百姓的哭聲來！祇因爲從來做歷史的人，被強盜嚇住了，不敢說實話；祇說些「聖德仁政」的謊話，記些「皇子皇孫」的家譜！——連家譜也是靠不住的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他却偏要派他做嬴家的子孫……這種例很多——他還學着鎏姐兒對待嬴客的手段，每記到吃人火併的強盜，總說他是「無

道昏君；」記到火併別人的強盜，總稱他是「聖明之主。」當窖姐兒的，伴着有錢的嫖客睡覺；做歷史的，揀那有勢的強盜恭維。試問他有幾個字是記載我們主人翁底痛苦的？什麼歷史，簡直是謊話，是強盜裝幌子——靠不住——的家譜了！講到我們做主人翁的，却沒有一時一刻不吃那「仁皇聖帝」的痛苦：反亂時候，固然吃盡「骨肉流離」的痛苦；太平時候，也免不了「敲骨吸髓」的苦痛！

我們沒意思去讀歷史，千萬莫聽他們面子上的謊話；要拿出銳利的眼光來，去看他的反面。千萬莫研究他一姓的家譜；要用細密的心思，去研究那踏在強盜脚底下的主人翁怎麼樣的痛苦。看二十四史固然應當具這個態度，看三國志也應當要具這個態度。——不但要有這個態度，還要分出兩道眼光來：一道眼光看他反亂的時候：可憐吓！「兒啼女號，」「骨肉流離，」「血流成渠，」「伏屍千里，」這是百姓的痛苦；一道眼光看他太平的時候：可憐吓，兵士吓，都是國度裏的主人翁。他吃着刁奴的驅迫，走到這條生死流離的路上去；是何等的可憐？我再舉幾個例在下面：

例

甲：」

「建甯四年，二月，洛陽地震；又海水泛溢。沿海居民，盡被大浪捲入海中。」這是做公僕的專注意爭權奪利，不知道預防天災，注意水利，枉送了多少居民的性命！

「黃琬曰：『……往者，王莽簒逆，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爲瓦礫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二。……』」「卓卽差鐵騎五千，徧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資。李傕，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卓臨行，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

「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燄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

「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計其數。……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掠宮嬪采女入營。……」這班宮人采女，難道不是我們百姓麼？

「其時，李傕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

「兩縣之民，……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有未渡者，望南而哭。」

「時秋未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百姓老小，……皆不知下落。……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驚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這並不是百姓要跟着劉備，劉備也不是眞好人；可憐他要避難，反而遭難！

例乙：

「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

「操與諸軍，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於路者。」

「此時人皆飢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鎗者，勉強

而走。衣甲濕透，個個不全！……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
「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沿路不絕。操
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斬！」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
一停跟隨曹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
。可憐這八十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三萬人馬，殺得祇剩了二十七騎
送命嗎？祇因爲做了亂世的百姓，道說眞正忠心於曹操，甘替他去
無路；既不能安居樂業，又沒有避難的桃源。爲了家裏的妻小，出
；你當官兵，打仗也逃不了一個死命。你做黃巾，捉去也是一個殺
了看不見的幾個口糧錢，白白送去一條性命；受了大強盜的逼迫，
，送去這條性命！可憐這還不是一樣是我們的好百姓，還不是一樣
人翁嗎？左右總逃不了一個死，何妨掉過頭來，殺死那大強盜；保
家產，保全主人翁的人格，死了值得多呢？

「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先主遙望：漫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此時，先主，入白帝城。……」先主從猇亭地方，布列軍馬——共七十五萬人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後來到白帝城，祇剩了百餘人；這七十四萬九千八百餘條主人翁的性命，到什麼地方去了？

「……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籐甲，無有不着；將兀突骨，幷三萬籐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得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砲打得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母親十月懷胎，三年乳哺，多少心血，纔把你養大成人；如今落得這樣一個死法，却爲些什麼來？原來拿你們千千萬萬的性命，去換他一把忠義堂上的交椅！你們死的死了，他做蜀帝的依舊是蜀帝，做蠻王的依舊是蠻王！他在三千粉黛叢中，坐金鑾大殿的時候；可還記得你們是怎樣死法的麼？

道眼光看他太平的時候：人心沒有滿足的時候，那做大強盜的心，越法沒有滿足

的時候；眞是俗語說的：「落水喊救命，上岸討包裹！」反亂的時候：你們幫着他，打劫，搶奪，熱刀頭，墊馬脚；燒死的燒死，殺死的殺死，姦淫死的姦淫死，奔波死的奔波死；爲他送掉性命，爲他破了財產，爲他背鄉離井，爲他妻離子散；房屋被他燒盡，田地被他踏盡：好不容易，苦盡甘來，巴望到稍稍太平的時候；正是弄得「搶痍滿目」「哭聲遍野」的時候。他一個人却住在深宮裏，懷裏摟着「三千粉黛，」耳中聽着「六院笙歌，」吃着「酒池肉林，」擁着「金房銀庫：」還不肯饒放這班咬菜根的老百姓！派了如狼似虎的差役，來向你要租要稅。可憐祇留下幾個刀殺剩槍刺剩火燒剩馬踏剩的少年壯丁，他還氣你不過；便硬捉去替他拆造宮殿！這種兇狠殘忍的心，是何等的可咒詛？這種痛苦悽涼的百姓，是何等的可悲哀？我也舉幾個例在下面：

例一：

「……漢中王……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殿，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

例二：

「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周圍搭起木架，上柏梁臺去。不移時，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那柏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圍十圍——皆銅人。……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沙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亮，就如天崩地裂，台傾柱倒，壓死千餘人。」可憐！這一千多人心想：逃過了刀兵之災，總可以保全性命了。誰知那大王還不肯饒放你，把你捉來，活活的壓死！

例三：

「……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可憐！那班粉也似嫩玉也似白的女孩兒，逃過飢世兵士們的姦淫；到了這太平時候，心想：總可以嫁得一個如意郎君，一雙兩好的度他的恩愛歲月了。誰知那大王也不肯饒放你，把你活活的捉進宮去關起來；還是逃不了被人奸淫，又加上一層「寂寞終生」精神上的痛苦！——哼！他還要「廣選」呢，他廣選的還是「美女」呢！

* * *

我如今說一句打蘿兒的話：那百姓，兵士吓，都是國裏的大強盜！祇因主人懦弱，弄得小醜跳梁。他逼着百姓拿出銀錢來，帮着他去搶奪忠義堂上的交椅。一部二十四史，便是一部強盜劫奪史，百姓痛苦史；一部三國志，便是劫奪史痛苦史的一個小段落，一張小影片。看了三國志，想到全部二十四史的內容；還不是依舊描寫這些慘史，痛史，醜史，惡史！——而且越是在割據時代，這種現狀越顯著。所以我們中國的歷史，祇可以算得歷代大盜的家譜！千篇一律，枯窘無味；倒還不如看看三國志，老老實實把當時強盜的打劫，百姓的痛苦，描寫出來，覺得熱鬧得多呢！

你們看了三國志，我奉勸你們一句話：以後你們倘然再遇到這種爲強盜個人劫奪財產，搶坐交椅的事出來；你們千萬莫再去上他的當！做百姓的莫再拿出銀錢來；做兵士的，莫再拿出性命來。讓他一個人去做獨脚戲，他自己看看冷淡無味，也祇好罷手了。——你要知道，強盜的心，是沒有滿足的時候：反亂時候，你爲他生死流離，到太平的時候，他便要捉你去替他造宮殿，逼你拿出銀錢來供他一人的衣食淫樂。你若不信，你再去翻翻

三國志看。」——我掉過頭來又要勸勸那班嗣同說的：——『路上一塊紙包的石頭罷了！生在世，有限的光陰；我們到這個強鄰四逼的時候，趕快打起精神，做一個有益於世界，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社會的人，還怕來不及。——便算你不屑做那種人，但是到了如今富貴安樂身家財產逾量——這是某將軍的話——的時候，也可以放手，回到老家去做一個封翁了；何必還要死纏不休，大家紅筋直崩，眼珠脫出，揑緊拳頭，翹起鬍子，終日氣憤憤地做這猜謎的勾當？唉！你們忘記了有一個「死」字在後嗎！——便算你們不怕死，但是請你回心一想：這半生廝殺，究竟有什麼樂趣？幸而成功，也不過做了一個大謎；是譚備；奔走一世，不曾享到半點夫妻家人的福，一腳踏上王位，一腳踏進棺材，臨死的時候，任你是一世之雄，也免不了涕泣悽惶，託孤的託孤，分香的分香！子孫手裏，傳不到一兩代，便有人來畫依樣的葫蘆，做那逼宮的假戲！不幸而不成功，你看董卓，呂布，袁紹，張魯……這班人的下場頭；何等的乏味？你若不信，你也再去翻翻三國志看。

# 讀儒林外史

我常聽得做小說的人，有一句口頭禪，叫做：『切實描寫。』小說的效能在什麼地方？在切實。小說的技能在什麼地方？在描寫切實，在切實描寫。我從前讀燕山外史和十種曲……等等，從頭看到尾，祇覺他咬文嚼字，酸氣直衝！這便是他不肯切實描寫的大病；我又讀聊齋誌異夜雨秋燈錄……等等，從頭看到尾，祇覺他滿紙寫的某生，某女郎，又是什麼眞個銷魂，卿卿我我，鬧得鬼影憧憧，淫聲啷啷！他的描寫，不能算不工細；但是他左寫來右寫去；總是這麼一回事，旦是於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毫無關係的一回事！這便是他不肯描寫切實的大病。這兩大派小說，傳到現在；在許多書獃子，都中了他的毒：現是駢體文雖不講究了，但他寫到中間，總要掉他的書袋，夾幾句四六句子；現在說狐說鬼雖沒人相信了，但他所描寫的，總是幽期密約，穿穴踰牆，鬼鬼祟祟，和狐鬼差不多的行徑。最漂亮的，也要在事實前後或在中間寫上許多景，發出許多議論；七八萬十多萬字的一部小說，所描寫的事實，有八九是極無聊的男女獸慾！開場總是驚豔，——總是驚豔的多慕

才的少結友的更少——下去便是相思，再下去便是通情，再下去便是佳期，再下去便是露情；露情以後，總有一回分離，分離以後，也許是破裂，也許是團圓，這完全聽作者的高興。寫來寫去，這樣千篇一律極單調的淫慾生涯！講到人生問題，社會問題，固然毫無關係，且有妨礙；便是算書獃子掉筆頭玩兒，還這樣簡單而不切實不經濟的描寫，我替他想想，也是毫無趣味！誰知那班書獃子，竟大高興而特高興，什麼夢，什麼哀史，什麼痛史，什麼情史；最不要臉的，是把自己舊式結婚時代強姦式的新郎和新娘的現狀，寫成什麼小史；又硬添上幾個通房丫頭，又是妻子如何賢德，替他納了許多的妾；又有「恨不相逢未嫁時」的情人。——充他理想上的獸慾恨不把全中國二萬萬的女子都嫁他一個丈夫——近來越法的下流了：索興把窰姐兒看做無上的情人；什麼借乾鋪，喊移茶，裝乾濕，看做金科玉律；什麼擺酒，碰和，看做最神聖的社交；跳槽，偷局，看做最有價值的閱歷；也值得拿他細細地切切實實地光明正大地描寫起來！這是什麼文學！是什麼人格！是什麼小說！

文學裏爲什麼要小說？小說的感化力爲什麼最偉大？說來說去，總因爲他是「寫實。

「這個實是什麼？是各種社會的現狀；把他細微曲折的描寫出來，有這一種寫這種社會的小說。單是描寫，還不算數，還須有一種有價值的背景。什麼是背景？便是寄託——什麼是有價值的背景？便是借他來發揮一種公理，主義：——便是寄託——什麼是有價值的背景？便是借他來發揮一種公理，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其次如國家主義小家庭主義自由戀愛主義等——這種公類公共所認爲確當的理，爲現世界不平的社會所壓迫，不能發揚光大，而又所急欲得他的救濟。倘然把這種公理著成議論文章，鼓吹起來：一來，是怕的忌諱；二來，又怕不能普及；——不是人人能夠看得懂——三來，便是能怕這種正經文章，枯窘無味，不是人人能夠歡迎的；四來，正經文章不能夠何強烈的感情，失了發揮的效能。所以用最深刻的筆法，最精美的文字，來描摹適合於發揮這種主義的社會。——如描摹虐待禽獸奴隸等發揮人道主義描摹貧民生活發揮社會主義描摹亡國民的生涯發揮國家主義等——既然說是描摹，祇叫盡力做描摹二字的工作。空議論固然不該有，便是借小說裏的人物的講話，發揮作者主義上的議論，能夠去的好；你倘然能夠盡力描摹，讀者自然能夠受你的感動，明瞭你的主義。便是要借小說

人物的談吐，夾寫幾句作者主義上的議論，也要不露痕跡，適合身分；——下等人說粗話祇好老老實實的說粗話念書人掉書袋子強盜嘴裏決不會說「敵（諧音）隻寡老倒嶄格」——又要不背背景，冒澈宗旨。社會主義做背景的決不能鼓吹國家主義——有了有價值的背景，又能夠避去空議論，又能夠盡力做描摹的工作，還不過做到小說的一半工程；祇做到實的描寫，沒有做到切實的描寫。實是什麼？便是實在；切是什麼？便是切要。譬如我說：

「王有才，早晨七點鐘起來，出了一個恭，吃了三盌稀飯；到十二點鐘，又吃了三盌乾飯。出去逛了三個鐘頭的馬路，撒了兩壜尿；回家來吃了三盌晚飯，和他媳婦兒說笑了一回，便睡覺了。」

譬如我又說：

「某生，燕人；幼負異才，童年入庠。一日，游西園，遇一女郎，睨而豔之。」

這種寫法，你不能說他不是盡力做描寫的工作；祇因他祇知道實的描寫，不知道切實的描寫，這種小說，你便是給讀者磕一百二十個響頭，他也不能對他

發生出若何感動力來的。所以做小說：第一，要有有價值的背景；第二，要盡力做描寫的工作；第三，要知道揀切要而實在的描寫。我寫到這地方，又記起我十二年前在上海新新舞臺擔任新劇編輯和導演的職務的時候，——新新舞臺便是現在的天蟾舞臺那時我們聯合幾個新劇同志（黃二南曾小穀陳大悲汪仲賢等）組織了一個進化團加入表演新派劇——對演員有幾句話道：

「我們表演一種劇本，先要認明這種劇本寄託的主義，盡力地去表演，不露痕跡，適合身分，說簡要深刻的話，說應該說的話。強盜說強盜話，少爺說少爺話，燒火媽媽不要說憂國憂民的話，明朝宋朝人不要說自由平等的話；不要在戲劇裏發大議論，尤其不要跳開了戲情對臺下演說！——從前的王鐘聲劉木鐸（藝舟）現在的顧無爲鄭正秋都容易犯這個病」

這幾句話，我覺得拿他移作談論小說，倒也狠合式。

如今我再來說一個小說上切要的「切」字：小說怎麼樣做法，纔可以算得切要的描寫呢？我有一句總話：「揀那全部事實中最能夠顯出背景的地方，用全副手段，拿最深沉而

經濟的文字說利用空間留，該略的地方，該略，該發揮的地方發揮，該含蓄的地方含蓄；到完篇的地方餘不盡的地步，這文章纔算是好文章，纔算利用空間性，着力時間性，叫讀者來想像的餘地，這纔算是好小說；倘然寫的空間和時間上的事實一律盡力地去描寫的時間上的一段事實也失了他的彈力，鬆懈，他的結果，非但吃力不討好兒先出了氣，並且連極緊湊的逼人性，便失了文章的感動力；任你有如何有價值的背景，到這時也失了效用。所以懂得做小說實地描寫的法子，還要懂得切要的描寫法子，該略的地方，不是舊小說說的「有話卽長無話卽短」——這個略字是「盡力地去描寫。」此外枝枝節節，不關大局的儘可以略去。含蓄的地步使讀者得想像的反應力——本來我們做一篇文章，也該留一個「餘地，這纔算是好小說；倘然不了這個公例：你把應該不要描寫的空間和時間上的事實一律盡力地去描寫，弁且連極緊湊的逼人性，便失了文章的感動力；任你有如何有價值的背景，到這時也失了效用。所以懂得做小說實地描寫的法子，還要懂得切要的描寫法子，該略的地方，不是舊小說說的節湊來，

的描寫；他是專指短篇小說說的，但是我覺得凡是做小說都要注意這兩條公例。如今我再介紹他的議論的一段在下面：——刪節過

『一，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以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注意這個要緊的所在便是我所說的切要的描寫——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個國或一個社會。……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

一，最經濟的文學手段：　形容「經濟」兩字，……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也不是眞正短篇小說。』

看了第一段的小說，我們可以知道小說是描寫各種社會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如三國演義，是描寫人民的家奴分贓不勻打架殺人一段的事實，是代表自有歷史以來人民受政治野心家蹂躪的一方面的現狀；水滸，是描寫貪官汚史，官逼民反一段的事實，是代表自

有歷史以來平民屈伏在階級勢力下的一方面的現狀；紅樓夢，是描寫奢侈和婚姻不自由的一方面的痛苦的一方面的現狀……看了一部分，可以知道全體；是橫的，不是豎的，是有片段的，不是可以任意拉扯的。——如廣陵潮九尾龜等完全失了小說文法上的價值——我們看了第二段的界說，可以知道小說要用文學上最經濟的手段寫出：這「經濟」兩字，便是我說的切要裏面的一個「要」字。善於理財的人，常有一句「該使該用」的話；該使錢的時候，便是用一千個一萬個錢也不嫌多，不該使錢的時候，便是用一個錢也嫌浪費的。能用文學上經濟手段做小說的人，也是這樣。敍事該暢盡，寫情該飽滿的地方，應該不要可惜文字，曲曲折折的把事敍出，細細膩膩的把情寫出；到了應該含蓄的地方，應該暗示的地方，隱伏的地方，有餘不盡的地方，便當一字不提，惜墨如金，或略寫一兩句恰到好處。總看這兩段的略說，我們又可得到兩個暗示。

第一個暗示　沒有可以代表一方面最精采的事實，決沒有充小說材料的可能。

第二個暗示　沒有文學上經濟的手段，決沒有做小說的可能。

以做小說。因爲這一點錯誤，那什麼夢，什麼魂，什麼哀史，痛史，情史，小史，青樓史，稿子——都來混充小說了！自然是死的——還有那洋洋洒洒的議論調頭，排比的詩賦文章，——這是死的——還有那些堆砌的四六句子，無其數的婚姻史，情史；便也洋洋得意，以小說家自命。他不知道，凡是可以稱到小說的，——不必一定是好小說——總須包有三種原素：——可以稱他「小說素」——『一』要有有價值的背景。——便是主義，便是可以代表一方面的。『二』要有實地的描寫。——那掉筆頭的古典文章，四六句子，議論調頭都用不着。『三』要有經濟的文學手段。——便是切要的描寫；有起，有伏，有收，有放，有含蓄，有埋伏。（自然的）

那班會獃子做的小說，連第一條的公例也還通不過！試問他們的小說：是拿什麼做背景？是可以代表那一方面？是能發揮些什麼公理？充其量，不過是賣弄他肚子裏那些『十

年窗下無人問』陳貓古老鼠的宿貨！再不是便賣弄他『強姦式』的風流主義！又不是便賣弄他是『流氓式』的老嫖客！至於『薄命』的爛調條公例，他們更是說不上了！

* *

小說倘然在文學上沒有什麼價值，他表明，替他辯護，替他分出一個眞假來呢？無奈他在社會上的勢力，是無限的偉大；在文學上的價值，又是無限的高貴；——中國四庫全書除史部完全是小說性外經部子部集部都含有一半小說性的成分便是外國所謂文學所謂文學的讀本又是大半含有小說性的——我們如何可以不替他表明替他辯護替他分出眞假來呢？我們拿他分出眞假來，指導那後來的青年，踏上了小說國裏正大光明的路，接觸了小說國裏美麗芬芳的景；努力地去創造，努力地去闢殖民地，伸張他偉大而更偉大的勢力，發揚他高貴而更高貴的價值！你們願跟我來麼？願跟我來共同探討小說國神祕而芬芳的美麼？你們便當把我上面說過的話，細細地去想一想。如今我再拿中國第一流寫實小說儒林外史，分段解剖開來做我

的例證：

第一段　背景的例證

我們看不是說過的嗎？『做小說，第一要有有價值的背景。』我們看儒林外史的背景在什麼地方：

我們先看，閑齋老人序儒林外史裏有一句：「其書爲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同治羣玉齋本我們又看，天目山樵評儒林外史有一段：「功，名，富，貴，具甘，酸，苦，辣，四味。炮製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瘋；來路不正者能殺人！……是書特爲天下名士下針砭。……」

這兩條，是從他人的評論裏，看出作者的背景來。

我們看，王穀原丁辛老屋集引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先生的兩句詩道：『，專儲制舉材？』——見胡適文存吳敬梓傳

這一條，是從儒林外史作者別的著作上，看出儒林外吏的背景來。

我們再看，儒林外史楔子裏，借王冕的口氣說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

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

我們再看，書裏的馬二先生說道：『……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不講「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了！何也？就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這是他反證的背景，何等的咒詛那功利主義呢！

我們再看，他末一段，明說自己這部小說的背景：『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

我也不多舉例證了，我再引一段胡適之吳敬梓傳裏的話，說明儒林外史的背景。

「……如何有價值的背景。

『……不給你做官，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這是眞自由，眞平等！……』

這是如何可感動的背景！這是何種公理的背景！

第二段　全部儒林外史，從頭到尾，沒有一字一句不是寫實，且能細微曲折淋漓盡致的寫實的能夠算是第一流小說，也是爲他能夠把書中的人物寫得神氣活現；他實在描寫的例證

他實地描寫的例證，處處都是，請你們細細的去看罷。

第三段　切要描寫的例證

切要描寫，便是能用文學上經濟的手段；這個經濟，不是一味的減文省字，是在能利用空間性，着力在時間性上，該略的略，該詳的詳。有許多人說：『一個極大的缺點，便是事實上有許多脫節不貫串的地方。』他不知道，描寫；所謂『描寫事實中與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這句話不但是短篇小說的條件，也是一般小說的精意。況且儒林外史所描寫的各人，原

你指！睜子來不㕛字不你了無貫串情節的必要；倘然勉強拿些不緊要的情節敷衍起來，求事實空閒性，反失了時間性的效能，儒林外史也算不得一部第一流的小說了！

看他該詳的地方便詳，該略的地方便粗枝大葉的寫過，不該描寫題，不硬求事實的貫串；講到他細膩的地方，又是曲曲折折的描。你單看他第五回裏描寫嚴監生臨死的一段：

……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曾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曾吩咐明白？」他把兩眼得的溜圓，把頭又很很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着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的意思；……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

盞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盞。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

這是何等細膩的描寫！但是他費了如許文字，祇描寫「挑掉一盞燈草」的一個動作，他是不經濟；因爲他描寫的事實雖小，他寄託的主義却大。所謂：一面代表全形；所謂：敍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也算不得有文學上經濟的手段。

描寫一個「要」字，却很有意思：倘然是必要的描寫，越暢盡越好，越飽滿，越飽滿；倘然不是必要的描寫，便是多寫一個字，也覺得無聊。——這個便是文學上經濟的手段。

我不多說了，請你們拿這部儒林外史細細的去找我說話的例證罷；倘然有不明白的地方，再拿我的說話來做他的例證罷。兩面一對照，纔知道小說是什麼！切實描寫又是什麼！

十三，一，十三，在星期文會燈下。

# 讀水滸

小孩子「呱呱！」一聲，落下娘胎來；天便給他一份新產業。這新產業是什麼？是「人權。」這「人權」是拿「公理」做庫房，拿「知識」做鎖鑰，拿「正氣」做保障；人人應當保守他這一份，人人應當使用他這一份。

說雖如此：但是我們如今的一份產業，早已被大強盜跑來；抹煞了「公理，」打進了我的庫房；閉塞了「知識，」搶去了我的鎖鑰；摧殘了「正氣，」破壞了我的保障。把我一份無上寶貴的「人權，」拿去踐踏在他脚底下，永永不得翻身！——況且他劫奪去的，不止我一個人的一份；合千萬年來億兆京垓無量數人的無量數份，都踐踏在他脚底下，永永不得翻身！那軟弱的，被他閉塞了知識，認做他本來是沒有產業的；祇得忍氣吞聲，屈伏在他脚力下面，向那強盜哀求得他自己產業上剩下來的一滴水一粒米，去養活他的性命。那強項的，仗着他的「正氣，」去向那強盜要回自己的一份財產來；那強盜非但一滴水

一粒米也不肯給他吃，反說他是「大逆不道；」捉住了，殺的殺，刮的刮……以及那狐假虎威的奴才的奴才的奴才的人，不但是古代有，現在也有；不但是中國有，外國也有。——這句是石秀說的話我也學舌說說罷了——這班蠻不講理的，究竟是什麼人？是：帝皇，貴族，軍閥，官僚，土豪，資本家，……不好，便改造做君主立憲，那貴族和官僚便獨攬大權；嫌君主立憲不好，改造做民主政體，——不講理的，究竟是什麼人？是：帝皇，貴族，軍閥，官僚，土豪，資本家，……軍閥和土豪便獨攬大權；嫌中央集權不好，改造做聯省自治，那本家便獨攬大權。我們這一份天賦的產業，聽他們奪來搶去，沒有法想，便產生出這一百單八條梁山好漢的索債團來。

水滸傳〜〜是敍述這一百單八條好漢的事迹，他劈頭便提出一個高俅；又說：「去了毛傍添作人立。」他深惡痛嫉那官僚，咒詛到何等地步？再看白勝唱的歌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他詞氣裏面深惡痛嫉那資本家——背面便是提唱勞工——咒詛到何等

互唱的：

他說詞氣裏面深惡痛嫉那奴才的奴才，有如何的可咀詛？——末句的錯誤是被人閉塞了知識的一部分認做帝皇神聖也許當時官權重於皇權——「打魚一世蓼兒窪，」是表明他本是安居樂業的好百姓，後來被官家剝奪人權，受生活的排擠，逼上了梁山。是有何等委屈的苦衷？

照此說來，水滸一書，可以抵得一篇人民索債團的宣言書；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民意。再進一步說：這個「索囘人權」四字，是千古不磨的民意；這部水滸傳，也是千古不磨的人民宣言書。公理自在，正氣長存。金聖嘆說：「水滸和史記國策在文學上佔有同等的席位。」我說：「水滸自然力的感化，勝過盧騷民約論。」——說的便是我們心理要說的話——我們應當好好的保存他，竭力的傳播他；給一班純潔的學子，充作完善的教本。」

十二，四，十七。

他的媽，給他一個餅；正要往嘴裏送時，來了一個魔鬼，哄他說，替他去奪回餅來；待到趕去了第一個魔鬼，他依舊得不到餅，第二個魔鬼又吃他的。……魔鬼很多，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他們來的時候，總說去替他奪回餅來，但是餅總沒有到他自手嘴裏的時候！魔鬼愈多了，餅愈吃愈小了；——經過許多魔鬼吃過！——他餓了，他哭了，他總得不到他媽給他的這個餅了！

我們這個國家，便是上帝給我們人民吃的餅；祇因我們年紀小，能力薄弱，不能夠好好的保管得；起初保姆的，也不替我們好好的保管得。起初保姆起了黑心，搶小孩子的餅吃；——官天下變成家天下；好似小孩子的餅，被保姆搶去吃了。從前的堯舜，好似上帝替我們人民僱的保姆！後來到了禹手裏，保姆便起了黑心，從他小主人手裏，把那餅搶來，私地裏給他自己奴僕的子孫吃，——便招引了許多魔鬼出來，口口聲聲總說替我們去奪回餅來。待到奪回來時，他便自己享用着，總不肯好好的還給我們；任憑你嚷着哭着，他總不肯發一點慈悲心，千萬金銀，千萬兵丁，他自己霸佔了再說。待

到別的魔鬼看了眼紅，起來攘奪時，又是我百姓晦氣；準備着你的性命，供獻着你的金銀，去幫他爭奪在他手裏的你自己的權利！——到後來，我們做百姓的，也忘記了自己是主人；每得到上帝給我們的權利，便雙手去獻給那家奴——魔鬼——享用。做帝皇的，也忘記了自己是家奴；老實不客氣，把上帝給他小主人的權利，統統拿來獨自享用。有時遇到別的家奴來搶奪，還要逼着他小主人去送性命，幫着他搶奪他所不應得的權利；我們做主人的，享福無份，送命有份，這是何等的不平等不講人道啊！

我們再看看我們從前忠順的家奴，——也算是我們忠順的保姆——何等的赤膽忠心啊？最古的不去說他，單說那堯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

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史記五帝本紀

這是何等公正而忠順啊！——再說那舜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於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爲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螭魅。……」——史記五帝本紀

「……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舜子商均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史記五帝本紀

他對我們小主人，是何等忠勇的防禦？又是何等熱心的勤勞？——因爲辦公事死在路上——最妙的，他「豫薦禹於天。」他不薦給他自己的兒子，——叫禹做商均的臣子，那着他的權利——也不薦給我們百姓，——這時百姓智識幼稚能力薄弱——却薦給他的一天——天是什麽？是上帝，是給我們這個國家的我們的媽，是他們做公僕的老主人；四個家奴的子孫——帝鴻氏少皞氏顓頊氏縉雲氏——靠不住，便趕出他們在家門外，自己生的兒子也靠不住，所似薦這個夠得上家奴資格的禹給他老主人去保管他的小主人。他公正而明瞭！權限，何等的分明而廉潔！——再說那禹

『舜登用，攝行天下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史記夏本紀

不忠心於他的職務，是犯死罪的。——殛鯀於羽山——所以做家奴的，既然薦之於天而受天的託付保管他小主人時，便該盡心竭力，除死方休；——舜崩於蒼梧之野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不可有半點自私自利心，又不可搶奪小主人的權利，給自己的奴子奴孫。

* * * * * *

我上面把做家奴的——便是他們自己稱爲皇帝的——地位，職務，分別清楚了；我們再看看，封神傳上記的是什麼？

封神傳是一部反證家奴互相攫奪，繼續反叛他小主人的書：伯夷叔齊說的『以暴易暴兮，不知其匪兮！』這是對於全部封神傳最公平最該括的評判，也是對於從來歷史上家奴反叛劫奪的

一個總評。——家奴不論大小，甲朝代的皇帝和乙朝代的候補皇帝相互併吞，固然是家奴叛主便是同時兩個草寇，或是兩個獨霸一方的諸侯，相互併吞，而蹧蹋百姓的性命，耗費百姓的錢財，擾亂百姓的事業的都是以暴易暴都是奴欺主。（像民國時候的軍閥）——如今，我們可以從這封神傳上看出來的，我把他分做幾段：

第一段：是『紂王暴虐。』

假義來，每一個朝代的第一個皇帝，他看見前朝的末代皇帝，因爲暴虐而失了權利；便做出許多假仁買服人心，對於同等的家奴裝幌子，免得別的家奴再藉口來併吞。——這是歷史上的術語叫做『順守』——後來慢慢的看看自己地盤穩固了，百姓也被他收服的一點沒有生氣了；他做家奴的『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享福也享到極處，行樂也行到極處，賤骨頭，自己不相信自己，越法的橫行不法起來！像紂王的無惡不作。可憐我們小百姓，忍氣吞聲的在豪奴手下討生活，盡他的性命財力俱獻給豪奴享用，祇圖得吃一口家奴吃賸下來的安耽飯！誰知你越是怕他，他越是欺你；好好的一個青年，他要敲斷你腿骨來看看好好的一個孕婦，他要破開你的肚子來看看出你的心；拿你的哭喊，拿你的血肉，拿你的性命，去換一個沒罪的人，他要拿你去綁在火柱子上挖

他的快樂，這是何等欺的侮，何等的暴虐？我們做百姓的，到這個時候，還不敢賊
却時時刻刻望人來救他！——這是每一個朝代末代的時候都有這個現象。

第二段：是『文王修德。』

他利用百姓時時刻刻望人去救他的心理，他便行起假仁假義來，收服百
算是抄前朝第一個皇帝的老墨卷——叫百姓的心向着他，叫百姓慢慢的情
利。他知道這幼稚的主人的心，最容易受騙，民心又是最可以利用，最有勢力；便
丈夫的手段來，口口聲聲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說這種醜話，裝這
——來叫人可憐他，歸順他，替他搶奪權利，替他
這麼一個假仁假義的人來買服人心。

第三段：是『假託祥瑞。』

每換一個朝代的時候，總有一方面假託妖異，一方面假託祥瑞的不是鳳鳴便是龍現——什麼鳳鳴岐山他的祖宗，又
崩便是海嘯；假託祥瑞的不是什麼踐巨人跡而
孕；種種笑話奇談，說來說去，總之一句話，是要利用百姓迷信的心理，去相信他
是眞命天子。祇有這

個周朝，越法假託得利害：——一部封神傳完全是迷信的假託——什麼神仙鬼怪斬將封神，因爲周朝是叛奴的第三代，「家天下」的制度行得不久，怕百姓不服氣，便借着姜老頭兒，弄出許多天兵天將來。不但叫當時的百姓迷信皇帝是天的兒子，有天兵天將幫助他，皇權是無限的！從此這班小主人，受了迷信的束縛，永永收服在家奴勢力範圍以內。他這個愚弄百姓的計策，雖說想得不錯；但是幾千年來，直到如今，我們還受着他的大害。是什麼：是因他假託神權的色彩太深了。什麼神，什麼仙，迷信的毒，中在那一班潔白而天眞百姓的腦筋裏，世世代代傳下去，愈鬧愈利害；試看如今一班愚夫愚婦，鬧得烏烟瘴氣的，什麼神道，什麼廟，雖也有別個朝代遺傳下來的，但是大多數是受封神傳的賜。你倘然說起哪吒三太子燃燈祖師……等等名目，便是三歲的小孩子也知道，暗暗中消滅了社會上無數的進化力！每換朝代時候的普遍性，但是這個周朝鬧得越法利害。

第四段：是『弔民伐罪』

百姓受了末代皇帝極沒有人道的待遇，倘然有人對他說：『你快逃到我這裏來吧！我可以救你的性命啊！』那誰不願受他的保護？——這便是哄他說替他去奪回餅來的意思——待到百姓

跟他跑，他又說這是「天子八歸。」一方面又翻永永聽我的號令；有錢財快拿出來給我享用，有美人快獻出來給我快活，有性命快拚命！」——每一個朝代的起頭兒，所謂「仁義之師。」所謂「弔民，」所謂「除暴，是自己享福，總不肯好好的把國家的權利還給我們。

這四段，是家奴搶奪國家權利必要走過的路，也是從來大小家奴——進民國內——的罪狀；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證據？可以從封神傳裏去找證據。

封神傳是一部反證家奴罪狀的書；你們細細地去看罷！

十三，十八在星期文會。

# 讀岳傳

我在十八歲的時候，受種族主義的逼迫，拿我所有的光陰，精神，才力，幸福……都供獻給「政治運動」四個字。那時在一塊兒奔波呼號的，像：秋瑾，陶成章，陳墨峯，陳毅——秋瑾斷頭死陶成章在上海遭人暗算死陳墨峯跟着徐錫麟死在安徽省城陳毅跟着秋瑾死的雖很多我特意背出幾個死人名字來也是紀念他的意思——此外未死的不知凡幾。

他們所供獻的光陰，精神，才力，幸福，生命，的數量，也許多過我；但是，我們那時一種拔劍砍地，不共戴天的氣慨，眞是「如醉如狂。」直到我二十六歲，民國成立了，朋友死的死了，散的散了；這所謂種族主義，也失去他的驅迫力，我們奔走呼號的事業，也就此罷手了。

但是，我今天回心一想，覺得以前的舉動，有些盲從；雖不是全盲，至少也有些半盲：這個半盲，在什麼地方？祇因爲我們那時所見到的政治運動，却祇睜開了一隻眼，注定在滿洲人身上；那一隻眼，却是盲了！倘然我們那時兩隻眼都能夠看，應該先看見種族主義的前面，還有一個人道主義站着；政治運動的前面，還有一個社會運動

站着。我們原該不問種族怎麼樣，政治怎麼樣，我們先要求人道的光明，社會的發展。不問他操統治權的是什麼種族，祇問他統治我們講不講人道？倘然不講人道，異種固然要排斥，同種尤其要排斥。我們做政治運動事業的前一步，應該先要看一看社會怎麼樣？政治運動固然要緊，社會運動尤其是要緊：沒有好社會，便是有了好政治也沒他站脚的地方；沒有好社會，却萬不能產生好政治；——操政治權的人都是從社會裏產出來的——有了好社會，那政治處於社會監督之下，強迫他，攻擊他，也不容他不好。

可惜我們那時都走上了岔路！我們第一步踏上的道路，原不曾走錯；「爲人民求幸福而革命，」這個是大前提。可惜我們那時的眼光，祇把人民幸福看在滿人，帝制，兩重眼罩上！——不能看到撤底所以說他是眼罩——在當時以謂無論如何，我們趕走了滿人，取銷了帝制，我們的中國便可以立刻上天堂；誰知國家大事，決沒有這樣簡單，揭去了兩重小黑幕，便露出一重大黑幕來。這一重大黑幕是什麼？是社會的墮落：本來異種的暴虐，政體的專制，都是從社會墮落的根蒂上產生的；你若不求社會根本的解決，雖暫時推翻了帝制和異種，暫時揭去了兩重小黑幕，一轉眼那帝制又復活了，異種又跑來了，小黑幕又

罩上了！便是在這有名無實極短的革命成功的時間裏，那變相的帝制，變相的異種，和鬼影一般，憧憧出現，滿眼都是。人民何嘗得到片刻的眞幸福！我恨我們那時祇因錯認從排斥異族而求人道光明，不是因爲求人道光明而先排斥那暴虐的異族；倘然我們知道把求人道光明認做大前提，我們應該知道排斥暴虐的異族，是求人道光明路上的一個過程，我們應該繼續向求人道光明的路上走去。認淸了這個題目，便可以明白我們的排斥異族，並不是有「門戶之見，」並不是「小器；」祇因他暴虐，祇因他阻撓了人道光明的路，我們不得已而排斥他。我們排斥他的時候，眼睛裏全沒有「異種」兩個字的見界，祇有「人道」兩個字的目標；我們認明了這個目標，不問他同種也好，異種也好，他倘然違背人道，我們便一律排斥他。倘然不從這一點上着想，專講種族主義；難道說因爲這個皇帝是我們的同種，任他如何暴虐，我們總不革命了麼？那麼中國歷史上除遼金元淸幾個異種的朝代以外，爲什麼又要換去十多個朝代呢？外國歷史上法國美國都是同種人，爲什麼又要革命呢？倘然我們的革命，是專爲排斥異族；那沒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除了漢人以外，都沒有被選舉權麼？倘然有一天滿人或是回人或是藏人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我們又要因爲他是異族，再玩革命的把戲麼？

這樣看來，我們倘然因爲種族主義而革命，這是全不對的；因爲異種暴虐而革命，這是全不對的；因爲他暴虐，是一個歷程；却不知道因爲他暴虐，是求人道光明的一個過程。我們革命的途徑，是在求人道光明；人道一天不光明，不過是許多過程裏的一個過程，還有許多過程，是要向社會運動的途徑裏去找。所謂種族主義，實在不算怎麼一回事；却白白送了我一班好朋友的性命！他們的結果，祇暫時揭穿了兩重小黑幕，却立刻產生了許多變相的鬼影。他們走到半路上，竟丟下這副擔子去了；丟得我們這班懦弱的百姓，前不把村，後不把店，長夜漫漫，受盡山魈木魅狼虎狐狸的欺侮！這眞是不了！不了！

* * * * *

從前的老朋友，散的散了，死的死了；我每想起他們，便觸起我上面的這一番感想。

如今我校讀這部岳傳，又觸起了我這一番感想：我覺得岳飛的做人，有許多和我們性質相同的地方。有四千年歷史的中國，裏面名將也不知道出了多少；祇有岳飛的名氣最響，

岳爹爹」三個字。小孩子也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大概因爲裏面含有種族的生得意的手筆，也在種族主義上博人的喝彩；但「岳飛一生有兩種特點，是讀岳傳的不可不知道的：

一，種族主義。

一，平民精神。

（一）種族主義　這個主義，原不能說他是壞主義同走錯了一條道路。因爲他祇知道盡忠於宋室而排斥異種，他却不知道宋室的腐敗，是人道光明路上的一個大障礙。他不是求人道光明而排斥異族，是爲保全宋室而排斥異族；這個也是失敗的原因。他不知道國家是平民的，平民是靠人道而生存的；違背人道的同種和異種，一樣是要排斥的。他當時的勢力，一方面能壓倒金兀朮，一方面能壓倒宋欽宗；這兩個都不是好東西！都是平民的讎敵！岳飛倘然知道求人道的光明，他既得了中心勢力，竟可以取而代之；充分發展他的平民精神，保住了中國，救出了百姓。也許中華民國便在那時出現，也許我們十二年前的革命

事業，在那時他已經代我們做了。可惜他也錯認做排斥異族是救國事業上的一個歷不知道是人道主義上的一段過程！他母親替他刺在背上的「盡忠報國」四個字，他了「盡忠報君；」死力扶住這扶不起劉阿斗式的宋徽欽，一面却死心塌地的服從他道金牌，竟肯丟去了他的戰功，他的責任死去；到頭來，宋室也扶不住，中國也救——直抵黃龍同痛飲眞成了夢話——白白送了一條大丈夫的性命！唉！這是半盲的義害了他！不撤底的救國主義害了他！他原可以救殉他的半盲主義去了！這雖是岳飛的時代錯誤，但是我們在現在讀岳傳的，却要明意思；悲弔他因半盲主義而死，便是悲弔我們平民的不幸！千萬不要再和他同化在這半盲目不撤底的主義裏！

（二）平民精神　岳飛一生最可以叫人佩服他的地方，便是他富於平民精神：你心救國，看國家的事體，和自己的事體一般；一個平民，一跳跳上了元帥的地位，國的中心人物，人民的救命使者。何等肯擔負？何等愛國？看他處處和貴族奮鬪，他平民精神表著的地方；他的伴侶沒有一個不是從平民窟裏出來的，那梁紅玉的鞏助丈夫格外是做了全

打仗，更是女子平民主義表現的地方。平民精神吓！是我們做百姓的人人所該賦有的，尤其是我們做民國主人翁的平民所該賦有的！我全國男女平民吓！你們讀了這部岳傳，第一要注意這一點。國家是我們平民的，我們不去管，誰肯去管？祇是不要再爲主義而犧牲，這是我十六歲到二十八歲九年裏面從奔波恐慌中——鎗子打在我腦後偵探跟後——得來的閱歷話：

十二，十二，二十二，在星期文會。

# 讀今古奇觀

把這部今古奇觀來加上新式標點，原是受了書坊主人的囑託，却也是我的本意；我校讀完了以後，便有兩種意思，如今把他寫在下面：

一……新式標點；是近年來新文化旂幟下的新產兒，也是新學界的販賣的物品。在一斑不習慣的先生們看起來，便不很願意；說他「礙眼！」「『我們中國舊文學上，原也有一種創造兼「累墜！」「多事！」「畫蛇添足！」」……有的說：「讀」的法子，便是舊文學用的標點，便了。況且文章裏面的「之」「乎」「者」「也」……這種虛字，原可以顯露文句的性質；何必要用他們新文化的疑問辭，感嘆辭，……種種標點呢？——但是我的意思說：文學上，愈顯得祇有時代的關係；什麼新舊，祇有「時代」兩字的關係。在文學界上的人用。我們爲什麼要讀古書呢？——在什麼時代做什麼時代合用的文章，給這時代世

新舊的界說上說來這古書是舊的了——祇因爲要拿他來參照比較，產生新的事業，文章，……來。這新式標點，是適合時代文學附屬品的一種文字的價值，以又是一個問題——比較起來，似乎比句讀又詳細，又明瞭些。——況且少用虛字，」「簡淨，」都是少用虛字爲貴；白話文更以簡淨爲貴。一，原動力。譬如書經裏有一段：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不這是舊文章裏用的句讀式。再看改用新式標點的：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加用了新式標點，似乎比句讀式明瞭些。——再看夜未央劇本——抗夫著一千九百零八年經中國註法之萬國美術研究社譯印——裏有一段「阿姨媽說到這裏，帶哭的又說道：

顯出他的價值來。祇因小說是羣衆文學的一種；文字越顯明，他的效用越大。求文字顯明，雖然是要靠白話文；但是一半也要靠標點來幫助他。十五年前，我做的小說，劇本，敢全用新式標點，卻間有用新標點的地方更多——十五年前就有人說到這裏。帶哭的又說道。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捉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那警察都不准。不准就罷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

（阿）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的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捉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那警察都不准。……不准就罷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

然改用句讀式便是：

阿姨媽說到這裏。帶哭的又說道。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捉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那警察都不准。不准就罷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

樣一比較；我便認定文字加上新式標點，是適合於時代要求的。在小說上又越法的一種；文字越顯明，他的效用越大。求文字顯明，雖然是要靠白話文；但是一半也要靠標點來幫助他。十五年前，我做的小說，劇本，敢全用新式標點，卻間有用新標點的地方更多——十五年前就有人說到這裏。帶哭的又說道。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捉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那警察都不准。不准就罷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

片模糊，似乎眉目不清，

我所看見中國書全用新式標點，卻間有用新標點的，祇有鳴不平，夜未央，兩種劇本。——都是萬

國美術研究社譯印的——那時我的小說，劇本，登載在民吁報，天鐸報，時事新報，小說月報，月月小說報，還有幾種單印本。在如今看來，覺得十分幼稚。如今「白話文，」「新式標點，」又盛行了！你們祇看見他今天的盛行，卻不知道他是從「不完全」「嘗試」的途徑來的。是從「參照」「比較」過去的文字，纔產生出這一種適合時代的文字來的。我們要研究適合於現在的文字，便不能夠不研究過去的文字中適合於現在的文字。過去的文字，都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在小說中越法顯明。今古奇觀這一部書裏面，代表時代的精神的地方很多，又是過去文字中適合於現在的文學的一種；拿他來比較參照，或者可以產生出較爲完全優美的文字來？因爲這個意思，我所以願意把今古奇觀加上新式標點。

一……今古奇觀這一部書，在文學點上評論起來，不免有缺點。——祇因他注重在著書人的主觀，不注重在書中人的客觀；使讀者激刺力薄弱，失去了小說的本能不少。——但是小說進化的步驟，是從長篇遞嬗到短篇。——歐美各國，近世盛行短篇小說；我國人士，亦漸知注意於短篇，已出版的：如胡適的短篇小說集，周作人的域外小

說，業勁風的俄羅斯短篇傑作，其他散見於報章雜誌中的很多。——獨有這部今古奇觀，在四五百年前，能夠創造出白話體的短篇小說來。——搜神記等……雖比今古奇觀產生得早而又早，但他不是寫實派，不十分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是文言體，又是近於筆記體。——今古奇觀確是寫實派！確是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我們讀了他書裏敘述的人物，試回想想：當時的社會人物，如在目前。

如今先把我的老友胡適先生序西游記裏的一段——亞東圖書館出版汪原放先生加新式標點的西游記——引證出來：

> 我的一部明板——或是翻明板——的今古奇觀有一篇序，中有一段說：
>
> 迄於皇明——此二字原本雙抬頭——文治聿新，作者競爽。勿論廊廟鴻編，即稗官野史，卓然夐絕千古。說書家，亦有專門。然金瓶書麗——此二字疑亦是小說之名，不敢斷定。——貽譏於誨淫，西游西洋——西洋即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故事——逞臆於畫鬼，無關風化，奚取連篇？……

看了這一段序文，他既用雙抬頭，稱皇明；便可以斷定這部今古奇觀是四五百年前

的出產物了。他不滿意西游西洋這一類注重描寫荒唐虛渺的小說，便是他自認是一部寫實派的小說了。——最可以叫人佩服的是，他在金瓶西游西洋這一類長篇小說盛行的時代；能夠獨闢蹊徑，做成這四十篇寫實派的短篇小說。雖說他的結構深；免不了感覺一種空虛的苦痛，失去了短篇小說的眞精神。但是這個也是時代無可奈何的。如今我認這一部短篇小說文學；又今古奇觀，確是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文學上新式標我們拿他來參照比較，求現在點，排印出來。

但是我所抱恨的；我所圈點的這一部原本，並不是什麼好板本；一定有許多錯誤的地方！這個是要希望讀者幫我校正！更希望我將來得到一部好的板本來自己校正！

十二，一，二十六。

# 讀列國志

小孩子的故事說：『有一頭騾子，身體長又高又大，放在深山裏；提響的嗓子，叫喊幾聲，連山裏的老虎聽了也害怕，站得遠遠的，不敢走近身去。隔了幾天，看看他，除了高大的身高體，粗寬的嗓聲以外；沒有別的能耐。便稍稍的走近身去，撞他一頭，抓他一下；騾子生了氣，和他打起架來。老虎哈哈大笑，說道：「原來你祇有這一點本領嗎？」便一張嘴，把騾子咬死，全個兒吃下肚去。』

人說：這騾子空有這高大的身體，却沒有保護身體的本領。我說：這也怪他不得；他本是一樣沒用的東西，空冒着這高大的軀殼，要和老虎抵抗，非得有老虎一般勇猛的精神，老虎一般鋒利的機能不可。——空有高大的軀殼，是沒用的。

回過頭來看看：那爬在龍椅上的皇帝，也是和這頭騾子一個樣兒的！他空繡住了一個國家的軀殼，拿百姓的汗血，供他的犧牲；拿百姓的金錢，共他的揮霍；把

，眞機能，消滅得乾乾淨淨。到頭來，連自己的軀殼也保不住！那班做諸侯做大臣的　起初見皇帝擺着大架子，認做他是天生驕子，威權無上；便見了他害怕，和老虎初見驟子的時候一般。後來看看，皇帝是沒有能耐的；便和皇帝打架，把皇帝推倒，自己做起皇帝來。——但是他却不知道由諸侯大臣做到皇帝，好似由老虎的地位變做了驟子；到後來仍舊逃不了給別的老虎吃下肚去的一個公例！

一部二十四史，誰也逃不了這老虎吃驟子老虎又變成驟子的公例？一部列國志，也是老虎吃驟子的一幕。——列國志雖不是正史，但他的材料，十有六七，是採周秦史料的；原本讀法裏說：「……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裏還有工夫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周武王併吞了商朝的天下，爬上了皇帝的寶座，搭起架子來；正好似一頭驟子，初走到深山裏去。直到平王東遷，便露出破綻來；那班諸侯大臣，看出皇帝沒有別的能耐，便鬧出許多：周鄭交質——祝聃射王，——第九回——抗王入國——第十四回——襄王避亂——第三十八回——……等事；好似老虎對於驟子，撞一頭，抓一下，用試探的工夫。直到秦王

滅周——第一百一回——纔把周朝滅去，好似老虎把騾子全個兒吃下肚去。

這東周列國，雖說在中國幾千年歷史裏面，演了狠短的一幕；但是這國家的地的主人翁，眞接死在聞謠輕殺的多少？犬戎進京的多少？魯宋興兵的多少？遷都流離的多少？鄭莊伐宋的多少？宋莊搆兵的多少？乾時大戰的多少？長勺敗齊的多少？齊定孤竹的多少？還有那間接死在天災兵禍裏的又是多少？我一時數也數不清金錢，一手拚性命；完全犧牲在一個皇帝手裏！他却不知道這班百姓，正是國家的眞精神，施用他的機能；做皇帝的不知道培養他的精神，施用他的機能，祇知道空抱着一個國家的軀殼，怪不得來一個失敗一個，立一朝推倒一朝。長此不休，不用說帝皇的大夢，永沒有了時；便是百姓的劫數，也永沒有了時。他不知道，倘能培養國家精神，施用國家機能；則國家的勢力，可以長在。——便是騾子可以變成老虎●

摧殘國家的精神，毀滅國家的機能；這個皇帝的罪，還是屬於時間性的，他的害，還小●此外還有屬於永久性的兩個大罪狀：

一是破壞國法　無論什麼國家，有了法治的精神，他國勢纔能發展；共的，是於人民有利益的，是以道德爲範圍的。有了法，纔有信；所謂「民無信不立。」如今因爲一個人要做皇帝，便把尊王兩字，代國家的大法；東周時候。這個私權，落在一班軍閥手裏。——便是諸侯——那奸刁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自己却千奇百醜的做出來：翁媳通姦，兄妹通姦，這種事體，滿紙都是；此外奸詐百出，爲他一人爭權奪利，破壞公法。百姓看在眼裏，也祇知道趨向勢利，不知道什麼做法，便養成幾千年來喪失法治精神的國民。

一是毀滅國力　國家的有沒有力量，要看他全國的人民能不能夠充分經營他國家的事業；這個便是國力。但是，國力是要培養出來的；如今爲了皇帝一個人的權利，或是軍閥一個人的權利，趕着百姓拚死拚命去替他搶奪。百姓死也來不及；還那裏有培養的工夫，有經營國家事業的工夫？偌大一個國家，實業也不興，道路也不治，工商業也不發達；在古時還沒有國際的比較，到近世上了出界的交際場，便顯露出我們柔弱的國力來。——但是這個禍根是伏在從來皇帝和軍閥的毀滅。

我們百姓，送了這許多寃枉命，化了這許多寃枉錢，還得到一天的休息！上面兩條，還是歷來帝皇和軍閥共犯的大罪；還有一條，是東周時候皇帝和諸侯獨犯的大罪：

談論我們中國文化極盛的時代？這時代的文化，可分作四派：

一，孔子，孟子，荀卿，及孔門弟子的「儒理文學派。」

二，老子，莊子，鬼谷子，韓非子，的「理想文學派。」

三，蘇秦，張儀，犀首，陳軫，的「交際文學派。」

四，屈原，宋玉，的「美術文學派。」

倘然不爲軍閥個人的爭奪，把東周時候文化的勢力，擴大起來，流傳到現在；我們也不用談什麼外國貨的德謨克拉西，托爾斯泰，太谷爾……等等了。可惜極好的文化時代，被一班爭權奪利的帝皇和軍閥毀滅了！養成如今一個老不長進的廢國。軍閥，帝皇，眞是萬惡！

我也不多說了；這一點，是我對於列國志一部分的感想：

# 讀聊齋誌異

我拿蒲榴仙的聊齋誌異，用白話對譯出來，又拿他的原文校讀一遍過以後，對於他，却有一點感想；我的感想未曾發表以前，先把別人對於聊齋誌異的感想，介紹一兩段在下面：

錢玄同先生說：

『聊齋誌異似尙不能盡斥爲「見識鄙陋：」十幾年前，有人說：聊齋誌異一書，寓有排滿之意；書中之狐，係指胡人。此說確否，雖未可知；然通觀前後，似非絕無此意。又其對於當時齷齪社會，頗具憤慨之念；於肉食者流，鄙夷詆笑者甚至。故玄同以爲就作意而言，此書尙有可取之處。……』——錢玄同寄胡適之書

胡適之先生說：

『……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聊齋誌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誌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續黃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爲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

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平心而論，多數人是時代之征服者，有幾個人能夠征服時代呢？聊齋的文字，也能夠表現一個時代的精神；到了現在的時代，據錢胡兩位先生的批評，還留有這一點價值，——錢先生說的「尙有可取之處」，胡先生說的「很有幾篇可讀的」，「都可稱爲短篇小說」，「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也是不容易的。——現在一般學者到了三五百年後不知可還有聊齋在今日的一點價值呢？我們做現在的人，論過去的人，應該要有兩種眼光：一種眼光，是看他在當時有什麼價值？

我們就拿這兩種眼光來看聊齋誌異：聊齋生在古典主義盛行的時代，又是死的文學——排比對偶——盛行的時代，他產生出這部古典豐富詞采堆砌成的聊齋誌異來；在我們今日的眼光看來，他可算得一個時代的征服者。但是，他在當時，却很能夠表現時代精神；他雖是被時代征服，却還能帶幾分反抗時代的色采。這個色采，直傳到三五百年後的今日，還有幾分價值；這個價值是什

麼？便是聊齋誌異的背景。

一種著作品的有價值沒有價值，全看他的背景如何。背景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功利主義」做背景的。

一種是「道義主義」做背景的。

功利主義做背景的，拿文字的形式做他的骨幹；道義主義做背景的，拿思想的組織做他的骨幹。在聊齋那時，正是機械文字盛行的時代；——八股文駢體文詩賦等——是沒有生命的文字，專講文字的形式去換取功名利祿，喪失了作者的人格，祇圖一時的時髦！這種背景，雖也能夠代表一時代的風尚；但他的作品在當時，本來沒有什麼價值，何況在今日？聊齋誌異這一部書，在形式上講，雖也免不了幾分堆砌工夫；——機械式的文字——但是他有幾分思想，做他的背景。這個思想，不但在當時有價值，便是到現在也是有幾分價值的。

如今我把聊齋誌異的思想分晰開來，最顯明的是：

反對功利主義；

提倡戀愛精神；

破除階級觀念；

贊頌人類互助。

他站在「處士」的地位，借理想上的事實，抨擊當時齷齪的社會；你看他那篇司文郎，綠黃梁，田七郎，黃英，是表演人類互功精神的地方；林四娘，狐諧，俠女，細柳，都是表現女子本能的文章。……這都是他的思想都是他的背景；是他在機械式文章盛行的時候，功利主義盛行的時候，能夠反抗時代表現出非功利主義的色彩來，是他在當時的價值，他是在今日還有幾分價值的地方。

聊齋誌異的價值，在他精神上說，是有思想的寄託；在他文學上說，——形式上——又有「寫實」的技能。寫實，是做小說的第一個有價值的技能；聊齋誌異能夠在理想主義中帶寫實的性質：說狐，說鬼，說神，說人，說美人，說俠客，說什麼像什麼。又能用客觀的眼光，作主觀的描寫；處處體貼人情，事事細膩有理。發揮他豐富的逼人性，深摯的感動力。這又是聊齋誌異在文學上第一個長處：

但是過去有價值的書，不一定也是現在有價值的書；便算是在今日也有價值，總有幾分不合於現在的時代精神而失却他底效能的地方。——因此，我要拿聊齋誌異重復校讀過改選過。

校讀，改選，還不算數；胡適說得好：『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

聊齋誌異用白話對譯出來，格外顯出他「寫實」的好處，而洗去他「古典主義」的壞處。

道是我們在今日「整理國故」的責任，不一味抹煞前人心血的本意：

十三，一，二十二，在星期文會。

# 讀閱微草堂筆記

——讀閱微草堂筆記以後的感想——

黑格爾（Georg. Wilh. Fer. Hegel. 1770-1831）說：

『人，是被時代精神驅使的傀儡。』

這句話能給我們充分的覺悟。在浪漫主義時代的人，他又祇知道嘲笑古典主義時代的人；他祇知道嘲笑浪漫主義的時代，他們又該在那裏嘲笑實證主義時代的人，如今是新浪漫主義的時代，他們又該在那裏嘲笑實證主義了！這個，實在是人們的大錯誤。他却不明瞭以下的兩種原因：

一，主觀的：

新思想是舊思想的產兒。

一，客觀的：

人是被時代精神驅使的傀儡。

倘然沒有新舊思想的接替，沒有時代精神的驅使，便也沒有思想史的進步和存在了。從來研究思想史的文學家和哲學家，都承認一時代的事實裏面，都存得有思想的勢力。這種連續而起的勢力，都有前因後果的關係；這勢力的連續而起，便是被時代精神的驅使，使這勢力的前後消長，便是主義產生的結果。德國萊勃狄大學教授拉姆勃列狄氏（Karl Lamprecht 1865.）他也是以純粹歷史家而承認思想勢力的一人。

* * * * *

講到我們中國，在周秦時代，原是思想極發達的一個時期；後來受了功利的束縛，政策的束縛，一種統一的思想，一時代總有的傳統精神。思想史的自身，便也極脆弱了。但是一時代的事實裏面，的思想潛伏在事實的裏面：有講漢學的，有講考據的，有講訓詁的；祇因處處受功利政治的束縛，在哲理上社會上政體上藝術上絕少發展。我們到了今日，一方面見到中國思想界的陳舊，一方面見到外國思想界的發皇，我們要用體貼的胸襟，整理的手腕，融和的方法，新穎的頭腦，不要太迷信外國的思想，也不要太鄙棄中國的思想。我們不要忘了：『舊思想是新思想的產母，』『人是被時人精神驅使的傀儡。』這兩句話。我們倘然太迷信了外國的思想，便沒有自動的生機；我們

倘然太鄙棄了中國的思想，便沒有推陳出新的功效。——整理國故產生新文明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知道新舊思想的不同，是時代的驅使，也是時代的錯誤；我們果然不該在後一主義時代去嘲笑前一主義時代的人，我們更不該得了新文化便鄙棄舊文化。須知道舊的裏面有新的，倘然要把這思想傳達在政治社會學術道德習慣……種種事實上，却十分遲緩，——也許有不能傳達的——不用說別的，如今我們傳達新文化，快十年了；除了少數的文藝表現以外，在政治上社會學術上道德上習慣上，得了些什麼？不論那一個時代，思想常有理想主義 Ldealismus 和實證主義 Pasitivismus 兩個部分對立的；而這兩部的想思程度，常常相去在一程或二三程以上。

從來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往往有兩部分的表現：一部分是表現在事實上的，一部分是表現在思想上的。他事實因受功利政俗的束縛，不得不依着時代的錯誤爲無意識的表現；他思想却因受了舊的功利政俗的激刺，或根據自身知覺的發展，爲有意識的表現。所以他們除了幾部裝幌子的詩文集以外，便又有幾部化名的筆記小說等類的著作，發展他的思想；這便是理想主義和實證主義不並融的證據，也是人被時代精神驅使的證據。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也是受了這個動機；他一方面受時代錯誤的束縛，做了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一方面却受了思想的驅使，成了這一部筆記。他所記的狐鬼神假託；他精神表現最明顯的地方，便是處處反對治風俗，也有幾分反功利主義的運動；在現在我們的眼光裏看去，雖有許多錯誤，但也拿出整理國故的手腕來去研究他的思想，不該去嘲笑他。

* * * * * * *



一個傀儡式怪，原是他的。神。他對於政是他時代的

# 讀老殘游記

這部老殘游記，在中國新小說界裏，出世得最早；我第一次讀牠的時候，還是附刊在繡像小說雜誌類商務書館出版——上面。那時候，我們這班讀書人，正鬧什麼新法；一般文學界，從虛浮趨向到實在。所謂有心世道的人，他的思想，纔知道我們中國的社會，國家又是那樣危險的國家。纔有這一類描寫社會情狀的小說出現。老殘游記，也是受時勢和內心的趨迫而產生。講他的立意，却頗似徐霞客游記，而秩序却沒有徐霞客游記整齊。祇講到他的效用，又頗似野叟曝言，而算得難能而可貴的了！

天下最壞事的是道學先生，和咬文名士。李卿主說得好：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覺；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他這幾句說話，何等沉痛？從來說的「淒涼棋局誤儒冠。」那

班戴冕冠的人，出門不知柴米價，終日吟風弄月，哼他平平仄仄的爛詩調，搬他堯眉舜目的死故典；直到現在，還忘不了他抹鼻子畫圓圈的故態。有人提起經濟民生的事務，他便說他俗物；有人做幾篇小說，他便笑他小道。尤爲可惡的，那班八股先生，居然也做起小說來，大搬其駢四儷六的調調，硬湊其七發八義的古典，抄襲些九美團圓二美奪夫舊而且臭的下流思想，去發揮他思想上的獸慾！——這種東西怎麼老死不完全現在自命爲小說大家的裏面還很多很多套着假面具裝着鬼臉躲着——問他什麼是文學？什麼是小說的文學？他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問題？什麼是經濟問題？他更加莫明其妙。他祇求得下流社會的欣賞，——這是說人格的下流——小學生的羨慕。於是什麼是什麼緣的冒牌小說，大流行而特流行；於是什麼毒，大流傳而特流傳！——中國人心乃死盡！——中國人種乃滅絕！

小說在文學上，果然有極高的地位；在社會上，有極高的效用。惟其如此，我們又不得不亟亟排斥那假名士老八股那種不寫實沒有文學組織而專鼓吹獸慾的僞小說和僞小說家；一方面便該竭力提倡整理那寫實的有文學意味的關於國計民生社會問題的小說。這老殘游記，雖算不得什麼有文學價值的著作，但他却是能實地描寫社會狀態的，在舉世虛浮的時候，能注意到國計民生

的。我看來，比那些爛調什麼魂什麼緣的冒牌小說高得多多。因此，那書局主人來要求我做序文，便趁此對於時下小說界不得不說幾句公平話。講到書中有許多思想錯誤的地方，却是時代的錯誤，你們要原諒他的。

# 讀恨海

我讀了這部恨海，便又想起了我的老友吳趼人先生。他是一位道德完全肝膽照人的義士！但是，他死後，牀頭祇留下銀餅四枚，眞可稱得一「身後蕭條。」這樣高尙的人格，似乎不果；是，他在這人欲橫流萬惡的社會中，那正直的君子，宜乎不爲社會所容而有這失生的做人，囂然可親；那時他爲月月小說報撰稿，向書賈領稿費時候，總是笑容滿面。墨的人最難堪的是向資本家討生活——他原知道書賈的可惡，和筆墨生涯的可的。他拿了這辛苦所得金錢，轉身便向甕頭覓醉；觀見有窮苦朋友來告帮的，便解囊相贈，略無吝惜。我還記得他有一件值得人傳說的故事；他有一位窮朋友，向他借了幾百塊錢，寫了那位朋友害病快死了，自已打量沒有力量還這筆錢了，便把吳趼人請去，求他放棄吳先生聽了他朋友的話，便慷慨慨的把那張借票拿出來批成紙蝴蝶，笑着說道：生平無負人處，豈能苛責人負？」到現在，他掀着一部短鬚，張着嘴哈哈大笑的笑容，朋友的眼睛裏。在他這笑容裏，好似流露出無限的和靄，無限的義俠來。這種朋友，眞是值得追念的！

我們弄筆——我們弄筆，悲，但他總是樂相贈，略無吝惜。一張借票。後來了債主的權利。

『我吳某爲保

我如今重讀了他的著作，追念他的行爲；其實他一生忠實，在這萬惡的社會裏無可建白，——那時他有本小册子名叫吳趼人哭，是咒詛社會的作品——便在小說界中建白，居然得了今日的盛名；因他得了小說家的徽號，便替他可喜，我却覺得可哀。吳先生的忠實，處處在他著的小說中表露出來；他的道德，他的仁愛，他的熱烈，他的咒詛社會，沒有一處不在他的著作中表露出來。這恨海也是他表露愛情道德的一種小作品，他描寫在專制婚姻下面熱烈的戀愛，和昏瞶政府的害人，——等於一拳匪之亂——以及惡社會的陷人；小說中人以青年子弟習於下流而吸鴉片烟——都是用十二分深刻的意思，精細的筆力描寫出來。本來我佛山人——吳趼人的別號——的小說，都是不背寫實公例的。——如目覩二十年之怪現狀，恨海，又是一部研究婚姻問題的小說；講到婚姻，原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人說專制婚姻不妥當；其實，我看自由婚姻，何嘗妥當？我主持星期文會的時候，會員有二三千人；他們常常寫信來問我婚姻上的難題，有的因父母之命結合成的婚姻而求解脫的，有的因自由結合成的婚姻後來感受痛苦而求離異的。我不是月下老人，無從判斷他們的公案；我祇得籠統的答一句：婚姻，本來不是完

善的制度，我們爲維持過渡時代的現狀起見，在婚姻上置一切制度不得不帶三分迷信的態度。——尤其自己的自由，祇知道求一方面的滿意，無論他是兩方，倘然不求讓步，不帶迷信態度，專制婚姻自由婚姻，到頭來，終至於情是雙方犧牲而求感情的吻合。你不信，你且看破裂。什麼是愛制或自由婚姻的兩方面，都應該有這一副犧牲精神獨強。無論專恨海小說中之未婚妻，他的犧牲精神。

『娘娘太太！做做好事！』這是誰害你的？

『啊唷！腰痛得很，骨酸得很。唉！做了一天苦工，還得不到肚子一飽；鞋破，帽破，遍身都是窟窿，要想換一身新的衣服鞋帽，更是休想！』唉！還有這座和破窰一般的屋子！……這是誰害你的？

我想：地上長的是稻，麥，棉，絲，金，銀，又生出我們這班人來，原是人人有那一份，人人祇須盡力工作去得他這一份。你盡力去種植稻麥，紡織棉絲，製造金錢，便可享用自己的這一份稻麥棉絲金銀，也不用去刼奪別人的一份。——你享用自己的這一份也夠了；你若不想居積起來，或任意蹧蹋，或傳給你死後看不見的子孫，那你雖刼奪了別人的一份，你也沒有用處。

自從世界上出了一班惡人以後用他奸險的手段來欺侮你們這班老實的人；用他野蠻的威力，來壓服你們這班軟弱的人。刼奪了千千萬萬份的稻麥棉絲金銀來供給他一個人的居積揮霍淫蕩，傳給他死後看不見的子孫；——造成千千萬萬的罪惡流毒在社會上。他又壓服了千千萬萬人的精神，氣力性命；替他一個人做苦工，做奴隸，做走狗，做爪牙，到末了又替他死。把你一生的精力

獻給他還不夠，還要把你的身體獻給他；把你一個人的性命送給他還不夠，還要帶着他拿世界上千千萬萬忠厚良民的性命送給他。——『一將功成萬骨枯』便是一個極眞確明瞭的例子——到頭來，眼看着他的財產從一萬到十萬百萬千萬……他的功名；從狀元，到宰相，帝皇……或是從將軍，到總長，總理，總統……或是從流氓，到大資本家，大實業家，大慈善家……贏着天也是高的房屋，抱着玉也是似美的姨太，享着雷也似響的名譽——他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還不是仗着他奸險兇惡的手段，從衆人頭上括下來的；還不是靠着衆人的精神性命，造成功了他的地盤。但是他給我們的酬報是怎麼樣？是：

『娘娘太太！做做好事！』

『啊唷！腰痛得很，骨酸得很，唉！做了一天苦工，還得不到肚子一飽；鞋破，帽破，遍身都是窟窿要想換一身新的衣服，鞋，帽，更是夢想！——唉！還有這座和破窰一般的屋子！……』

知他得了衆人的扶助，攜了衆人的銀錢，若還安安靜靜做他的富家翁，做他的大官，也還罷了；誰淫，擄掠，爭權，奪利；銀錢越多越好，女人也越多越好。他不知道叫多少人做了寡婦，叫多少人做了他貪心不足，沒有一時一刻不是努力地向他罪惡的路上走去。一樁一樁一件一件，貪贓，枉法，姦

孤兒，叫多少人做了鰥夫獨夫；他也不知道刼奪了多少人的稻麥，棉絲，金銀，房屋，和樣的霸佔，一天一天的進行不休，那社會上喊『娘娘太太』的人，和喊『腰痛骨酸一天一天的製造不休；弄得人人怨憤，個個毒罵，世界便到了不平的極點。

到了不平的時候，便有人出來打抱不平；他是什麼？便是人人敬重，人人盼望的俠客。他是慈悲的，他是有力量的！

他能夠叫那班貪心不足的富家的官員，姦佔婦女的淫棍忘魂喪膽；他又能夠叫那班苦工，窮人，和孤兒寡婦，揚眉吐氣。他更能代表天意，「劫富濟貧，」使人人仍舊得到他天給的稻麥棉絲金銀的一份。

俠客啊！你在什麼地方啊？你快來啊！我盼望着你啊！現在我們做小百姓的，又被那班奸險的惡人，野蠻的強人，欺侮壓迫到了極點。現在到底有沒有俠客來救我們，我却不知道；我時候有名的奇特的俠客的事實記出幾件事，做一個例子，也是做一個引子。——一的人有膽量的人，……看了興奮，一方面叫那貪官汚吏淫棍濁富，……看了知道害方面叫有血氣百姓啊！有血氣的人啊！和那貪官濁富啊！你們聽着：

窮苦百姓啊！有血氣的人啊！和那貪官濁富啊！你們聽着：

這不是空談的，這不是假造的；我這書裏記的俠客，和他的事實，却是個個有根據，事事有來歷。

有歷史可查，有私家筆記可考，是確確實實眞的。——既然是眞的，難道滿清時候有有俠客了嗎？

窮百姓滿清時候的人做得到這個樣子，現在的人便做不到這個樣子了嗎？

有血氣啊！你總有得到你那一份稻麥棉絲金銀的一天。——祇盼你肯盡力去做！

貪官濁的啊！你總有把你俠客的名氣傳遍天下記載在書上的一天。——祇盼你盡力去做！

稻麥棉絲銀錢婦女，又失去你的腦袋的這一天。——祇盼你也肯盡力去做！

我著成了這部六十萬字的清宮演義以後，不由我回憶起幼時的情形來：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依着阿兄，住在杭州地方。那杭州在前清的時候，不是有一個旗營的嗎！這旗營，便是滿洲八旗駐兵，不獨杭州有那武昌揚州廣州，全中國凡是重要的都市，都有他們的子弟兵看守着，好似「牧豬奴」的看守豬玀一般。日子久了，子子孫孫在這駐防的地方傳種接代下去，兵也不像個兵了；他原是防我們漢人造反。這一類八旗駐兵，不獨杭州有那駐防的地方；他駐紮在那裏，防些什麼？老實說，

你若在他們滿洲兵的地盤上經過，多少總要受他們的侮辱；尤其是漢人的婦女。杭州的婦女，燒香；那大小廟宇，幾乎全佔滿了。西湖的山巔水涯，每到春天香汛時候，一肩軟轎，轎中端坐着一個娘兒們。那肩輿接接連連穿過旗營，飛也似的抬向湖邊去。江南女子，性喜佞佛；但大半也是借此游春，與湖光山色求一度的良晤起見的。可憐這班脂粉嬌娃，每坐着轎，經過旗營的時候，便遭那班所謂旗兵的，和狼虎一般，喝令停住，把一肩翠輿，團團圍住。把轎簾攀下來，對着娘兒們，評頭品足，任意調笑；直把這婦女弄得嬌啼婉轉，脂粉淋漓，他還不肯放手。唉！這便是我們漢人戰敗的報應！後來有一位漢人，做了浙江撫臺；打聽得這個消息，便勃然大怒。親自坐二肩小轎，遮起轎簾，在轎後面故意掛些婦女燒香用的物品，打從旗營裏抬過；那班旗兵見了，又放出老脾氣來，上去把轎子攔住，轎簾卸下。一看，裏面坐着一個老頭子；正在詫異的時候，那老頭喝一聲：『抓！』親兵上前來，把幾個最輕薄下流的旗兵揪住；老頭子下轎，親自送他去見將軍。將軍雖說是他們自己人，但看看辜體關得面子上太下不過去了，祇是傳軍令，把這幾個輕薄的旗兵，一齊砍下腦袋來。在二百年以後的滿洲人，尚且如此驕橫；那初進關時的滿洲人的氣燄，也便可想而知了。在杭州一處地方，八旗駐防兵的舉動，如此野蠻；那全國凡是有旗營地方的漢人，所受他的蹂躪情形，自更不待說了。休說別人，便是我

住在杭州的當兒，年輕膽小；每次經過旗營時，莫說受那旗兵的欺侮，便是那長不滿三尺的旗娃子，他見了漢人，至少也要向你擲幾塊石子，罵幾句汚辱祖宗的話。這是何等的可厭，而又可憤的事！不想我因爲這一厭恨，到十七歲上，便割去了髮辮，跟着徐錫麟秋瑾這班人，鬧起種族革命來；——當時我奔走革命的事實詳載在二十年前出版的越恨一書中——在這種族革命成功以後，著了這一部長篇的清宮十三朝演義。我寫清宮的昏亂情狀，也好似那杭州旗兵的昏亂情狀一般。他們滿洲人對於我們漢人的一類行動，果然可恨；我們漢人受了滿洲人那種蹂躪，果然可憐。但這也是弱肉強食，自暴自棄應有的結果；況且又都是過去的事體，我也不忍去深論了。祇是他們滿洲人三百年的供養，平日一事不做，一業不就；一聲革命，生機四絕。到如今上自皇室，下至八旗殘族，一般的陷落在窘迫的旋渦裏。他們的老家東三省，已沒有他們插足之地了；——我在民國九年曾經到滿洲一帶地方去實地調查遇那邊的地主全換了漢人這自然是因爲原來的地主滿人勤吃懶做慢慢的把地產押賣給他的佃戶漢人——便是散處在中國各處的，也是氣息奄奄，竟有滅種之憂。我說到這裏，便再把我王陽明集序文裏一段話記錄在下面：

我們這班東方人，也不是自己願意做福氣人的，尤其不是自己願意做萬刼不復底奴隸牛馬

的；這大半是老天害我們的。老天害得我們眞好苦！這老天的耽誤我們，正好似從前滿清進關的時候，把他的八旗子弟駐紮在全中國幾個繁華熱鬧的地方，受漢人的供養；正經事業也不做，正經技術也不學。終日提鳥籠，坐茶館，鬪口打架，講究吃着，調戲婦女，養得他腦滿腸肥，忘記了自己的時辰八字。到了民國手裏，一聲革命，八旗子弟和他的皇帝都成了廢人；他的生計也要民國替他籌劃，他的皇室也要民國優待他。他們平日既無一技之長，民國政府，自顧不暇，他們祇得活活的凍死餓死的餓死。連那溥儀，也天天押賣着古董過日子。這不是那八旗子弟和溥儀先生自己的錯，這明明是滿清時候滿清皇帝因寵愛自己種族和寵愛自己子孫耽誤他的。我們東方人，也因老天寵愛我們，給我們生長在這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的地方——養得我們昏天黑地的，自己忘記了時辰八字，耽誤我們，成了這個祇圖安息的惰性。

因此，你們讀了這部清宮十三朝演義，且慢笑他們，慢恨他們；你們要記得：「安樂死人，艱苦生人」這八個字。

中華國民十五年，五月三日，在上海。

# 讀戀愛的研究

## ■人生觀中一問題

### 戀愛問題

了！

你們可喜的戀愛！可怕的戀愛！可笑而又可憐的戀愛！

你們要聽我叛徒說的戀愛話嗎？待我先寫下自己的供狀來：

我是探望他哥哥來的，但他妹妹也出來了，一雙滴溜溜轉着的眼睛，紅潤而又小巧的嘴唇，滿含着甜美的笑意，倚在他哥哥身後，靜聽着我們說話。我們說到豪爽的時候，他一雙柳葉眉兒也跟着我們豎了起來；說到甜靜的時候，他一雙星眼又注定在我臉上，露出美妙的光彩來；說到滑稽的時候，他也忍不住喉間度出一縷鶯聲來。這是何等的幽嫻貞靜，美麗清潔？這樣一度兩度，以至於不知其幾度；他妹妹從加入談話，變而爲直接談話，從談普通話，進而爲談愛情話，從談愛情話，進而爲默然相對。他哥哥退避三舍，一任我們這對痴男怨女在這良辰美景花香鳥語的環境裏，逼迫着我們走上戀愛之路。雖然，對方面我却不知道，講到我自己，我可以

宣誓，這是我的處女式戀愛。因此，我們十分的膽小，十分的怕羞，十分的遲緩，而又十分的危險。

這樣默然相對的景像，我們竟支持到一年多光陰；不見面心中又記掛，見了面又找不到說話。若老不說話，未免又太寂寞了，便天南地北的批淡，批扯又扯到戀愛問題上面去了。祇看他粉也似的腮兒上露出兩點處女紅來，我便知道到了危險的境地，忙縮住嘴不談；這一來怕他害羞，二來怕他動怒。在這兩三年光陰裏面，我們所視爲唯一可以慰藉我們靈魂的，便是星期日的默然相對。我到他家去，也不用僕人通報，祇須我在他家花園的一間小書室裏一坐；他在裏面，心電上一受着感觸，最多不過十分鐘，便聽得衣裙悉索的聲音，從屏後轉出來了。每見一次面，他總換一件鮮豔的衣服，髻兒邊插着一朵小紅花兒。他的髻樣兒，最善於變換；有時一個髻兒低低的垂着，有時梳着兩個髻兒，好似並頭蓮一般，偏在半邊。我最愛看他梳兩個髻兒的時候多。我到他家去，話我却沒有對他說過，但他從我的眼光裏看得出來，也是梳兩個髻兒的時候多。我到他家去，是沒有一定時候的；但我隨時去，他的心電上隨時受着感應，也隨時可以出來見我。這是一件神祕的事，當時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到如今連我依舊是參不透這個神祕。我們整日相對，究竟做些什麼呢？他書室裏儘多的是圖書，我們便找幾本我們愛看的書，並肩兒講着看着；看着在這

時候；我偷眼看他的面龐兒，手兒，肩兒，腰兒，這是我對於他最大的猛浪，最大的無禮。說一句可笑可憐的話，我和他相愛了三年，所謂無禮的行動，卽此而止，連手也不曾握得一握。我也知道男女相愛的程序，先須說愛情話，進而握手，再進而接吻；奈我那時也眞膽小，他也眞怕羞，我滿肚子藏着戀愛的話，纔說得一句，他便嬌羞婉轉，怪可憐的，我如何肯去蹂躪他？因此我滿肚子裝着愛情話來的，也滿肚子帶着回去。後來被我想得了一個寫情書的法子，因此我們見了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走轉背便千言萬語的寫得出來。他也寫，我也寫；我們的進步很快，不上三個月，情書疊成半尺高。眞是盡情嫪旎，撒膽風流；把我兩人肚子裏的戀愛話，應有盡有，應說盡說。但紙上縱是千恩萬愛，見面依舊是個默然相對，最多不過添了他的盈盈一笑；這一笑，難道說可以告結束了麽？這是戀愛的因果律上所萬不許的。到最後一封情書，我便開口向他求婚了；他回答了幾句最得人意兒的話道：『我早已準備着你對我說這句話了，我心中也早已允許你了。吾愛！海枯石爛，你須堅持着你的心！』哈！我聽得了凱旋歌，我走進了得勝門，你們也替我歡喜嗎？跟手我又寫了一封最肉麻而自認爲最有趣的情書。誰知最有趣却引出最沒趣來了！他家富厚，我家貧窮；我兩人中間，橫攔了一條鐵門檻。設那鐵門檻的，便是他父親。東窗

事發，他父親便招呼了幾個赳赳，欲得我而甘心之；他是一隻坐山虎，我是一頭小綿羊，如何能抵抗得住？磨他哥哥，暗地裏來通了消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可憐的我！披星戴月，短衣就道；泥塗跋涉，希微的晨光中，荒涼的野渡頭，尋得一葉扁舟，遁出了虎口。這一下打擊，我形式上的損失，尤其是無量。最大的損失，還要算在我的名譽上；自從我這一逃以後，便是不少精神上的損失，尤其是無物議沸騰，世界多齷齪兒，誰能相諒？我的齷齪不齷齪，她自己總能知道；再澈底的說一句，那第一個和她發生肉體上戀愛的人，總也能夠知道。但我却虛名得了實罪，直到如今，我的命運線上，還受着他的影響，潦倒一世。但還謹愼自守；老實說一句話，男女在輕年時候，很容易找得到戀愛的機會，但我却從此破了產；我的懊喪，你們替我想想，應該到什麼地步？——這是二十年前的事體。

很華美軒暢的一座廳堂，在我四周圍繞住了十二個女孩兒和少婦。——他們都是我親

戚家的姊妹姑嫂一少年男子，原很容易得着異性的歡迎。但我的心上，已受了戀愛的箭傷，一時裏還忘不了我的痛；因此，我除每日教授他們歌舞，受着他們歡迎以外，也不敢惹什麼是非。不好了！那醫箭傷的天使來了！這天使不是站在我四周的少女和少婦，是遠遠倚在那柱子傍一個雅淡裝束的女子。他無意中向我看了一眼，我的心絃上不覺彈了一下，腦海中也不覺吹動了一絲縐紋；後來我們每在沒人的時候，談起話來。這時，正是我跟秋瑾鬧政治革命失敗的時候，秋瑾送了腦袋，我也做了亡命客；兄不以我爲弟，家人不以我爲骨肉。獨有這盈盈弱女子，每在談話的時候，吐出他安慰我的深情來。偌大一座廳堂，每在清早或傍晚的時候，我們靜靜的對坐着，時而吐出一句半句同心的說話來；祇覺他的思想十分高超，性靈十分清潔。祇須向他素淡清秀的臉兒上一看，任你是如何狂躁的男子，也管教你立刻靜穆下來。他那瑩瑩的眼波，和深深的嘴角，都包含着靜靜神秘的美。他是滿含着藝術美的女子，能詩，能畫，又能作擘窠字。我聽人說，不輕容易能夠見得到他的作品的；但我却是一個幸運兒，竟在最短的期間，見了他全部的作品，什麼詩集畫册，我還常常靜靜的守候在他案傍，替他磨墨調色，看他揮毫。我們的交情，更進一步，我也教授他歌舞了。照例夾在一羣女子中教授

過以後，又避着人，悄悄的在廳堂上指點着他。他的細腰，他的嬌喉，都能夠使我的心絃跳蕩不定。我奏着琴，他唱着歌，有時我唱着歌，他奏着琴，琴位在西窗下面。有時我感覺到孤獨，祇須把琴聲傳進去，那姍姍而來的，總是他；有時他一人在西窗下鼓着琴，那尋聲而至的，總是我。原來我兩人的指法，有心人自能會意。他奏琴的時候，我靜靜的站在他身後；看他那水蛇似的腰兒，蟬翅似的鬢兒，和那纖潔玲瓏的指兒，再聽着他珠串兒似的歌聲，我的心要陶醉了，我的魂要飛揚了，我的人要瘋魔了！唉！他是一個孀婦呢！二十多歲的女子，便已做了五年的寡鵠孤鸞；我的心上好似淋着一桶冷水，又好似把我的心挖出來，浸在醋缸裏，我見了他，又是灰心，又是酸心。我猛然覺悟，我莫親近他罷，他是一朵有刺的玫瑰花，也是一塊無瑕的白璧。我若去親近他，非但這朵花折不到我手裏，反要刺傷了我的手；我若憐愛他，非但他得不到我的好處，反叫我汚辱他這清白的名兒。我快避着他些罷！我也明知道這暫時的遁避，但我也祇圖避得暫時再說；我也明知道這又是戀愛的因果律所不許的，但我也祇圖種一個不收果的因。我竭力的求避免和他單獨相對的機會，竭力的去和那一羣的少女少婦親近；即使有什麼話，我們也當着大衆面前說，竭力避免那挑動感情的話。他矜持又矜持，避又避免，他的顏色越覺得可憐了，他

的說話越覺得悽涼了；他在每晚道一聲晚安歸寢的時候，眞是低徊宛轉，慘然欲絕。他含着悲慘的神色，我眞要替他哭了，我恨不得縱身過去，握着他的纖手，打疊起千百溫存勸慰他，但他是一個不祥之物，又是一塊瑩潔的白玉，我如何可以去慰藉他？好好的一個輕年美慧的女子，祇因一做寡婦，便從此把他如花如錦的生命拋擲在冷酷黑暗的萬丈深坑裏，這眞是暴殄天物！這吃人的禮教，值得如何的咒詛？但是，我和他從前一眼的起因，決不肯結如此平淡無奇的果；那班少女少婦，便發起了一個招涼會，結着伴兒游湖去。十五六個女子中間，祇我一個男子；那時盪槳採蓮，倚欄釣魚，自然做出許多風流韻事來。正游玩得熱鬧，忽然不見了一個他；這尋覓的責任，自然舍我其誰？可憐他冷清清的一個人，踅到那臨水的照相館裏拍照去了！他那種孤芳獨賞的神韻，留在鏡子裏，眞叫千載下的多情人看了也替他下淚的。我默默的倍在他一傍，默默的陪他出了照相館。天色晚了，衆人興盡歸來，正在大街上走着；萬家燈火，市聲聒耳，我又不知不覺的跟隨在他後面，他瘦弱的腰肢，湊着細碎的步兒，好似一朵白雲，冉冉出岫。這樣一個嬌潔的美人，在鬧市中走着，人擠馬碰的，我已經深怕汚辱了他，驚嚇了他；我暗暗的把保護的責任，擱在自己肩上，默默的跟在他身後，越法不肯離開他。——我們也預備

代步的肩輿無奈他們平日被大家閨秀的
社會的習慣所束縛，離家又近誰都不肯乘這囚籠式的肩輿
十五六個女子，在大街上閒逛着，這保護的
的一聲鑼響，祇聽得滿街人的嚷着：『救火！
閒漢，攘臂怪叫，祇在人叢中亂竄；見那年輕
譬琍。我當時第一顧意保護的，當然不用思
說女孩兒是經不起橫暴的，你快去保護他
竭力勸他走進商店去暫避，他又再三催促
無珍飾，決無誨盜之慮。』我則轉念，如此容
施之語，吾又胡敢出諸口？我一方面既不忍
方，我便扶他在深廊下暫避。低低叮囑他道：
也低聲說了一句：『謝你！』一轉身向前
我奮力擠進人堆裏去，把那班少女婦一
奔去，見那班女孩兒在人叢中東奔西竄，
一招呼在一塊兒，當前有一家綢緞鋪子，
院落十分

軒滿站暢，前去。小兒，保乘人護的如臂兒感謝服征緞舖說訴的謝

我先與肆主人商妥，把這班婦女送進院落去暫避；急急又回身到街心裏去，見滿臉含着笑，從人叢中擠出來，我也推開着閒人，他在人堆裏遠遠的見着我，便正在這當兒，祇見一個大漢，橫衝直撞的奔來，猛向他肩頭一推。啊喲！叫他和杉看看倒下街心去了；後面人和潮湧一般擠來，這嬌何站得住，早見他蛾眉緊蹙，玉臂微伸，身體，如何經得衆粗漢的踐踏？我當時女子的責任；何況他是我心上一個十分可憐可敬的女子，我便看着他倒下街心裏去任踐踏着嗎？我脚步的快，我氣力的大，自己也覺詫異，在他將倒未倒，嬌聲叱咤的時候，我的已抱住了他的腰身，急向路邊上一避，避過了人潮；再看他臉上時，在失色的玉容上，露出勸慰的話；他滿肚子的驚恐，居然被我一番温存話的笑容來。我也很能趁機會，說了無數了。他展開了眉心，低頭含笑。我扶着他從人堆裏擠到那綢緞舖子裏，又領着衆人，迎上從人堆裏擠到那綢緞舖子裏，又領着衆人，迎上子的後門出去，回到家裏。這一場危險，無形中增進了他對我的愛力；他一回到我的話。我聽了，心中又是歡喜，又是害怕；他當時的危險，又屢次對着人說感謝我，他的愛我，都是眞心，我從我兩人默然相對他常常含着笑拿水盈盈的眼光望我的時

候看出他的愛力來。我們果然可以相愛的嗎？我害怕起來；雖害怕，我依舊是大着膽接受他的愛。他正對鏡理粧，我又情不自禁的從他鏡奩裏拿出一張照片來，遞在我手裏。低低說「送你」兩字。此天仙影也，吾果有此眼福乎？但已明明許我有這個眼福了，我便拿他當聖母像觀音像一般敬重他供養他。禮尚往來；我便把自己所有的小照，拿給他看，請他挑選，他選了一張怒目拔劍的去收藏——這張像是我奔走革命時候照的虎虎有生氣從此收入鏡奩長伴香脂膩粉去了！

惜是離，在女落！起來銷他害候
美；我居城孩了良來。有受從怕看

——這張像是我奔走革命時候照的虎虎有生氣，從此收入鏡奩長伴香脂膩粉去了！

惜是離，在女落！起來，銷他害候
美；我居城孩了良來。有受從怕看

出他的愛力來。我們果然可以相愛的嗎？我起來；雖害怕，我依舊是大着膽接受他的愛。他正對鏡理粧，我又情不自禁的從他鏡奩裏拿出一張照片來，遞在我手裏。低低說「送你」兩字。此天仙影也，吾果有此眼福乎？但已明明許我有這個眼福了，我便拿他當聖母像觀音像一般敬重他供養他。禮尚往來；我便把自己所有的小照，拿給他看，請他挑選，他選了一張怒目拔劍的去收藏

惜是離，在女落！起來，銷他害候
美；我居城孩了良來。有受從怕看

出他的愛力來。我們果然可以相愛的嗎？我起來；雖害怕，我依舊是大着膽接受他的愛。他正對鏡理粧，我又情不自禁的從他鏡奩裏拿出一張照片來，遞在我手裏。低低說「送你」兩字。此天仙影也，吾果有此眼福乎？但已明明許我有這個眼福了，我便拿他當聖母像觀音像一般敬重他供養他。禮尚往來；我便把自己所有的小照，拿給他看，請他挑選，他選了一張怒目拔劍的去收藏

惜是離，在女落了良來。有受從怕看
美；我居城孩了良來。銷他害候

說着」可憐他兩掛珠淚，也跟着我說話的聲兒直滾下來。他微微嘆了一口氣說：「海角，何處是我行樂地！那得不憂？」時候，我原知道他是孀婦，但我怕傷他的心，總又不容我不問他。他就說道：『我也陪着他默默的半晌，我就脫口說道：徒以有老母在，老母愛我，以我盛年，我生二十年而嫁，嫁半年而孀；早願向空門祝髮，了此殘生。備半年陌路夫妻，便爾永永禁錮其不忍視我縞素終生，迫我調弄脂粉以博的時候，猶自眠花宿柳，終至以花柳身，又禁錮其心，這個是什麼人道？況且聽身體雖是孀婦的身體，愛情却還是處女的愛情；這夫妻之間，有什麼愛情？簡直是出來，我也不敢收受。我實在是無用的時候，徒以加上一層禮教的束縛，頸窩，酸楚百千話言，把他一用身體出來，我便打疊起心温存過來。接着他又問我道：賴，一句話觸動了他的悲懷，我便打疊起『弟也曾領略過戀愛滋味嗎？』唉！這一句話，直打在我心重提，我便把我從前對於某女郎的戀愛失敗史，敍述出來；了，又深替我悲憤。我們這時正合得上舊小說上說的：『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他從眼光裏表露出『知己』兩字的意思來。船到了輪埠，那

一班女伴，把他簇擁上了坐船去，他回過頭來，說道：『別矣吾弟！』在他剪水雙瞳裏，表示出無限惜別的神色來；我接受了他的眼光，又如何忍得別他？便回答道：『未也，未別也！吾尙當與姊同行。』他聽了我的話，露着又是歡喜又是詫異的臉色來；我又誠誠懇懇的說道：『我也要到那邊探訪朋友去呢！恰巧與姊同路。』他聽了，便表露出意外的歡喜來。但是我們雖能同路，却不能同船；我附搭在汽船裏，他便進他的坐船，汽船拽着坐船乘風破浪的走着。我一人悶坐在船艙裏，自己問着自己道：『我幹什麼來的啊？我有什麼朋友可以探望啊？』說也可笑，我祇因又是萬分的安適。到了昏夜，天上月色皎潔，水中碧波光輝，我獨自在船舷上散步，又不知不覺的繞過船尾去；祇因他的坐船和汽船首尾銜接，隔水遙望，也可以自慰寂寞。正出神的時候，忽聽得嬌柔的呼聲，夾着船尾的波濤聲送入我的耳鼓來；跟着呼聲尋去，見一個侍女，兀立在後面的船舲上，傳着他的話問我能過船相見否？我以歡聲應之。這時波濤洶湧，兩船首尾起落半丈；但我眼中祇見歡樂，不見危險，便一躍過之，他已與二三女伴簇簇相迎。我們列坐在船頭上，望月清談，破瓜大嚼；他笑談雜作，月下相看，嫵媚入骨，良夜對語，直到斗轉參橫，風寒露冷，纔各

自歸寢。第二天，汽船到埠，他自然有一班女伴迎接他入畫館去；祇有我踽踽涼涼，棲止逆旅。到次日清早，我忍無可忍，便直叩畫館；他開軒相見，館中顏饒亭臺花木之勝，又延我登最高之樓，欣然相對。但一轉念，我和他眞要分別了，便不覺從眉間露出慘然的神色來；到最後一語，他許我做一個精神上的愛侶，彼此以紙筆傳心。我之所求，也僅止於此。因我自從和他相見，清潔美麗，直以神品視之；原不敢以塵濁之愛，褻此天上安琪兒也。誰知自吾儕別後，僅通數函；而橫逆之來，障撓重重，其家人撓之，畫館中人又撓之。蕞爾戀愛之芽，牛羊踐之殆盡；雖有春風，不再生矣！

哈！不想厭棄了世界一切的我，如今重復提起孩子話來，但這個也便是我厭棄戀愛的一個動因。我在十六七歲，這十年裏面所受的戀愛教訓，多至不可勝數；失敗的也有，成功的也有。最後，我又被對方做過一回戀愛的玩偶，又被對方利用結過一次盲目的婚姻。我眞做了戀戀的反叛了！！哼！什麼是戀愛？這簡直是兩架機器，受了機師需要製造品的目的迫而轉動着；了！我眞吐棄了！！

這個話不用我自己說，且請一位吳稚暉先生代我說說。他的話道：

許嘯天說的小孩是製造品，生小孩是機器的轉

動，而戀愛便是馬達的發動力，這有什麼
萬有各個自己的綿延。例如人爸爸，人媽
如是而已。宇宙萬有各個之綿延，並不用
體，——許嘯天說到這裏也爽快省得他
們鬧戀愛文章——並不需有『他』又有『伊。』我
想陰陽具於一體，難免容易絪縕，容易醇
見，漸漸各自把陰陽兩性隨宜排除，減殺
排陽性者，陽性亦積久漸失。於是甲則偏
兩物相遇，方可實行。其實恰可救濟早衰，
之：恰如照相顯影藥水，甲貯一瓶，乙貯一
以至於無用。設平時亦甲乙共和一瓶，便
『伊』也者，不過乙瓶貯孕蛋綿延一小宇宙者也。故生
小孩也者，並不需有神工鬼斧，絕無奇妙
『夫婦之愛乃不可思議特別之愛，是直
愛之至也。』是眞醜之至矣！其實止因精蟲起了絪縕，

要尋找孕蛋來醇化；一如飢之擇食，寒之擇衣，皆一種需要時反應作用。……豈知全是生理作用，並無絲毫微妙。……可不問其爲胡同裏之老爺，爲游藝園之姨太太，爲高尚之夫婦，爲同死之情人。

——節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中國人常說的：「卿須憐我我憐卿；」西洋人說的：I Love you,you love me！是直一片機器礫軋聲而已！是值最爲臭肉麻之綺語罷了！因此我經過幾度戀愛的教練以後，立刻決定了我對於戀愛的態度；把以前種種，立刻銷毀。我這架機器，已經不受馬達的吸引了；以前種種情書及照片，立刻忘却，不過對於時下研究戀愛問題的人，貢獻其或一方面的意見罷了。

十四，十一，二五，在上海

本店出版

消閒妙品 | 小說故事十種

第一流舊小說的精華一人一事自成首尾全用新式標點分段

紅樓故事——劉老老三進榮國府
西游故事——孫行者借扇
水滸故事——武松殺嫂
三國故事——火燒赤壁
鏡花故事——女兒國
岳傳故事——風波亭
儒林故事——范進中舉
列國故事——孫龐鬬智
封神故事——紂王納妲己
兒女故事——十三妹大鬧能仁寺

定價 兩厚冊定價一元廉價七角郵費加一成

奉送 向本店購書一部另送短刀集二冊購二部加送雪片集二冊

本店出版

教課善本 | 性慾討論集 | 名人合作

說理明詳 | 男女少年急須瞭明的理學

附圖 男子生殖器解剖詳圖一幅 女子生殖器解剖詳圖一幅

貞操問題的討論 戀愛問題的討論 婚姻問題的討論 性育問題的討論 生殖原理的討論 交合原理的討論 節育原理的討論

胡適之 吳稚暉 易家鉞 周建人 許嘯天 顧鳴盛 秋琴女士

諸位名人合作

附送 向本店購書一部另送短刀集二冊與嘯天讀書記或小說故事合購者加送雪片集二冊

七卷兩冊 定價一元 始業紀念 廉價祇收 大洋七角 外埠郵費 加一掛號 每件五分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出版

▲嘯天讀書記一冊▼
▲定價大洋柒角▼

編輯者 大仁書店編輯部
印刷者 大仁書店印刷部
發行者 大仁書店發行部
總發行處 大仁書店批發處
分發行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